

醒世艷情
長篇說部

除三害



行刊社應供

自序

光緒乙未，余客蘇州，旋往來於申浦，秋復航海至舟山。是時倭人入寇遼東，我兵不振，旋據台灣，朝廷議和議戰，久而不決。以故余所至之地，人心涵懼。於是朝野士大夫，莫不奮筆著書，爭爲自強之論。英國儒士傅蘭雅謂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時文，二雅片，三女子纏足，欲人著爲小說，俾閱者易於解說，廣爲勸戒。余大爲感動，遂於二禮拜中，成此一書。兒子磨來，亦隨侍在蘇，乃逐日抄錄書成，藏諸行篋者三年。丁酉春，余復賣文海上，乃以作書大意，就正於天南遯叟。叟亦稱善，卽有德惠，以是書付梓者。時予適欲北上，未遑改削。五月客津沽，同年錢省三觀察，邀余緝中西化學通表一書，住反商酌者半月，故欲點竄是書，而又不果。六月客京師，同人索余畫者，至，日無寧晷。七月，謁聶功亭軍門於蘆台，醴尹營次，其幕友羅秉直，又酷嗜予畫，賢主嘉賓，復堅留予十數日，并得交蘆台醴尹周勉齋。勉齋蓄古畫甚夥，日邀予代爲評點，於是各爲畫數幀，獨秉直得予畫爲多。七月杪，還滬，又有索是書付梓者，予乃於前後文略爲補綴而付之。噫！此小說也，成於無心，大半皆遊戲語，豈知此書成於三年以前，是時上海湖北等處，并無所謂天足會，而各省鄉試，亦並未奉有部文，於第三場，改策西學，又四川兩湖等處，亦未設立禁烟會，今何如耶？吾友長沙孝廉趙叔芝，并爲予曰：「吾鄉禁烟會，立法甚嚴，且用鳳茄花一味，可以立止烟癮。此花各處藥肆中，皆有之，其法如烟癮日吸三四錢，但用清水煮鳳茄花三朵，服之三五日，其癮立斷，以後見烟則嘔。此法子在京師，親見叔芝爲其友戒烟，其驗如神，書中並未敘及，今補錄於此。然則予作是書，竊謂開風氣之先，爲暮鼓，爲晨鐘，一唯閱者能警覺否耳。至於談詞諧語，亦或有之，此作小說體例宜爾也。若謂爲劉四罵人，則其人必爲不善看書者，予何說焉！」

光緒丁酉重九日，綠意軒主人浙東蕭魯甫詹熙序於上海春江書畫社。

小引

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藩籬，給帝國主義的礮火和商品轟燬了；而我們的士大夫還在滿口子云子曰，大做其八股文章；上至朝廷命官，下至販夫走卒，被困於芙蓉城中，度着鬼魅生活；女子們纏着三寸金蓮，袅袅婷婷，象徵着她們是男子們的玩物，社會上的廢物，中國的國運，怎樣不瀕於垂危呢？

這是遜清同光時代，一般社會的現象；本書即以這一時代的社會現象為背景，八股，鴉片，纏足，就是本書所不遺餘力以口誅筆伐的三樣主要毒物。

所以本書的確是一種應運而生的時代的作品；雖然作者的意識，在目前看起來，幼稚得可笑，而且還自囿於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論中。唯其如此，纔能反映那個時代的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哩！我們怎樣能夠犯着時代的錯誤，而加以主觀的批評呢？

再則，這一時代雖已過去了，已隔了半世紀的年頭了，中間經過幾次革命，社會上的外觀，好像已完全變革了。可是如果把牠放在顯微鏡下觀照一下，時文八股變了洋八股……八股鴉片鬼的數量並不減少，而且變本加厲的產生了許多白丸鬼，紅丸鬼；女子的纏足，換上了高跟鞋，形式上地位是增高了，口頭上種種「平等」「解放」的新名詞也鬧得震天價響了，實際上還是一些男子們的玩物，社會上的廢物；此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二元論，還時常在思想界上借屍還魂——這一切，這一切，還不是露着狐狸尾巴的原形嗎？

所以我認為這部小說，雖是過去的產物，仍是不失時效的作品，大可以重版問世，給現代的人們讀了，作一深刻的反省。

新式標點 除三害目次

第一回	綠意軒中思著作	西溪村裏說原由	一
第二回	明眼人勸夫改業	癡心老縱妾持家	三
第三回	迂監生赴省求名	老學究臨場做夢	七
第四回	畫船書舫懷同暢	綠鬢紅燈志更殊	一〇
第五回	兩毒纏身難救藥	片言提要枉勞心	一三
第六回	先愁蓮瓣難逃難	十踏槐花頓勒鞭	一六
第七回	經大難居然悔過	愛小脚邊爾成親	一九
第八回	真愛色獨饒卓識	死喫煙異樣哀鳴	二二
第九回	中煙毒父子歸陰	窺隱事弟兄析產	二五
第十回	赤脚婦耕田度日	長毛賊到境移家	二七
第十一回	三件事普天遭劫	一片火小脚亡身	三〇
第十二回	禍臨門家室傾覆	天降罰骨肉分離	三三
第十三回	慶生機弟兄得窄	尋死路學究投營	三五
第十四回	遊滬瀆時文不售	漢妓館大脚生財	三九
第十五回	拒惡少巧力保貞	臥破廟神明垂訓	四三

第十六回 蹈前轍仍遭文劫

悔舊事未破迷途……………四六

第十七回 煙燈困體難興業

色界迷人又累身……………四九

第十八回 捷時文償他夙願

嫁小脚得了禍胎……………五二

第十九回 意外遭兩人錯配

夢中事一半先靈……………五五

第二十回 冷眼旁觀知利害

熱心獨抱替勤勞……………五七

第二十一回 覓生機山中立業

悔往事客舍談心……………六〇

第二十二回 苦蓮娘喪夫失業

老學究訪舊投親……………六四

第二十三回 歷宦途英雄短氣

昭冥報惡逆戮尸……………六七

第二十四回 訪門生縱談時事

得家書息影蓬廬……………七〇

第二十五回 耐貧窮能勤操作

生悔悟思變形骸……………七二

第二十六回 恃夫憐因風生事

避家難出外尋生……………七五

第二十七回 暢遠遊觀風問俗

回故土舍舊圖新……………七八

第二十八回 小試端革除惡習

大作用采錄名言……………八二

第二十九回 策富強作書寄友

陳利弊得旨加官……………八七

第三十回 聚村婦能擒草寇

得水利創造木輪……………九〇

第三十一回 礦苗識得成巨富

學館分研見至文……………九三

第三十二回 綠意軒追書往事

春中浦夢逐邪魔……………九六

新式標點除三害

第一回 綠意軒中思著作 西溪村裏演原由

自古富強之道，不外乎興利除弊；然而此四個字，人人皆知。至於今日，我中國所以不及泰西諸國，其利弊安在？綠意軒主人嘗蒿目時艱，未始不知時世之日非，思欲著一書以醒世。竊念我中國人，士農工商，人有四等，無人不知謀利，亦皆各竭其心思智力，搜奇爭異，其聰明非不如泰西諸國；然泰西諸國講求物理，化學，電學，礦學，水法，機器等項生財之道，能以人巧代天工。中國之人，患在不學不學時務者，直以爲不屑學；善趨風氣者，固亦心羨其學，而無位無權，則雖心知其利，而卒不能獨行其言；此中國人居心大概如是。綠意軒主人固無位無權者，也。嘗欲設法以興利，又苦於力不能行，莫如獨善其身，爲一室一家之計。蓋弊不去，則利不生。吾既無力以興利，吾豈無法以革弊？然居家弊端百出，欲革弊而未得其最切要，最有關係，最有益於人生者，則如理亂絲，苦無頭緒，思欲有下手處，而不得其門。用是居恆鬱鬱，覺滿腔救世苦心，無從發洩，如是者積數十年。光緒乙未仲夏，薄遊吳門，閱滬報，有英國儒士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其略曰：『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習氣不難爲之一變。今中國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云云。綠意軒主人閱之，不禁跌足嘆賞，拍案叫絕。蓋此三端，確切深中時弊。今之中華，若不去此三弊，男女生機日蹙，生計日窮。因思閱歷半生，有得諸耳聞者，有得諸目見者，皆未始不以此三者，喪其家財，戕其性命，可演爲小說者，指不勝屈，筆不勝書。且就近說數人，述數事，亦足以資警戒，寓勸懲。綠意軒主人家住浙東，物產豐饒，風俗華侈，若說生財之道，無乎不可，而卒不免於貧窮，漸次受盡苦辛，忽因悔悟而變其俗。

主人鄰近，有一巨族，姓魏名隱仁，字鑒堂。生子四人：長名鏡如，次名華如，三名水如，四名月如；女一名阿蓮。其上代原係簪纓世族，至隱仁之父名耿，號伯廉，曾在廣東作鹽運使發家，告老回籍，居浙東之西溪村。於是買田造屋，田盡膏腴，屋亦宏敞。其家自運使公以下，無不喜吸鴉片子，弟爭相效尤。運使公僅生一子，即隱仁，性喜詩書，不問生產，而於鴉片最所嗜好。然平時嘗戒其四子曰：「我家以做官起家，若不用功上進，實屬自暴自棄。爾祖年老，爾父多病，特借鴉片以驅病延年。爾等各有執業，何可喫此？我時常知爾等在外偷喫，爾先生從不責罪，亦是不便說之意。將來我必告先生，若再偷喫，輕則撲打，重則驅逐門外，決不收留此種下流子弟。若聽我說，從今後，用心寫字，讀書，趁此年輕，專心入股，將理法細細講解，并將國朝三十名家，擇其聲調鏗鏘，格律嚴整，不落俗套，能合時趨者，抄錄數十家，以供揣摩。此方是有益身心之學。」父親語未畢，其四子月如，年僅十二歲，三子水如，年僅十五歲，早已垂頭思想。長子鏡如，已十九歲，聽父親一片迂腐之言，暗中竊笑，意謂：「讀書者，我們村中左右前後，十家九讀書，其子弟並不見有好處。何者？爲有益身心，若就做入股，做得好，能升官，眼見我祖老頭兒是從未入流捐起，一路捐上去，是從知府、巴巴結結，做到運使的，何嘗是必工入股，方能做官？此明是父親欺人之語。」次子華如，年已十七歲，生性喜好讀書，愛酒貪色，相貌又生得如婦人女子一般，雖年未弱冠，而娼寮妓館，是其長走大路。浙東有一種花船，名爲「頭定船」，船中皆有女妓，或二三妓，或四五妓，能侑酒，能歌彈。華如素嘗游歷，却苦於無錢使用，今聽父親說：「文章做得好，即可做官，想做官來，必有錢用，若我發財時，必討他一二個絕色船中妓女。」當時一面呆想，一面聽裏面丫環，名喚春雲，出來傳話道：「老太爺吩咐，連日先生放館，少爺們已頑得不像樣，可請老爺自己教教。大少爺已將上房，老太爺地板下埋的三年陳膏，偷了二三罐去。此次可饒恕他，下次切不可再偷。此膏係老太爺心愛的。老太爺說：「此膏係趙姨娘親手煎製，雖不值甚錢，趙姨娘却不慣扇風爐，炮籠頭，脚小立不穩，走動吃力。」原來運使公致仕回家，自正夫人賈氏去世，在揚州化

了一千五百兩，買一妾，姓趙，名俏菱。以其雙脚尖小，俏俊如紅菱，故取名俏菱。運使公所有衣服銀錢，皆趙俏菱經管。隱仁之正妻張氏，生四子一女，卽早去世。故趙姨娘得以把持家事。時阿蓮方八歲，運使公愛憐孫女，因其無娘，卽令趙姨娘撫養。自四歲卽爲其裹脚。浙江風俗，世家大族之女，無不裹脚，若裹脚至三寸，則以爲做女子分所應然。若尋常居家者，則個個脚皆三四寸；若五寸以外，不但做媒者礙口，則女子自己亦覺難以見人，必不敢至親友處赴席。至出閣時，親友見其脚大，無不恥笑，甚有以「滿床脚」、「大編魚」取爲渾名。至羞愧不能自容，且有以脚大而爲本夫所棄者。浙東風俗如此，故趙姨娘爲阿蓮裹脚，唯恐其不小，特從上海屈臣氏買妙蓮散等藥，爲其煎洗。看官知道，此藥係圖利起見，假立名目，其藥係矯揉造作，約束氣血，有干天和。煎洗以後，未有不因之腫爛者。阿蓮不勝痛苦，日間寸步難移，夜間縮在被中，稍得熱氣，血氣融和，奈纏裹甚緊，血氣不能流通，異常疼痛。趙姨娘聽其啼哭，起初尙起床，爲其解視。後一夜三五起，心不能耐，極口痛罵，將兩足纏緊，咬牙切齒道：「阿蓮我今明說，汝母既已去世，自然是我看管。若不將汝脚裹小，傍人必說我是壞心。將來長大的出閣嫁人，必定爲嬌夫婆。」蓋浙東風俗，嬌夫妻皆遂安人，脚皆蠢大。趙姨娘一面罵，一面仍將阿蓮脚裹緊。次早，卽着女僕黃媽，背至館中。其時先生早已到館，令阿蓮與鏡如五人同讀。阿蓮頗穎悟，書一到口，卽能成誦。兄妹五人，唯華如稍可比擬。阿蓮胆最小，見先生責打大哥二哥，阿蓮卽不待訓飭，便專心致志，埋頭用功起來。水如、月如亦不過隨班誦讀而已。惟華如想發財，好有錢嫖妓女，因立志亦用起功來。先生心亦喜甚，嘗對運使公說：「二令孫及令孫女，將來必有出息，令大孫爲人謹飭，做文章亦能謹守成格，不若如今所稱時髦鬼，做得幾句陳腐文章，自謂龍吟虎嘯，其實鴻文無範，難入識者之目。」運使公本不是科甲出身，點頭稱是。隱仁是從八股中，忘身捨死用過功來的一聞此言，便極口贊先生之言不錯，且說出一段大議論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明眼人勸夫改業 癡心老縱妾持家

且說隱仁聽先生說：「做文章須謹守成法。譬如題目須截做，還他截做，滾做，還他滾做；一章書有一章書之正旨，將這章書中檢了兩句，出了題目，便要句句關合題旨，方算得語不離宗。這便謂之成法。若時髦文章，便是這樣。無論何題，無論何段書，總隨做文章的喜歡，要如何做法，便違心的做去，不管文法書理，但能翻前人之案，便說不拾前人牙慧，於是隨着自己的議論，放胆做去，却做得脫格違式，進取功名上就吃虧了。」殊不知文章一道，不可一概抹殺，放胆做去，有時做得來石破天驚，鬼神夜哭；有時做得來鶯啼燕語，花柳春明。此種文，原是不拘成法，方能入於化境，所謂神明於規矩之中，超脫於規矩之外。這個道理，先生那裏曉得，祇苦苦守着成格，便足足送了先生的一生命，到此便將這個衣鉢傳了隱仁。隱仁原是個腐氣薰天，酸氣入骨，無可救藥的一個人。如今聽了這話，更覺酸而又酸，腐而又腐，因此終日祇與先生談文。這先生說得高興，便亦瘋瘋癲癲講個不住。先前先生問數日，尙回家一轉，自與隱仁談文，便無日無夜，住在館中。隱仁祇知先生家中，有得吃，有得用，殊不知先生家中，早已庖廚火絕，飯釜塵生，先生一切置之不問，却虧得這師母，雖說是農家出身，却曉得做人的大道理，常勸先生說：「我想做人，何事不可以謀生，何必苦苦向這千年讀不完的，萬年讀不盡的，書中尋生活？讀了書，若是有用，此書便是讀得的；讀了書，若漸漸要餓死，此書便是讀不得的，不如早早改業爲是！」先生聽了師母之言，大不以爲然，反罵師母說：「爲人不讀書，便是個下流東西。」師母忍了氣，又勸道：「你要怪我說，你看看世上發財的人，那個從讀書得來的？大凡要發財，必須要做生意，或耕田種地，或買賤賣貴，然後可以發財。據你說，凡讀書人，便算是上流種子；不讀書，便算是下流種子。世上下流種子儘多，何以倒不餓死？我雖是個女流，想想你的說話，枉說是個讀書人，大道理全然不懂。可知女人嫁讀書人，總是悔氣。」又說：「你可知道我們現在家中，柴米一日不濟一日，兒子又呆捧書本，不賺得一毫半文回家，若不改業，將來必至餓死。我進你們，已見你九次赴杭省鄉試，我所有釵環衣服，被你當盡，仍未見得分寸功名，即使得了舉人進士，豈可以當

飯吃！現今你所得修金，只夠一家糧米用；所有每年添補各冬夏衣服，是我掘野菜，飼豬，養鵝，拾餘粒，糴糠屑，蓄雞雛，俟其長大賣去，以易布疋；我又不慣裁剪，因託縫匠裁剪，俟黃昏洗滌碗盞後，方回房拈針穿線，拚命縫綴。你父子方得有衣服遮羞。可憐我已吃盡辛苦，你總裝做不見不聞。」先生見師母抱怨，只得發話道：「難爲你了！」師母道：「我說許多話，你便作一句抹煞；我不希罕你奉承。我本種田人家出身，只知祖父以來，至於父子，並不靠子曰詩云吃飯，家中件件皆有，人家亦未嘗冷待他；我家亦蓄奴養僕，一呼百諾。祇不過無人識字，每年請一個先生，清理契券，照料賬目。至於打水劈柴，皆有人使用。我在家做女兒，祇管織麻紡線，每日亦賺得大錢數十文。今我至你家，不但無此項出息，名爲讀書人家，所有打水劈柴，上街買油，入市糴米，我做女兒所未做者，今皆件件做過；你又愛體面，提籃負筐之事，是不屑爲的。試問我係你何人？終日談文說理，仍不能不令妻子拋頭露面，你以我不識字之故，嘗罵我粗賸夯貨；你固細微伶俐，何以不早早發達？父子二人衣服，何以又從粗賸夯貨給發？可知天下之事，百事可做，惟書最讀不得；讀了書，便是一條死路。譬如小經紀可以賺錢，讀書人愛惜身名，是不肯做的了；至於手藝，是從小學就的，更不必說那飄洋過海，買出販入，讀書人是與財神無緣，眼看不起的，身子又經不得風浪，胆小眼小，出門百步，便思回家，一些也無用，故曰讀書是一條死路。據我看來，不如捨却書本，尋些小生意做做，亦可度日。」先生聽至此，又耐煩起來，便對妻子說：「你見市上做生意的，會有幾個廩生？不通不通！」因此在家吵鬧數日，懶意到館後，知放的多日，難以爲情，仍舊進館。却好運使公進上房後，隱仁與之談文，便投其所好，口口聲聲說：「今之文章，所以不中者，總由於花樣之不新，理法之不講，自以爲是，遂埋沒多少英雄好漢。」隱仁道：「先生說得有理，我最不服，有一種中式的文章，是包羅史事，內中夾說洋務，所說勾股，弓弦等法，猶是中國人應有之學；至說電氣燈，火輪，汽車等項，自以爲博通時務，其實不成文理，已失聖人立言之本旨。」先生道：「是極！此人做這文章時，其心一味務外，並未嘗鑽入題中去，且於西人電氣燈，火

輪、汽車等，並未嘗親身目見，亦不過空中摹寫；主考官官，遂覺新鮮奪目，決意取中。其實此種文章，我寧死不做；若做了此種文章，後人翻閱文集，較諸佛經梵語，尤覺污穢。前人如趙清獻公，猶以其文集中，有不應闖入之語，奉部駁斥，至今不得從祀孔廟；何況以外夷詭怪之談，用之應試文字，更大得罪於名教！主賓二人，互相議論，學生五人，唯華如稍有領悟，其餘若無聞見。是時壁間掛鐘，已打十二點，家人排上飯來，先生原不講究飯之粗精，菜之美惡，二三口即吃了一碗。隱仁係官家子弟，已覺飯米粗糙，不能進口，將箸細細檢出糙粒，問家人道：「此米可是鄉莊中交來的麼？」家人回說：「是。」隱仁道：「何以不舂舂細些？此種糙米，老太爺可能吃麼？」趙姨娘何不另換上好米？」家人不敢開口。原來西溪村家家皆吃鴉片，每年田中所得出產，不夠開消，又大半以吃鴉片之故，皆以肥田種罌粟，以瘠田種稻，故所產之米，雖舂之千百次，亦不能如他處柔輦潔白。家人自老太爺以下，一家皆好吃鴉片，故不敢回答。飯罷，隱仁至書架上抽了一本看時，係蘭雪堂稿，一面看，一面說：「此種文章，方是大利場屋，可惜理法差些。」正說間，門上人傳報，先生家有事，着人來請先生。先生正說文章，說得高興，聽得家中來喚，便覺掃興，遂辭了隱仁，放了學生，快快而去。這邊隱仁，帶了蘭雪堂稿，亦不去問父親，糙米能吃，不能吃，一路看稿，一路進臥房，叫春雲將烟盤揩抹乾淨，自己歪身倒下，細心看文。原來隱仁曾在他父親任上，適開京銅捐，捐了一個監生，以便南北鄉試，一心求取功名，家私置之不問不理。由是趙姨娘全無忌憚，運使公又終日昏迷在烟榻上，只說兒孫用功，是第一件耀祖光宗之事，因此甚為得意，一切家事，均交與趙姨娘執掌。詎知趙姨娘係娼家出身，搽脂抹粉，是慣了的，自知人品中中，不能超羣出衆，只一味將腳裏得削尖如筍，瘦若秋菱；雖說執掌家務，其實家事，從不覺察。看官須知，大凡管家人，必須脚步勤緊，處處去到，事事留心，方不被下人欺弄。又大凡脚小者，步履艱難，高低處稍不留心，即站不定，非折損，即傾跌，又或恐鞋子被污，遂覺不好看；故脚小婦人，懶於行動，十有八九，家中弊竇，即無由能覺察得出。隱仁父子總不知就理。因是年又逢秋試，隱仁異

常用功，與先生一鼻孔出氣。先生被師母喚回家中去，不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迂監生赴省求名 老學究臨場做夢

却說先生被師母喚回家中去，原來是因鄉試盤費不敷，託妻子至岳家，商借二三十元。岳父勞伯通，已被女壻纏怕了，說道：「女兒應該勸女壻，一連下了八九回場，至今未中，尚不知死心蹋地，還要苦吃。況女壻年已四十，即使中得來，放主考，放學差，亦來不及。我不想好處，女兒可回覆他，我之家私，係將汗血換來的，不願以辛苦有用之錢，白丟在錢塘江裏。」勞氏道：「女兒何嘗不勸過他，他總不聽，女兒無奈，只得回家走一回。」伯通說：「你不要理他，竟可直捷回了他。」勞氏回家，不敢明說，又因前日與丈夫爭鬧過，恐丈夫又怪他無口才，只得說：「因父親連年田地收成有限，並無餘錢，只送卷資八元，聊以表意。」先生無奈，當夜躊躇了一夜。次日，進館與隱仁商借。隱仁以先生鄉試，是一件要緊事，遂慨借五十元。先生以十元安家，自己帶了四十元，又欲與隱仁同舟，無非要想隱仁資助的意思。隱仁要舒服，不願同舟，說：「天氣炎熱，船中人多不便，我去不去，尚未定。」先生無法，只得與一個朋友搭船。此朋友姓鄭，名芝，亦係廩生，曾中副舉，家道中中，待人從無欺騙。這邊隱仁辭了先生，因稟明運使公，要去下場。運使公甚喜，便收拾了無數路菜，又令趙姨娘，從銀櫃內，取出鷹洋三百元，交與隱仁，吩咐道：「我嘗聽得人說，浙江考舉人，是要關節的。你若通關節，或買薦，或買連號，或買先騰，或買二三場經文策問，我有的錢，你要用，可打電報來，我即從票號匯付。」隱仁一一答應，次早即着家人，至碼頭船行中，僱了一隻開窗起梢的大船，即前所說頭亭船。船戶許關福，知是運使公大人少爺，今捐了監生，人稱他爲老爺，不敢怠慢，即令船妓，小心服伺。此船有妓女二人，一名愛珠，一名素金，年皆十八九。看官知道：凡妓女眼界闊，大心地，十有九明白，以其往來江湖，凡有大官巨賈，眼皆看慣。當下隱仁上船，就是知他個玉裏

金裝，不慣吃苦的公子。及至晚間吃飯後，又見隱仁開盤吃煙，素金即與他上烟，隱仁說：「我吃慣寶塔烟，若小口，不能過癮。」素金勉強打了一口，隱仁猶說太小。吃完後覺烟槍發熱，又換過一金鑲的蔗鎗，素金又代他打了一口，不意此鎗係開斗烟，多不能受，登時脫口。素金爲其裝上，又換了一枝牙鎗，吃了一口又換，一連換了十數鎗，方說夠了。素金便問：「一日吃幾兩烟？」隱仁便說：「二兩。」素金又問：「將來入場帶去麼？」隱仁說：「怎麼不帶？」素金道：「老爺烟癮，如此之大，只能終日吃烟，場中又無人打烟，又要自己燒烟，燒了又吃，吃了又燒，那有工夫做文章？」隱仁道：「不妨不妨！」原來隱仁未曾下過場，其實心中害怕。不數日，到了杭州，即着家人，尋了挑夫，將行李搬至運使河下。此處離學台衙門甚近，以便考遺。家人先將寓處尋定，付了定洋，隱仁便乘轎進寓；不等被鋪打開，即令家人，就便榻上開燈過癮。次日，消停一日。第三日後，又懶於行動，在床上足足燒了四五兩大烟。至第四日下午，不得已，着家人李昇，至辦考門斗處，探問孔師爺住在何處。原來孔先生是本科上等生員，不考遺，住在登雲橋，離運使河下，却有五六里之遙。第五日，隱仁便坐飛轎去訪先生。誰知住在登雲橋河下，一小戶人家，住屋並無內外進，原爲省錢起見，只租得一臥房，不但無內外進，並寫字案桌，亦不能設。當下隱仁訪着先生，見無座處，便將先生，邀至一茶館小敘。先生一面謙恭，一面坐下，便向隱仁說：「此次正副兩主考，聞得兩人均皆講究洋務，不要又似前科，取中那一等荒唐文章，我們却不會做，奈何？」隱仁道：「他是我，我是我。難道浙江一百零四名額數，中式者皆講究洋務之人，我却不信。」先生道：「洋務不洋務，我不管他；只要依着理法做去，做得遊行自在，便是快爽文章。中也好，不中也好，於理法二字，不差失分毫，即以心問心，亦對得住。」隱仁道：「如今中舉人，大半要通關節的；若不通關節，恐明珠投暗，雖金陳復生，劉熊再世，亦不能中。」先生搖頭不信，指着隱仁笑道：「隱仁兄休怪我大言不慚了！我下了幾次場，足足薦了七次，何嘗通過關節？今又第十次，看我顯顯本事。」隱仁聽了，似乎半信半疑。兩人談了多時，門外轎夫等不及，家人只得進來，請老爺上

轎。隱仁一面出店，家人將帶來荷包內英洋，撈了一元，付了店家，找了數百文，安在轎下。隱仁辭了先生，上了轎，一路如飛而去；回到寓中，早已上燈時候，吃晚飯後，過足了癮，又將文章，朗朗讀了幾遍，準備去考遺才。這邊先生，自隱仁去後，回到寓處，懶得自己煮飯，便踱到飯店，胡亂用了幾口，因日間聽得隱仁說，考舉人須通關節，仔細想想，却有道理。又自想：『若真個如此，我們寒士，自己妻子，尚養不過來，那有人人皆通關節，內中豈沒有寒儒麼？』隱仁之言，大概是買弄自己有錢，故意驚嚇我。』胡思亂想，獨自一人，坐在燈前，却不禁自言自語起來。不料隔壁，有一老人，以織網挑花爲業，素患虛嗽，夜間不能安眠，聽了多時，起來從板縫中望望，見一人面前攤一本書，却又不讀，但見低頭閉目，似乎有心事一般，知是考官，暗想：『世間最苦的是讀書人，遇考平時不知吃了多少辛苦，臨場又不知耽了幾多心思，中了，猶值得；若不中，則誤用聰明，至死不悔，可惜！可惜！此等看不破的，據一省而論，亦足足有數萬人。若以此數萬人的心思，用在別處，雖天下極至萬難不能辦之事，亦無不成。我從前在外國營生，用西人製造機器，亦算肯用心思，却未見用了心思，白白糟蹋，用了心思後，必有一種作爲，造出一個機器出來，一家吃着不盡。不像中國讀書人，用了一世心思，從不見成了一事，造了一器，三更半夜，又要進場，尙然如是之吃苦，可見心思是白白用錯的。』一面想，一面叫道：『考先生爲何不睡？』豈知這先生正在做夢，夢見出榜，已中了第十名亞魁，前次同來的鄭芝苾正與他賀喜，先生正不服通關節之說，夢中喊道：『何如？我不通關節，依然中了。』正在高興，却被老人叫醒，嚇得一身冷汗，只得答道：『我亦要睡了。』說罷，和衣倒下。窗外已隱隱透了亮光，不覺仍入夢境，夢見自己仍中在第十名，復自己想想：『我不要仍在夢中，此回須要看得明白，方好與隱仁辨駁辨駁。』心中喜極，不禁狂叫，其時房東早已吃過午飯，聽先生夢中叫喊，奔進房來，將先生搖了兩搖，叫道：『先生醒醒！先生醒醒！青天白日，尙要做夢麼？』先生開眼一看，亦覺羞慚，遂和衣起來。隱仁着人來請說，家中有信來，先生亦有一封家信，附寄在內。先生聽說，不吃飯，便一徑跑到隱仁寓處，隱仁正在罵

兒子不學好。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畫船書舫同懷暢 綠鬢紅燈志更殊

話說隱仁爲何要罵兒子？原來自隱仁及先生赴省鄉試，華如嫖興大發，因無人拘管，日日在外游蕩。先時鏡如還老實，後來亦被老二帶壞。鏡如本偷吃鴉片烟，先時尚無大癮，此回偷了些銀洋，還帶引老三水如。三人瞞了運使公，將碼頭上頭亭船一隻隻看過，一路老大問老二道：「你嫖娘子要喜歡那一般的？你且說說看。」老二道：「女子自然以皮膚白潤細嫩爲先，再如長眉細眼，懸鼻小口，圓頸廣頤，此數件是少不得的。」鏡如道：「脚呢，豈可不講究？」華如道：「我看婦人，不在乎脚小，只要有上數件，便大些亦可。」原來兄弟三人意見不同。老三年紀尙小，不大理會，聽大哥二哥如此說，亦覺得有趣，心想：「大哥說：『看婦人要脚小。』此話是極。嘗見婦人脚小，行動走路，更覺妖嬈嫵媚；若要脚大，品貌好的，我們公公從廣東省帶回來的丫鬟，除春雪外，尙有雪花玉英，皆是品貌極好的，可惜脚大，走路如男人一般，有何趣味？」兄弟三人一路談來，末後檢了一隻，此船妓女共有三人，也有大脚，也有小脚。老大老三，喜歡小脚，便與小脚妓女說笑；老二則與相貌生得好的說笑，兩脚足足有七八寸。此妓名招鳳，生得長眉俏眼，皮膚滑膩如油，行動如行雲流水，快利便捷，原有大脚一種好處。兩小脚妓女，一名翠琳，一名愛琳。翠琳自六歲買上船，故又名爲六歲頭。當下老大卽說脚小的好處，招鳳聽了不服，將脚伸了一伸，冷笑一聲道：「依你說，天下大脚婦人是沒用的。你請說說脚小的好處。」老大說：「脚小頭一件，站在人前不討厭；婦人以溫柔輕盈爲主，脚一小，四字皆全；若夜間同睡，壓在身上，亦不覺呆重，豈不是好麼？」招鳳說：「你所說之言，婦人脚小，只不過男人喜歡，全無用處。我們做婦人的，要自己想想，若一生一世，不動不做，脚裏得小，尙不吃苦；若說要做事，要趕路，則大脚件件便宜。我再有一說，我們浙東金華鄉間

深山中，有一種客婆，其女子向不裹脚，能耕田，能築地，起房屋，挑重擔，均是女子。故深山中，處處開墾，並無荒田荒地。近年來不知增了官府幾多錢糧，各家婦人亦不知掙了幾多家私。若照那些客婆看看，天下婦人，若皆不裹脚，婦人盡皆變爲農夫，於國於家，兩有裨益。招鳳未說完，翠琳已將老大拉至房艙中，歪身將老大壓在鋪上，自己便盤腿在鋪上，將一隻小脚，伸入老大懷中。老大見了肉酥骨軟，用手捏了又捏，翠琳惟恐其坐不久時，生意不能到手，又叫老三亦來坐。於是愛琳將老三推進房艙，在對面鋪上倒下，便將小脚，擱在老三腿上。老三從未見過，似覺面紅心跳。這邊招鳳與老二頑了多時，在外間坑上，兩人鬪口，各相取笑。老二用手摸乳，招鳳斜着眼笑道：「老二！你不怕大脚討厭，我便嫁你。」老二說道：「真個嫁我，要幾多身價？」招鳳低聲道：「此時不能脫身，要過兩年，爲我娘嫵做了兩三宗大買賣，然後纔肯放我上岸。」這邊老大老三，被翠琳愛琳迷住，未到黃昏，老大道：「老二！我們吃一桌正飯，回城如何？」老二道：「很好！」翠琳便通知後艙擺飯，後艙答應。不一時，擺上一桌正菜來，兄弟三人，各各站起，一人手上拉一個，隨便坐下。招鳳便說：「叫陪花！」老大老三，皆不熟悉，老二便說：「叫會喝酒的來。」水手去了不多時，便背了一個，名叫關鳳，生得面如滿月，豐腴瓌麗，骨弱肌香，裙底却是大脚。問了姓名後，便坐在老二身邊。老大不大理會，只與翠琳頑笑。老二指着叫來的關鳳，向老大道：「你總愛脚小，全不在他處講究，此人生得好麼？」老大道：「此可叫做半截觀音。」關鳳聽了不耐煩，招鳳便幫着說道：「我們皆是脚大的，討人嫌。老大！你可把那小脚供在香火堂，做了祖宗何如？」翠琳愛琳聽了，亦幫着說道：「別人小脚，與你何干？老二！你愛脚大，將來可討他一個能種田鑿地大脚，省得家中養牛。」愛琳未說完，關鳳二人皆生氣，說：「我們脚大，能跑路。譬如急難，聽得人說，這兩天長毛信息緊急，江西有兩縣已失守，婦女遭難者，不計其數，均係小脚，若大脚，早已跑走了。如有長毛到來，小脚婦人，跑不動，均係殺頭鬼。」二琳聽了大怒，因在自己船上，不好發作，便與老大豁拳，關鳳即與老二扯馬，老三便與翠琳猜子，徐徐各有酒意。招鳳使

叫取琵琶來，唱了一套，小進宮，愛琳唱了一套七十二條心。關鳳見老二一手拉住衣襟，要摸他，一手又插在招風懷中，便唱了一套滿江紅，內有兩句：「一枝樹兒東西擺，見了女人個個愛。冤家冤家那有良心在？」老二聽了，笑了一笑。這邊老大老三，纏住翠琳，因翠琳脚小，而且端正，脚背貼平，脚尖翹起，實覺可愛。老大將脚挑起，翠琳小脚，在襪底蕩秋千，老三又要將翠琳小脚拉過去，翠琳任他二人胡纏。不一時，琵琶遞到翠琳手上，翠琳亦便唱一套滿江紅，內有兩句：「一樣樹兒開不得兩樣花，丟不掉你，捨不了他。」合席皆大笑起來。不一時，大家唱完散席，關鳳仍叫水手背回。再看表時，老二道：「了不得！時已三更多天，不能進城，只好在此頑頑。」老大便道：「我久要吃烟，因頑耍忘記，此時可要不得了。」翠琳因與老大打烟，招鳳有了酒興，躺在外間坑上，口口聲聲，叫老二走來，有話說，及至老二走來面前，却又無話，將手緊緊握住老二的手。老二會意，便挨招鳳躺下。這邊老大正在吃烟，手上有一隻玻璃翠鐲子，被翠琳看見，翠琳便道：「賞我！」老大不應。翠琳見他不肯，便將頭滾到老人大懷中，一手將烟盤推開，將手低低提着老大耳朵問道：「你既愛我，是真心是假心？若是假心，早早走開。」一隻手却緊緊攬住，又說：「若是真心，爲何不與我翠鐲？我是不依的。」說了，又將小脚撩動。老大心動，又聽得翠琳說：「若與我翠鐲，我樣樣皆隨你。」老大便將翠鐲脫下，翠琳見了，劈手奪去，套在自己手上，便走至老三前。老三未睡，愛琳早被酒睡去，翠琳推開，老三讓出一條空處，橫嵌在老三身旁，兩隻小脚，仍勾老大，說：「來來來！」老大被其弄得頭昏腦昏，不能到手，空去了一隻玻璃翠鐲，復見了翠琳走開，又復用脚勾他，他欲待走至對鋪來，又見老三愛琳又係同鋪，心中一想，猛然大悟，是個騙鐲子法子，却又不好將鐲子取回。老三早看見兩人形情，又見二哥與招鳳同榻，心想：「娘子原來有錢，無事不可做的。」一手將愛琳搖醒，一手便從衣扣上脫了一隻鍍金表與他，愛琳懶得接，心中會意，便把表接了。這邊老二已醒，老大便說：「夜深肚中復餓，可弄點雞蛋飯吃吃。」翠琳便說：「有！」老三說不要吃。愛琳一骨魯起來，用眼瞞住老三，老三被翠琳做了眼色，即說

再翻一桌。船後並未曾息火，不一時，又擺上一桌。天已五更，各人上席，只覺眼花口苦，酒菜皆不能喫，坐一坐，天已大明，兄弟三人便要走，老三至後艙取扇，愛琳隨後跟來，將老三按在鋪上，親了一個嘴，說道：『可記得麼？』老三魂靈已被愛琳收去，急急忙忙說：『記得。』搶步出艙，三人一徑到家，原來並無人知覺，可見喫烟誤事。趙姨娘從來懶得走路，不到書房，且年輕，與鏡如兄弟不相上下，亦無畏懼。次日，兄弟又備許多銀洋，送與姨子，送了又偷，偷了又送。這一日，老頭兒開銀櫃，見洋錢少了十數包，查考起來，管門的方說出兄弟三人，有數日不歸。運使公恨極，當時各人責罰了一頓，因寫信告訴隱仁。隱仁因看信，罵兒子不掙氣，罵翁，先生進來，便將信遞過去。先生拆開看了，知家中所交安家洋錢，不夠用，兒子又病秋痢，曉得老婆央岳家管賬寫的信，只三四行字，寫得無頭無腦，恐要亂了作文章心思，便將原信搓成一團，投入字紙簍中去了。隱仁見他信看完，便知先生家錢不夠用，不來問及，只說：『後日要考遺才，先生過來送考好麼？』先生說：『應該來。』先生來時未吃飯，因叫家人叫了一碟酥藕，吃完，先生回去。欲知如何考遺才，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兩毒纏身難救藥 片言提要枉勞心

且說隱仁要考遺才，頭兩日便耽心思，恐身體受不得苦，買了衛生丸、養榮丸，許多丸藥，盛了許多大土膏，并考具，收拾兩日。這日，五更天起來，仍坐轎至學院前下轎，考遺才的人，已擠在一處。一時頭門開了，聽了人說：『這學台考監生，搜檢甚嚴，片紙隻字，均不許帶。』隱仁這到不怕，所怕無工夫吃烟，一面又想起前日，船上素金姊妹說話來，心中便有些懊悔，便知烟是吃不得的，吃了便是廢物。正在呆想，聽得二門口已開點，一時又聽見叫魏某，隱仁知道是自己名字，便搶步前去接卷，口內連聲答應：『有。』一邊書吏且不交卷，要將監照呈驗。隱仁隨即呈上，學台不言語，書吏指道：『恐是假的。』隱仁是一伯容八兩京銅捐，書吏又驗了號數不錯，方才交

卷，一面使他至搜檢處搜檢；隱仁任他搜檢過，然後看卷面是『西文場傷字第九號』。隱仁自攜了考具，氣喘得了不得，隨將丸藥，拚命咽嚼，滿口苦水，欲要吃烟，却不能開盤，只得立住燒烟，風又大，燈焰閃爍，不定，烟不能進斗。隱仁着急，看見別人，皆是吞泡，不得已亦吞了兩個，却不能過癮。正在無法，聽得廊外，叫看題目。隱仁一看，監生題是『以粟易之』。自己暗笑，原來此題是笑捐監生的，却將做文章丟開一邊，要想過癮要緊。左思右想，只得吞膏，却忘記帶茶壺，又無熱茶過口，心中難過萬分。過了一時，眼中火冒，鼻內烟生，吞得多了，舌上便覺起了殼一般，勉強打起精神，做了一短篇，足足有三百二十字，未及抄完，策已到，看係問『錢塘江至鼈子門以外，七百里，其中風濤沙線若何？此處係浙江海口，與定海舟山一律緊要，將來防海，若何整頓？』題目有七八行，皆以洋務發問。隱仁見了，呆了半晌，說『罷了！爲何遇見如此晦氣題目？』一面又恨烟管未曾吞慣，無可奈何，拚死又吞兩口，不管三七念一，便將策題看來看去，將些夢話說在上面，已覺人來不得，兩足如踏棉花一般，身體漸漸發起熱來，只得帶草連真，將策謄好。又有五言六韻試帖一首，其時早已放過二牌，堂上高聲催叫繳卷子。隱仁急得屁滾尿流，早已不能動彈，烟癮又不能過足，無奈何，抄了一首歪詩，抄好讀，實在心上自己過不去，因堂上催卷子甚急，只得交了。收拾考具，出至廊下，渾身出汗，自知身體弱虛，恐要脫癮，急急挨到二門口，見人尿滿地，臭氣難聞，有許多人在那尿地中，擺開盤過癮。隱仁說『妙極！』也顧不得尿不尿，亦將考籃內烟盤擺開，用書卷遮着風，正要燒烟，不料一失手，一大缸大土膏，翻得乾乾淨淨，并將烟缸打破。隱仁着急，只得用指頭刮起，用鼻一聞，大半皆作尿臭，於是隱仁全身倒在尿中，即燒了一口，正如餓鬼赴齋，不辨香臭，至第二口，覺得全是尿氣，不能入口，便登時作惡心，先前不覺如此之難過，如今更難過萬分了。正在寸步難移，又放三牌，只得挨聲喘氣，擠出門來。家人接着，見其面色，早換了一個人，家人吃一驚，不敢問，扶上轎，一直回寓。隱仁半晌不能言語，至三更時分，方能說話。家人早將烟打了十數口預備，先前已從鼻吹了十數口，隱仁得了烟氣，故得無恙。

今見了烟，只勉強吃了三口，自覺受不住，也不再吸，家人又將帶來人參，煎了五分與隱仁服了，然後服伺他睡下。次日，不能起床，至夜，心中方覺明白。自己悔道：『好好一個人，爲何要吃烟？幾乎送了性命！將來正場，一連九日，如何吃得這般辛苦？不如不入正場爲是。』第三日先生來，要看文章，隱仁道：『幾乎送了性命，再不要說起文章。』先生不信，問及家人，始知隱仁是真話，不便再說，只得說：『養數日便好，不礙的。』先生不便多坐，不一時辭去。過了數日，乃是八月初五，隱仁已病愈，私想考遺才苦楚，不如不下場，又想難得遇見鄉試，功名要緊，登時把考遺才苦，丟在九霄雲外了，便吩咐收拾考籃。家人個個爲老爺捏把汗，不敢違拗，只得爲他裝了米，細了炭，結束了小被褥，并號籠號幃。隱仁自己檢點書籍，并點了幾樣考食，於這初八日，天未明時，即乘轎進場。誰知轎子不能抬入棚內，即歇下。轎外許多人，來搶考具，說：『代相公背考具的。』原來棚內，送考人不能進去，所有背考具之人，均係穿號衣，是大宗師派來的。『隱仁見了穿號衣的彼此爭奪考具，已看得呆了，好容易掙到點名台底，將考具坐在身下。不一時，點名接卷，再將考具提及，重有千觔，隱仁又未曾吃過這苦，又好容易將考具提到二門內，人多擁擠不開，籃內什物，便擁破倒了一地，踏得粉碎。幸前回與先生同船的鄧芝看見，代他收拾，並喚了一個青衣甲手，代背考具，送入號中。隱仁便說：『人來不得了。』遂開燈過癮。號軍說：『相公等，我與相公掛起號籠，鋪起被褥，再過癮未遲。』隱仁說：『等不及。』鄧芝知是隱仁受不起這般苦，代他難過，一面交代考具，一面說我要尋孔先生去了。原來孔先生是第十次下場，苦是吃慣了的，先生在場尋朋友，獨來獨往，曉得魏隱仁在這號中，進來望望，剛至號中，便遇見鄧芝。芝告訴他，隱仁考具擠翻，人幾乎跌死，先生亦不在心。二人復至隱仁號口，正見隱仁兩眼翻白，不能起坐，二人只得說：『隱仁兄有屈了。』芝道：『想閣下在家，從未吃這般苦楚。我想這般八股，是最害人的。』先生不喜歡聽倒興話，便說：『胡講！那有文章能害人的？你看我如何，進來何嘗跌死？』芝兄請到我號裏去坐坐，讓隱仁兄息息力，夜裏好有精神做文章，後日再來

拜讀佳作。『隱仁不能起身，只說：『得罪！』於是先生拉了芝苾，回到自己號中。芝苾道：『隱仁不該下場，我雖中了一個副榜，其實亦吃不起苦，將來決不再進這場來。』先生道：『你今科要中了，何必再來？』芝苾道：『不是這般說，我朝重在時文，讀書人即由此做官，仔細想想，時文中全無實用，白白耽誤了許多英雄豪傑。如你我一般，若將這做文章心思材力，用以謀利，我想早已發財了。且四書五經所說治國平天下之事，均係陳年已往不能依之事，即如一部周禮，一部春秋，何嘗是依得來的？』宋朝王安石依了周禮行事，便誤盡蒼生，又有人仿春秋車戰，遂致一敗塗地。依我看十三經，尚且無用，何況時文？今中國人人盡專力於時文，讀了時文，便迂腐；既迂腐，不但治國平天下不能，即謀一家之衣食，猶且朝不保暮。』先生不待說全，便說：『話是不錯的，且看此回中不中再說。』正說間，號軍來說：『號官要來封號門。』芝苾即辭先生，匆匆而去。未知中與不中，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先愁蓮瓣難逃難 十踏槐花頓勒韁

話分兩頭，却說先生家中，自先生出門後，師母勞氏已將安家之洋用完，兒子又患病，不能起床，心中乾急，只得至先生平時相好處商借。誰知先生平時所來往者，大半與先生不相上下，分文不能借得；無奈何，只得要往運使公家會會趙姨娘，想個法子，便換了衣裙，交代兒子幾句話，即時出門。原來師母是大脚，極會跑路，一口氣便跑到管門人進來回趙姨娘說：『師奶奶來了！』趙姨娘異常詫異，心想：『師母我家來是來過的，今日來到，必定有事。』剛要出來迎接，誰知師母脚大走得快，三脚兩步，早已進來了。師母見趙姨娘一手扶住一個不裹脚的一個丫頭，旁邊立了一個八九歲小脚姑娘，却是阿蓮。師母連忙見禮，趙姨娘亦即還禮道：『師母轎來的，快開銷轎錢。』師母道：『我是走來的，脚能走，不用轎。』趙姨娘又詫異，又羨慕，口中說道：『師母家到我們這裏，有五六里路，爲何跑得動？』師母道：『不打緊，我們再遠些，亦走得動。我若與姨娘一般小脚，家中粗動事，又

無下人如何做得來？你家先生，又是讀書，不能做粗動生活，一切劈柴吊水，養豬買米，上街走動，均係我去。若不是我腳大，你先生呆捧書本，早已餓殺了。」趙姨娘聽了，只是笑，師母又道：「姨娘不要怪！女人腳小，不過男人看了歡喜，女人却無用處。有好山水，不能遊玩，有好景緻，不能走動，件件要靠得人。若手頭有錢，生在富家，猶好些；若生在貧苦家，這便叫做無腳蟹。遇着長毛賊，發火起來，這就了不得，真有性命交關。」趙姨娘道：「好好的，那有火那有長毛？」師母道：「姨娘年輕，大凡人世上，這兩件事，是料不定的。況且現在長毛信息緊，這浙東地方，必定是要逃難的。」一面又指着阿蓮，說道：「小姐爲何姨娘與你裹了這般小腳，豈不是無故受苦？」姨娘道：「何嘗不是這兩日，因與他敷上妙蓮散，誰知此藥，却不是好藥，近日反腫爛起來，這種藥，可知是要騙人家的錢，真真上了當。」師母道：「我見腳小的女人，冬間必定要烘火，却是何故？我們從來不曉得冷，火籠從來不用。」姨娘道：「你那裏得知小腳是血氣被腳帶札死了，所以異常怕冷，冬天火籠，是一刻離不得的。」師母聽了，便說：「冤枉！我們腳固不要火籠烘，却也沒有空工夫，終日有事做了，亦不覺冷。」正說着，又見一個小腳丫頭，年紀却有十五六，端上點心，又將茶碗沖了一沖，姨娘便請師母吃點心。師母用過了點心，阿蓮早坐在小椅上，趙姨娘遞了眼色與他，自己便走到運使公房裏，不知說些什麼，又走出來，仍坐在原處。師母正要來說借洋的話，只聽得姨娘說：「杭州現有信來，」指着阿蓮，說道：「他的老子，受不得辛苦，考了遺才，便病了一次，剛剛好了，又進正場，幾乎不得出場，二場却不能進場，現在病得要死，聞已動身，看來不日便要到家了。師母家可有信來？」師母道：「我們那一個，只要有文章做，那管家中死活？不瞞姨娘說，你先生出門，家中只放英洋十元，不上二十天，早已用淨，現在并柴米皆無，意欲向府上，通融冬季束脩。」姨娘聽了，便說：「師母不要怪！這事我做不得主，要問我家老爺。」師母道：「老太爺面前，可爲我說一聲。」姨娘說：「老太爺不管事，說亦無益。」師母無法，只得辭了出來，一口氣跑到娘家，問他娘借了一擔穀，自己叫長工，挑至水確中舂好，復回家看兒子。只一

日，跑得汗披雨流，自己笑說道：『幸虧脚大方有飯吃。』又當了幾件衣服，湊用了幾日。其時已是八月廿六七，聞得西溪村監生魏老爺從場中病回來了，師母想：『我們家裏不要生病才好！』正想着，先生陡然到家，見了老婆，便說：『我今科必定中的一路順風，三日便到家，連厘局中人說：『這位考相公，滿面喜色，』個個皆如此說，豈不是中的預兆？』那師母聽了，便對他面上一看，那有喜氣，滿面皆是風塵色，說道：『你息息罷！你兒子病了多日，你進房去看看。』那先生便進房，問了兒子病由，說了七八句，便出房說：『我的行李，挑回來放在那裏？考籃內有三場文稿，不可遺失中了，是要刻硃卷的。』那師母那裏知文稿是何物，說道：『我一概未動，放在中間。』先生吃過茶，便將考籃打開，取出文稿，聞得鄭芝亦回來，一直來尋芝。見了芝，便欲將文稿取出，要他批點。芝道：『文章是無憑據的，大凡中的人，是中命不中文。』因此將文章，仍放在桌上。先生偏要他批，將文稿投在他手中。芝無法，只得將他三篇文稿，略略看了一篇，說：『好極！』先生便請他加批語。芝即寫了八個字：『理到法隨，絲絲入扣。』原來頭篇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此題須先總起義作法，方關合下文。『孔子曰才難。』兩節微旨，先生嫌他批得不對路。芝又將他第二篇，第三篇看完，各加批語，又總批了兩三行，起來拱拱手說：『中是必中的。』先生喜得顛頭播腦，猶如已中了一般，便要看芝的文章。芝道：『我的文章無稿，那個有這空工夫抄出來？』先生不信，芝賭咒說：『如有稿抄出來，便是烏龜。』先生方不便再說。仍坐下，談這一個頭場好，那一個二場好。芝道：『我雖下場，我最嫌的是談文章，即使有命會中，我亦不談。我今年並非要想舉人去考，實係謀利起見。我實對你說，我年年下場，皆是爲人搶替，就是我中了一個副榜，亦是無意中得的。我每年下場，總要賺他二三百元筆資。我不過小時候所熟者八股，到了大時，改不來業，所謂醬裏蟲，醬裏死，即趁此得兩個洋錢用用。其實舉人我情愿讓與別人中，所以我平日總不做文章，此種苦頭，是吃怕了的。從前我考書院，一夜要做八九篇，亦不過爲利起見，衆人便說我好手，此二字我亦不願受。我今年已四十

多歲，深悔從前將心思入時文中，錯過了許多好機會，只因家無恆產，又生在七八代讀書人家，自娶妻室後，食口日多一日，不能供養，只得將錯就錯，如今是悔不過來了。若說中舉人，我有五六分掣得住，你不看見我從前兩次爲人搶替，皆是薦卷的麼？今年我聽他中不中，我已得了三百英洋，夠用十數個月了。」先生聽了，心想：「這人却是乖巧，原來是名利兩得了。我可是笨漢，只知呆做文章，從名字一邊想，便把利字丟開了，并且連一個副榜，亦不會中，真真令人愧死！」一言不發，辭了芝苾，回到家中，睡在床上。老婆叫他吃晚飯，先生說：「不要。」老婆看見丈夫，似有不耐煩情形，只說是望中心切，便恐丈夫心焦，又要與他尋鬧，故借銀一節，亦不敢與丈夫說。又過了數日，却是放榜日期，先生便不敢出門，故連隱仁處亦不敢來，誠恐不中，被人笑話，此是下場回來做秀才的習氣。不知先生中與不中，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經大難居然悔過 愛小脚遽爾結親

却說先生脾氣，每到放榜日近，終日高臥，并客亦不見，只說生病。這日，聽得門口有人叫道：「某人中了。」先生禁不住高聲問道：「我呢？」其時傍晚，只有聽見人聲，並不見有人，心中害怕道：「我甚晦氣，未到黑夜，聽見鬼叫。」先生在屋內，又問了一聲。纔見有人進來，這人往常本認得先生，走進來便說：「先生名氏，不聽見有人說，我去再打聽打聽，中了就來報喜。」誰知等到三更，亦不見這人回來，先生便一夜睡不着，次日，更將棉被沒頭沒臉蓋好，睡作一團，任老婆喚了數次，總裝做不聽見，整整睡了三日。肚中餓了，曉得不中，只得起來對着老婆，不覺放聲大哭說：「我不願爲人，我那裏有面見人？」老婆曉得是爲不中的緣故，只得再三安慰他說：「今科不中，下科再去。」先生道：「我如今有點明白了，中是有命的，倒不如隱仁病了回來，省得兩場辛苦。」老婆說：「東家有病，你回來也未曾去看過他一次，面上過不去。」先生道：「是明日就去看。」原來隱仁回來，病總

不好，請了幾個醫生，看看亦不中用，總說：『平日身體虛弱，又是大癩，秋間下場，又吃苦，又用心，內傷外感，兩樣夾攻。今日元氣已虛，只得顧本，不及治好。』用了人參、白朮、枸杞、地黃等味，不料服至十餘帖，又覺脾胃不和，漸漸大便不堅。醫生知是陰藥不受，將杞地等刪去，加入豬桂、阿片，服了數日，似覺好些。這日，先生來看隱仁，便請至隱仁臥房中坐，兩人皆說晦氣，不該去下場，一個生了病回來，一個白用了許多錢，從今以後，可不談文章了。隱仁道：『我是吃烟癮大了，受不得辛苦；若說年輕不吃烟，正該去下場，爲何不談文章？是時鏡如等皆陪先生坐在房內，聽了這話，老二是要想考舉人的心想：『烟是吃不得的，吃了烟，便不能考舉人，真是個害人的東西。』老大又是一個想頭，心想：『我不想考，吃烟何妨？先生不吃烟，爲何也不中用了半世功，家私一毫掙不起，師母到處借錢，幾乎餓死，先生讀了文章，一概不管，滿口迂腐之談，真真時文是害人的。』正說着，春雲傳進茶來，一雙小腳跨入門檻內，老大老三看見回過頭來，老三暗把春雲這一隻小腳，輕勾他一勾。春雲在房門外，低聲叫：『三少爺，你不記得前日師母說，小腳是個害人的東西，你今日爲何要撩撥我這小腳？』說完傳了茶，便走，這邊隱仁懶得說話，先生坐了一坐，便辭了出來，由大廳轉到自己館中，檢點了書案，上文房四寶，意欲停兩日，卽到館，誰知回到家，先生又病起來。一連病了兩三個月，剛剛到了年。這邊隱仁家中，又連日請醫生，連使公又復生病，便一直不能到館。鏡如弟兄，荒了三四個月，總不讀書，惟有華如想要考舉人，雖貪女色，於時文上頗用心，帶了妹子阿蓮，小弟兄月如，無事時，天天到館。阿蓮頗聰明，雖說年小，詩文詞賦，件件曉得；家內又藏有名人書畫，阿蓮見了，亦能摹仿一二幅。惟有老三水如是見了，小腳，卽細心賞看。家中丫頭共有四個：雪花、玉英，皆是大脚；又有一個嬌妹，亦有六寸長的小脚，穿了揚州式的鞋，更覺好看。老三便看上了春雲，春雲曉得喜歡他，便有意籠絡水如；有時故意到書房走了幾步，有時故意在水如前走來走去；鞋樣又多，今日穿這雙，明日換那雙。老三眼中看了春雲，心想：『我明日討個老婆，若能如春雲一般，小脚，雖說不能做粗事，

家中僕婦甚多，又何必必要他做？」老大如此想頭，鏡如亦與老三一般見識，無如春雲只與老三交好，自知插不下手去，便趁家中有事，日日在外間看女人。浙東女人，無不是小腳，然在老大眼內，同是小腳，却有幾種分別：一種腳後跟不倒拖，直立如削，腳尖狹如竹葉，走路如狗腳一般，走到石子路，柔軟輕便，是頭一等；第二等是馬蹄腳尖，雖不太尖，直量到却只有二寸多些，嫌其不柔軟輕便，是爲第二等；至四寸以外，四面端正，若不是倒拖，亦爲第三等。老大却不曉得內中有一種假扮的，雖看去却是小，其實是把高底墊的，因老大曾與女人細細講論過，因此看錯了眼法。惟有老三是與春雲結識，春雲常說：「我的腳是真的，並不是假扮的。」因細細說了幾種假扮的來，老三因此是個老行家。老大却無人與他說，因此不甚曉得幾種。其時已是正月初一日，在戲館中看戲，戲才做完，偶見一個姑娘，兩腳只有三寸，紮縛得如紅菱一般，更加腰肢婀娜，品貌嬌妍，老大便看得呆了。等這姑娘走了過去，聽得有人說：「此女卽孔先生甥女，姓陳名月娥，亦是官家女。」老大聽得，便想出一個法子，託人放風至先生耳朵內，卽請先生做媒。先生便中了計，心中想：「魏家是個財主人家，甥女爲何不把與他？」一面向他妹子妹夫說了，亦均答應，一面便到隱仁處，身家詳細講了，要和老大做媒。隱仁聽了亦合式，自己又想：「近來多病，不如早娶過媳婦過來，亦好管家。」卽託先生做媒，一說就定，下了聘禮，就定今冬過門。話說少絮聒，日月如梭，不覺秋去冬來，便是鏡如娶親之日，未到吉期，家中已忙得不得了。趙姨娘不能照管，只聽家人播弄，不知家人趁著喜事，賺了多少錢文。趙姨娘懶走動，只圖安逸，手頭有錢，整大宗與家人使用。連使公以爲姨娘是能幹的，放心由他。隱仁多病，本不能管，因此不知躑躅了多少錢。這日便是吉期，親友賀喜盈門，共有酒席百數十桌。晚間新人過門，拜過天地，一切禮畢，送入洞房，安床撒帳後，人人皆說：「新人好品貌！好小腳！」鏡如喜得心花怒放，及至上床，一眼便來看腳，口中說道：「好奇怪！爲何不及從前我看的時候小？」原來新人却不曉得丈夫是喜歡這個的，見丈夫看他腳，連忙將腳藏起，鏡如不好將他腳扯來細看，只好說：「罷了！罷了！」當下

歡愛，自不必說。原來新人家中，亦有奴僕，姑嫂亦是不用做的，性情却生得溫和柔順，品貌亦下得去，腳並不大，不過扮慣了，須墊高底，方能走路，却仍是個不便，終日亦不能多走，家中仍無人照管，鏡如原爲是愛他腳小娶的，今看見月娥扮的，亦與真的一般，心中喜歡，終日守在房中，更好吃鴉片。老三見老大娶了扮的小腳回來，每每笑大嫂是個扮躄的，春雲又指着月娥，向老三說出扮的多少不好處，老三愈加領悟。惟老二又有一種脾氣，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真愛色獨饒卓識 死吃烟異樣哀鳴

却說老二專重在品貌皮膚上講脚，小脚脚大，均不在意。家中四個丫頭，惟雪花生得一身膚色，細滑柔白，鵝蛋臉，彎彎的兩道長眉，俏俏的一雙俊眼，自頭以下，並無半點疤痕，人又伶俐，老二因此看上了雪花。只是雪花不講究兩隻脚，居然並襪子也不穿，竟如男人一般。老二又愛他勤力，無人時雪花要到老二房中走走，一切茶水皆是雪花服伺。老二愛他，因偷了洋錢，與他買花粉，而雪花却不用扮，自然出色。老二因見老大成親，自己尚未說親，便與雪花恩愛起來，如夫妻一般。雪花過意不去，反時時遠着老二，老二偏捨不得，見了雪花，便如蜂趕花一般。這日，雪花又到房中換水，老二見無人，便拉雪花坐在自己床上。雪花羞愧說：「二少爺，你愛我做甚？我是大脚，自己也看不過，你不愛小脚，反愛大脚，真是稀奇古怪。」老二說：「我不稀奇古怪，那愛小脚的，真是稀奇古怪呢！」一面說，一面便摟住雪花，求歡。雪花不肯，怕有人見。老二用蠻力將雪花按住，雪花不比別個女子，脚小無力，便將兩脚掙住床沿，得力便翻身起來，說：「你真個愛我，可與我說明，將來討了親，要收我麼？」老二說：「我要中了舉人，才討親，討親須絕色女子，方稱心願，必如你這一般品貌才要；若不得，便扶你爲正妻。你還問我收不收？」雪花聽了，笑了一聲，便依了。在床上又問：「你究竟說脚大的好？脚小的好？」老二方賞識他。

酥胸凸乳，雪股柔腴，又看他星眼嬌眉，兩隻臂如兩隻大藕，正在昏迷，不暇回答。雪花偏偏要叫他答應說道：『若不回答，我要下床。』老二將他的大脚踏住，說：『大的好。』雪花便說：『不錯，大脚不但能做事，若有人強姦大脚的，便可與之相打；如若強姦人多，便放開脚步跑了，人人奈何我不得。譬如你要今日相好，我若不依你，便要吃我打。』老二笑着壓住他，便說：『你能打麼？』雪花道：『你再放恣，我便打。』老二不聽，雪花却果然要打。其時有一個時辰，雪花恐有人來，要起身又不能起身，不好硬着心腸，聽老二插弄多時，方聽得老二道：『你打來！』雪花一笑，便結結實實，在老三屁股上一掌打了一頭起來，手挽着頭髮說：『你只該死的，我不怕你，偏要打。』便結束了衣褲，赤了脚，穿了鞋，急急忙忙走到裏面去了。停了一會，雪花仍走到房中，坐在床上說：『我告訴你一件笑話。我方才回去小解，見姨太太從老太爺房中出來，踏在石子縫中，跌了一交，可憐半日爬不起來，還是我在馬桶上，脫了褲子後聽見了，便將袴子穿好，趕忙出去扶他起來。何苦做女人的，偏要將兩隻脚纏得這般小！我看看代他難過。』華如聽雪花說完，便攙着雪花道：『我原知如此，所以歡喜你。我們大哥三弟，却愛小脚，不知有何趣味？』大哥討了親算了三弟終日纏住春雲。春雲人品又是中中，人人說他是趙飛燕，我却說他是一段枯柴，只有一件好，身子輕，好抱起來頑的。』雪花道：『我身子重麼？』便將身子伏在華如背上，華如只覺兩隻奶子擱在頸上，如兩個蓮蓬一般，並不覺得重，便說：『不重，不重，你再壓壓，有趣得很。』雪花聽了，便不壓背，即掉轉身子，坐在華如懷裏，說：『重不重？』華如被他弄得又興發起來，剛要伸手，雪花力大，便將華如兩隻脚，用大脚夾住，口內說道：『有本事放來！』誰知正頑得高興，却有人在房外走動，看是老三，雪花起身便出房去了。誰知這兩日隱仁病體沉重，讀書一事，久不說起，漸漸不要烟吃，鏡如與他燒了，亦不能吃，運使公不時常進房看他，自己本年老多病，亦漸漸不能起床。兩人病了一年，又復冬去春來，家中上房兩個女主人，一個真小脚，一個假小脚，並皆不能管事，家人愈加胆大，內中有個曹桂，小名曹小鬼，生得如小旦一般，年才二十六

歲，看上了趙姨娘的小脚，趁家中有事，便與趙姨娘搭上了，不時往來。趙姨娘又儉些洋錢與他，因此運使公銀櫃內，被這個偷，那個偷，不去查考，不到兩年，已偷去大半。到了這年冬盡，隱仁病日重一日，自知不起，對鏡如們說：『你等切記，人生世上，賭嫖吃着，皆可犯，獨烟吃不得。吃了烟，有田的不能種田，有租的不能收租，有家的不能管家，並且妻子兒孫皆要看樣，而且個個偷吃。從上等說，有官的，上司曉得他吃烟，實去官，候補不派他好差使；從下等說，百工技藝，一吃了烟，便不能供養父母，有妻子的，并妻子亦不能照顧。即使最恩愛的夫妻，到得沒有烟吃，卽啼啼哭哭，亦要賣去自己見老婆賣去，沒有想頭，用完了賣妻錢，便去做賊。明知賊是做不得的，然因癮斷，便要死在眼前，不得不做了，被人擎着，百般吊打，亦是不怕。爲因性命交關，要想烟吃，只好將性命去換，到得臨終，并棺材亦沒有，此是貧苦吃烟的收梢。至於有錢的吃烟，一概不便，自己便如死的一般。我從前屢屢要戒，只因多病不能戒，其實拏定主意，並非不能戒的。卽如我今日之病，非因鄉試而起，實係吃了烟，方受不住辛苦，白白誤了一世苦功。』一面說，一面下淚。又說：『你們切記，烟是斷斷吃不得的，文章定然是要做的。』隱仁日日說這些話與他兒子聽，其時鏡如早已吃得烟癮，那裏肯信？隱仁日日說了哭，哭了又說，偏把這些丫頭，感悟得清清楚楚。月娥聽了這些好話，回房時常勸丈夫，鏡如反把老婆怪起來，月娥最是柔順的，便不再勸。又過了一年，阿蓮十一歲，老大廿二歲，老二二十歲，老三十八歲，老四十五歲，老四見家中一年不如一年，心地漸漸明白，將父親言語，緊緊記在心中，又看見二哥三哥儉了環，心中大不以爲然，但家中一無好樣，心中納悶，不知如何是好。趙姨娘是守不住清淡的，又被曹小鬼引壞，只是不得入港。誰知曹小鬼偏會獻殷勤，家中病人又多，今日片鹿茸，明日煎人參，運使公遂將曹小鬼作爲內跟班，令他鋪在上房廂房中，以便病人夜中呼喚。趙姨娘便得了機會，無奈曹小鬼雖說有心，却是胆小，兩年來只敢與趙姨娘說笑，不敢公然放肆。趙姨娘見他如此冷冷清清，不似從前做外跟班之跳跳脫脫，私下又塞些銀子與他，又將兩隻脚扮得異常俊俏。曹小鬼原爲小

小脚動起色心，今見趙姨娘如此裝扮，便覺色胆如天，看官知道婦人脚小，原是招淫的，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中煙毒父子歸陰 窺隱事弟兄析產

却說曹小鬼這日剛進上房回話，頂頭撞着趙姨娘出房，曹小鬼隨手捏摸，趙姨娘在運使公面前，不好意思。是日息了午覺，午後四處悄無人聲，曹小鬼偷至房中，來尋趙姨娘。趙姨娘巴不得到手，見了曹小鬼，亦不言語。在外套房，兩人正在不能分解，誰知運使公在內間，却叫人趙姨娘被曹小鬼抱在地板上，聽得叫，吃了一驚。當時曹小鬼便跑掉了，玉英急從外間進來，見了曹小鬼，原不留心，進房來却撞在趙姨娘身上。趙姨娘正繫褲子，被他一撞，立不穩，一交跌在玉英身上。運使公聽得，說：『好好的，爲何跌倒？』玉英心方疑惑，不敢答應。趙姨娘亦不敢答應，只說：『被地板不平，絆了一交。』運使公原來有好兩日心裏難過，欲吃煙，又吃不下，醫生已請過六七箇，皆說年老，藥是草木做的，不大中用，個個叫備後事。誰知家中無人管事，棺木未嘗早辦。過了數日，運使公只覺喘氣，有十數日，未曾大便，只口中叫難過，兩眼便起石灰頭。趙姨娘方慌了手脚，隱仁亦病重，不能來看父親，只叫鏡如弟兄一齊進房看了，亦代公公難過。玉英便暗中告訴春雲，曹小鬼如此如此。春雲道：『難怪曹小鬼近日有洋錢，原來如此。』春雲便告訴了水如，水如又告訴了弟兄四人。趙姨娘曉得外人得知，本是娼家出身，亦無廉恥，惟恐老的死了，拏不着錢用，遂將銀櫃內，偷餘的洋錢，又偷了些起來，并將值錢的東西，率性偷了好許多，放在樓上人不到的地方。這邊鏡如弟兄亦恐趙姨娘藏起私下東西來，遂趁着公公病重，正要辦後事，父親又病得不能起床，便把銀櫃抬出中堂，登時弟兄四人，提起一千五百元作公用，其餘分得干干淨淨。趙姨娘只與阿蓮分了半股來，却亦有三千元，即便與阿蓮收管。四人又將分得的來稟父親，父親說：『這事應

該令我知，爲何私自分去？」罵了一頓說：「既分了，可各人拿去，掙起產業回來。我又多病，不能管你們了。」又問：「你公公病勢如何？」四人回說：「是不中用了。」隱仁聽了大哭，叫兩個大腳丫頭扶進去看父親。誰知運使公見了兒子來，眼中流淚，口內說不出話來，半日方說：「我要辭別了你們，你們好好過日子。」隱仁含着淚說：「父親不怕的，只恨兒子又病，不能起來服侍，只得常叫孫子來服侍。」話未說完，運使公說：「我要解手。」一連解了兩次，又沒有，當時隱仁便叫取我的鋪蓋來。當時下人即將隱仁鋪蓋取來，鋪在裏面。是晚各坐守至四更，運使公又要解手，只得扶他起來，剛扶上半截，趙姨娘覺得褥子上，似乎有尿撒出，知非佳兆，便亦流淚。這邊隱仁亦掙了起來，運使公又喘了半晌，又沒有解手，復仍睡下。大家聽聽，似乎又有解手聲，大家放心，仍復睡倒。至五更，覺陰風凜凜，隱仁便夢見他父親，照常走到床前，叫道：「隱仁我無多囑，我孫子月如是個有福氣的，其餘孫子皆誤了三件送命的東西。」隱仁便問：「那三件？」父親便說：「頭一件是鴉片，第二件是時文，第三件小脚。」剛說完，只見他父親滿面愁容，要出房去，隱仁拖住不放，被他父親將身子一掙，隱仁一交跌醒，方知是夢，再走到父親床前，細細一看，誰知已去了多時，登時大哭。衆人聞知，皆趕進來，扶了床欄，無不痛哭。漸漸哭至天明，隱仁方將家人叫進說：「快辦後事。」家人來回說：「是大小爺爺辦的。」鏡如道：「尙未辦好。」趙姨娘說道：「他洋錢早拿去了，爲何此時尙未辦好？」隱仁說：「快些辦！」月娥對丈夫說：「我早勸你辦，你不聽。」鏡如不等老婆說完，飛跑去了。這邊隱仁早已哭得昏去。月娥等趕忙將公公鋪好被褥，華如等便把父親扶住，躺下有一個時辰，方醒過來。這邊又要辦運使公後事，又要照顧病人，諸事不能照顧，只得請了先生來，又請一個本家，是種田的，不大識字，辦事却周到，又請一個隱仁的好友，姓沈名斌，字爽齋，三人與他在廳料理。隱仁醒來後，便不知人事，並鴉片亦不能吃了。此時阿蓮已知人事，看見父親如此，卽哀哀的哭，哭得昏迷過去。因此運使公入殮開弔，隱仁一概不知。至運使公頭七這一日，隱仁復腹瀉，一日數十次。鏡如弟兄慌了，亦遂將後事辦好。

正是家運一倒，如泰山壓頂一般，喪事即重重疊疊。挨至次日，隱仁尙能說話，遂把運使公託夢一節，夢中所說這三件害人的，告訴了四人，令四人切記。剛說完，便要瀉，完好扶上床，上口就開了，不能合上，停一回，便無氣了。只聞得滿房鴉片臭，四子一女一媳，便齊齊跪在地上，哭了半日。趙姨娘、雪花等來勸，勸了半天，鏡如說：「父親後事，我怕像公公一般來不及，因此我早早辦了。只是大廳上，停了公公靈柩，父親靈柩，只好停在中堂。」因檢了時辰入殮，一家哭泣，自不必說。先生及本家名叫魏真的，與爽齋，仍來幫忙。父子二人，挨日做七，當時門面是闔的，說有二三百家來往，却均是泛泛，大半是官場中的人。未到五七，便糶穀，一面預向店家支屋租，及至本年年底，已支持不住，將鋪屋田產開了一單，賣了數千鷹洋，敷衍過年。至次年出殯，要賣地又不夠，又賣去數十畝。因為地是要緊的，請了數十個先生，去了一年工夫，化了一千多鷹洋，才買了一塊地，全葬他父子兩人。却有許多人說：「此地龍脈沙水，不必說件件皆好，可惜蔭大房，不蔭小房，若有四房更不利。」但他已買成，欺老四年幼無知，便將此話欺瞞了，擇日安葬。兄弟四人，各處叩頭謝孝，又親到先生爽齋兩處叩頭。四人因家中自去，年為喪事，直鬧到今年，吃煙的老大，煙癮更大了；老二時常與雪花鬼混；老三仍與春雲，不時來往；老四與阿蓮，仍照常讀書。趙姨娘自運使公兩人去世，一無怕懼，終日只顧扮脚，閑時便與曹小鬼鬪口。阿蓮漸有知識，月娥恐阿蓮被其帶壞，遂將阿蓮帶在身邊。阿蓮今年已十四歲，老大已二十五歲，月娥二十三歲，即於此年生了一子，名杏生，是係二月生的。老二却頗用功，老三是看見腳小的，無有不愛，不時仍到船上，與愛琳續舊，去年所分三千鷹洋，已用去了一半了。堂中家私，亦漸漸去了一小半。次年便說請不起先生，將先生辭去。全靠魏家吃飯，無奈何，只得將書箱，至年終着人挑回去了。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赤脚婦耕田度日 長毛賊到境移家

却說先生被鏡如弟兄辭了他，無奈何只得至鄉間寺廟中，開一童蒙館；聽了老婆話說：『書是越讀越窮，只要識字，曉做人的道理便好，何必專心在時文上做工夫？』因此亦不叫兒子讀書。先生兒子，名叫阿牛，以其生得蠢，故取名爲牛。阿牛因此跟了他的娘勞氏種菜，勞氏因丈夫無經館，便無大出息，終日憂愁。他母親知他家境不好，因白與女兒幾畝田，今女兒僱人耕種。女兒愛惜錢，又係大腳，雖小時未曾種過田，心想：『種田並非一件稀奇事，我學學看，如種不來，再僱人未遲。』又心想：『阿牛今年已是十六歲，正是學種田的時候。』於是將釵環首飾，盡皆變賣，置了諸般農具，買了一條大水牛。他丈夫起初以爲老婆胡鬧，曉得老婆或有本事，亦未可知。誰知老婆率性將腳帶脫去，赤了腳說：『我明日要耕田了。』先生以爲老婆赤腳耕田，是件倒黠事。老婆說：『我赤腳，比做娘子好些。我若是小腳，你便要餓死了。』先生只得聽他。次日只見老婆，帶了阿牛，手中拿了田器，出了門，大家見了嘆服。又見勞氏到了田中，不慌不忙，將犁放在牛背上，自己將柄扶好，居然一行一行，耕得端端正正。先生見了，亦覺詫異。耕了幾次，阿牛便能看樣，母子兩人，竟將幾畝田，耕得一色坦平，又浸了穀種。到了秧出，勞氏仍帶了兒子，僱了一個會種田的，先看其如何種法，看了明白，自己便依樣，將秧一行一行，挨次插好。第二日便不僱人，帶阿牛到田，叫他照插。母子二人，插了兩日，便將幾畝田插遍了。先生看了歡喜。過了一月，便去屏田。大家只看見勞氏赤腳來，赤腳去，初時村中男女，未常見慣，無不掩口，及後亦不以爲奇。又見他種得好田，個個回家，對妻女說道：『你們這班小腳，真是無用！你看勞氏奶奶，大腳能種田，不要長工薪俸；今年八月內，定有五六十担稻子到家。可知婦女是大腳的好。』這班婦女聽了，亦喜懽說：『可惜我們腳已裹定，不能再放；若能再放，倒如男人一般，不但種田，件件皆好。』不說滿村婦女聽了，勞氏將田種好，準備割稻。是時那阿牛已被母親帶會了，閑時便去斫柴，初時只挑得十幾觔，挑得三四個月，也挑得六七十斤。家中上半年，却無米糧，便告訴丈夫，過了半生束脩，又到屋後鋤了許多空地，插了幾種菜，一時家中件件皆有。勞氏倒比前時快活。

了，不時只得田中放放水。阿牛已能挑重担，蔭灰撥糞，一概令阿牛按日做來。因種得田少，自己並不吃力。心想：『若種得好，明年再多種了幾畝。』因此母子倒也安心樂業。先生回家時，看自己田稻，葱葱鬱鬱，比男人種的更好，因此很佩服老婆仔細想：『老婆大脚，却是有用的。』看看七月過了，滿田稻子如黃雲一般，勞氏便到娘家，分了十數筋豬肉，七八十個鹹蛋，又令丈夫走到各處東家，通了三四元鷹洋，做起一個大倉來。這日便令丈夫在家照料，次日便僱了四五個人割稻。一連割了三日，自己煮飯燒肉，又收拾十數樣菜來，均是一個人料理。阿牛却叫他田中督監，一則怕人偷稻，挑到別人家中去，二則令他學習，學習以後，便好不僱人的意思。豈知割了三日，滿屋稻子，已堆塞不下，用斛量量，却有五十餘石。原來幾畝田稻子，本不應有如此之多，因勞氏母子勤力，稻子遂加了一倍。先生就喜懽了不得。次年愈種得多了，到收成時，却有六七石稻子。先生因此全虧了老婆，不致餓死。不料先生無福，種了兩年田，粵匪侍王李世賢擾亂浙東，人人逃難。此粵匪即是長毛，因其無男無女，皆不剃頭，故人呼爲長毛賊。這長毛起事時，最重是天主教，起道光二十七年，不上三年，聚衆至數十萬，其勢慄悍，銳不可當。沿路拿人強使入夥，擎着有力氣年輕的最喜懽，擎着老的吃鴉片的，便說無用，一刀兩段。起初尚不准奸淫婦女，至亂到江浙，破了蘇杭，婦女遭難，不計其數；然而大半皆是小脚，若大脚聽得風聲不好，早已逃走。浙東婦女，均係小脚，且四處皆山路，小脚婦女，不能走路，被長毛淫毒不堪，并欲求死而不得。是時浙東遍地長毛，到處失守，左文襄公，適以四品京堂，由江西饒州樂平，督師援浙，到處救出難婦無數。却均是大脚的，可知小脚婦女，俱皆遭劫。此時先生聞得這個信息，便說：『這是我沒福，才種田兩年，又要逃難。』勞氏道：『不妨，我能跑，我是不怕。』所怕魏家趙姑娘，這樣小脚，便無生路了。』先生道：『我亦不怕，只是天下大亂，賺不來飯吃。』勞氏聽了冷笑道：『你原來是書獃子，現在各處軍營，要請專辦文案的幕友，我想能寫能做的，均可去得，爲何無飯吃？』先生聽了大喜，便打算投營辦文案。於是風聲一日緊一日，鏡如弟兄在家亦曉得了，聽得山中

長毛不到，卽有意逃山。華如道：『山中長毛豈有不到之理？依我說，不如不逃。現在徽州江西，均是長毛，我想逃亦無益。』老三慫恿趙姨娘，一定要逃，一家上上下下，皆說走的好，鏡如不得已依了，又說：『家中什物太多，不能全帶，只得揀要緊東西帶去。』大家商議，先逃至楊村，此處是進山的路，看勢頭不好，便進山藏躲。家中收拾物件好幾天，一面叫家人，先至楊村，觀看房屋，又由倉房，運了許多擔白米，又着長工，担了許多食物，其火腿最多。趙姨娘渾身帶了許多金器，只算金鐲子，却有四付，都是每付七八兩重的。趙姨娘金器，本不止這些，因屢被曹小鬼騙了許多去，故只贖得這些。曹小鬼這兩年騙了趙姨娘東西，怕姨娘問他取，有一年不敢見姨娘，姨娘只得罷了。不料家人中又有名章福者，又看上了他脚小，時常勾引他。婦人本是水性楊花，又是娼家出身，遂與章福相好，惟於錢財，則又恐如曹小鬼一般，被他騙去，因與章福相好，錢財是分文不與。今要逃難，故將金器帶了一身，不知如何逃難，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三件事普天遭難 一片火小脚亡身

却說鏡如一家逃難，物件已收拾好，先將趙姨娘、月娥、阿蓮三人，用三頂大轎抬去，然後丫頭僕婦轎子隨後，又有月娥的奶媽、領杏生的，亦夾在中間。抬完，弟兄四人帶了家人，方騎馬齊到楊家村，人口太多，房屋又擠緊，趙姨娘反不能與章福自由了。至於雪花、春雲、係丫頭，要服侍二少爺、三少爺，仍是如常調笑。月如見了，每每避了他，阿蓮跟住大嫂。玉英，是與月娥說得來的，因少爺們不喜歡，自覺無趣，不能入夥，便安心跟住月娥。尙有一個小的，去年出痘死了，因此家中有三個大丫頭。雪花與華如相好多年，不大避人，這丫頭心地却好，向華如道：『逃難是要腳走的，我們小姐如何走得動？相貌又好，可恰今年十五歲，無娘看管，却是難得。』華如就說：『如有急難，你可照管，我不負你的。』雪花一口答應。華如又道：『你看我滿了孝，卽先收了你，然後娶正妻。現在

我怕何人話說？『雪花道：『是！是！是！只怕正妻討來，容我不得；若那時容我不得，我只問你，你不可偏護他。』』華如道：『且逃了難再說。』次日，水如從外間回來，便聽得人說：『長毛利害得很，拿了小腳婦女，便無性命，非彼此輪姦，即將小脚砍下，如張獻忠一般，聚起數千隻疊寶塔。至於吃鴉片，亦是見了就殺，說吃烟人無用處，只好祭刀。只讀書人拿着不殺，却不是讀時文的，是寫得字，拿去開路票，臨走時，又恨寫得字的，說是要寫信通知官兵，故亦殺得一個不留。』又說：『長毛最喜懂的男子，膽大能殺人，女子脚大能跑路。』話未說完，將家中人嚇得要死。弟兄四人齊說道：『我們又說不認得字票了。』水如道：『不中用，長毛要看相。大凡男子左手掌上，第四指中間有紋者，長毛說，必定是讀書能中的。』衆人伸手看時，果然內中華如手有指紋，雪花便低低笑道：『恭喜！恭喜！是要中的。』大家雖然是在中間談笑，內中如趙姨娘、月娥、阿蓮、春雪等，皆是小脚，聽了方才的話，實實心慌。鏡如不怕長毛拏去，只怕斷癮。趙姨娘又記得前數年師母賊發火起之言，老成人說話，果真不錯，當下便心驚肉跳。春雲便來三少爺房中說：『這兩日信息，果然不好。若真果到來，我是不會跑路的，我與你好了一場，你須想個法子，救救我才是。』水如原是無心肝的一般，說道：『有什麼怕脚的，豈止你一個，長毛偏偏要殺你不成？』春雲想想不錯，惟覺得這兩日，見了三少爺難解難分，便一頭鑽在老三床上，拉着老三手說：『你摸摸我的心，突突的亂跳。』水如不去摸他，春雲拉住不肯放，口內說：『我一心在你身上，你今日爲何不理我好無良心！』老三無奈，只得坐在他身上，春雲緊緊將身子黏住，水如要水如與他全睡一息，水如只得依他。那邊雪花聞得長毛將到，便將華如的東西，檢了好許多，縛作一担，到黃昏後，靜悄悄與他跳到山上藏過了。又回來說：『我將小姑娘背至山上，躲了好麼？』華如感謝不盡。原來山上有個深石洞，儘可躲人。雪花遂告訴了阿蓮，阿蓮跟了他，到華如面前，吩咐了兩句，雪花便將他背上，大踏步去了。不多時，回來說：『躲好在洞內，還有別人家眷呢，只不要大家曉得才好。』華如道：『你吃力着。』又問：『若長毛到來，你便如何？』雪花道：『我是不

怕的。』正說時，外邊聽得人聲鼎沸，華如急急走出，急叫家人們，誰知家人聽得信不好，早逃走了。黑暗中，只見外邊如潮湧一般，鏡如已與老三老四，飛跑走出門去，只見趙姨娘與月娥正在驚慌，忽見雪花走到，說：『快走！長毛已到村外了！』雪花拉了華如，一全跑在山頭上，只見玉英背了月娥，隨後來到。因黑夜中，玉英在山下，看不見山上，雪花華如二人，便即叫過，不見趙姨娘一人。原來姨娘聽得長毛到，就想逃難，無如小脚，寸步難移，就有幾個家人，曉得他身上金器最多，便想趁火打劫。剛走進後門，只見長毛早從前面進來了。這個人名叫胡雄，一手好拳棒，胆大不怕長毛，便躲在黑暗中窺看。只見趙姨娘方要出房門，胡雄一見，如得至寶一般，見他小脚，便說：『有趣！』一羣人便在那裏亂扯，趙姨娘哭哭啼啼，坐在地上。長毛便將他拖到地上，剛要騎姦，正露出兩臂金鐲，叮噹亂响，長毛便不姦他，一齊爭搶他兩臂鐲子。一時，只見他兩臂流血，趙姨娘哭得亂罵。內有一個長毛，便一刀將肩頭砍了半寸深，便說：『有金器，就有花邊。』蓋長毛叫鷹洋，即叫花邊，又說：『若不拏出，一刀便結果了你性命。』這一羣長毛，兩邊一看，各各跑到各房搜的搜，擄的擄，趙姨娘在地下，不能站起。有一個年輕的長毛，便將趙姨娘兩只鞋脫落，並將腳帶盡行解光，弄得趙姨娘全不像人，只是叫罵。小長毛又姦了一回，只見樓上火起，小長毛走了。又有一個長毛，將趙姨娘拖到天井中，又要動手，不知早已死了。樓上火星已落了滿地，四面火起，長毛方丟了趙姨娘。這邊胡雄，均看得明明白白，見火起，恐無路，遂從長毛隊伍中，混了出來。抬頭一看，滿村皆烈焰騰騰，並遠遠山中樹木，皆照得明白，因望山中逃命。正走着，看見春雲從山上滾將下來，滾到面前，欲將手扯住，不料滾下來的勢子猛，扯不住，登時滾到山脚，無影無形。原來春雲脚小，不能扒山，扒了多時，不能到頂，兩手皆破，血流不住。大凡婦人脚小，不但兩脚無力，通身俱皆無力。扒到半路，鞋已脫落，只得光着脚帶再扒。豈知婦人小脚，全靠繫緊，有鞋方走得；若無鞋一步不能行，脚心又被草根刺破，痛不可耐，便一斛斗翻倒，送了性命。這胡雄半夜看見兩個小脚，皆如此結果，遂點頭嘆道：『離亂世界，婦人何必裹小脚平

時原是要他好看，焉知今日有這般慘禍？」胡雄方扒到山頂，只見有個絕色女子，火光中照見他長眉俏眼，脂粉頭顱，下鬚背一般，稜稜雪白，走路如飛的一般。胡雄認得是雪花，雪花亦認得是胡雄，叫道：「看見二爺麼？」胡雄道：「不會見得，只見得趙姨娘春雲二人，一個燒死，一個跌死。」雪花心中感傷，不及細說。那邊長毛已上山來了，雪花恐長毛看見，遭他毒手，便扒上大樹，檢了一枝樹葉最密的，橫臥在上，兩眼往下，看見山下火猶未歇。長毛四下裏尋人，雪花心想：「阿蓮藏的石洞不要被他尋着了。」心中着慌，不知後事如何，且看分解。

第十二回 禍臨門室家傾覆 天降罰骨肉分離

却說雪花一心記掛阿蓮，又記掛玉英月娥諸人，低頭看看，月光猶未下去，並見火光不止一處。心想：「不要家中亦被火燒了？再看一隊長毛遠遠來，要從這樹底下走過，不要被他看見了。」正想時，長毛却到樹底，雪花一驚不小，幾乎跌下樹來，將心放定再看，只見長毛縛了許多的小脚婦人，後面又有許多穿大衫的讀書先生，皆用繩穿了辮髮，一步步行來，一時走完，並無長毛往樹上看，這才放心。其時天尚未明，見遠處火光更亮了，山下火光漸漸已息，又見山上長毛，皆下山去，才從黑暗中溜將下來，一步步挨到石洞口，相度了一番，似乎長毛並未尋到，方才放心。因扒進洞中，見阿蓮與數十個女人說話，衆女人見雪花來，彼此傷感了一回，便把趙姨娘燒死告訴了阿蓮。阿蓮想到自己小時候，姨娘撫養他，不覺心痛，又不敢哭出聲。雪花說：「小姐不要哭，你耐心躲躲，我還要尋他們去。」一徑出洞，在山上四處尋覓。再說華如一人，是幾乎撞着長毛，被長毛逼趕着走了四五十里，不能復尋原路，過了高山幾重，已是江西地界。聽得人說：「趙姨娘大嫂，皆不曾逃出，多半被長毛殺了。」原來趙姨娘真燒死的，月英却被玉英背了逃生，夜裏却遇見了鏡如月如水如三人，山頂上又遇見杏生的。

乳媽，只見那華如阿蓮雪花趙娥娘春雲五人。這一夜，又看見火光，將山上照得通紅，無處安身，只得大家鑽入箬叢中。可憐月娥小腳，墊高低不能鑽，鏡如玉英二人，將月娥平抬進箬叢深處，方得免難。及至天亮，猶不敢走出，大家躲至次日午飯邊，聽得山上四無人聲，方敢出來。原來雪花早將小姐於天未明時，背出洞，剛欲回到山下，遠遠望見旗鎗，說聲：『不好！』背着阿蓮轉身就走，望着西南方走了二三里，息了息時，又走，走了又息，到這日晚上，已是江西玉山地界。一路恐人看見他是個女人，早與小姐改了兩個男人樣行，所以無人疑心。又見他兩只腳，是男子腳，路上人總說是男子，因此並無阻擋。是晚尋到一個破廟安身，表過不題。再說鏡如等，由箬叢走出，至路上，便遇着胡雄說：『趙娥娘燒死，春雲跌死，二人皆我親眼見了。』別人聽了，猶可。水如聽見，眼中便流下淚來，心想：『這一雙好腳，不知他如此結果！』衆人皆傷感了，共走到山下原處，只見一路上死屍滿地，房屋已變成瓦礫，尙是熱騰騰的幾十大堆。衆人又哭了一回，不知趙娥娘屍首，夾在何處？水如又追問春雲，胡雄道：『在山下深澗中，那個澗深極，當時我看了，又不能下去，春雲總是死定了。』水如聽了，只得罷了。惟尙不見華如等到來，放心不下。其時只有家人胡雄來到，其餘連影皆無。鏡如看了半晌，說：『此地房屋皆無，尋個安身地方才好。』胡雄道：『不妨，離我們這裏一些路，有個掘空的煤洞，可以暫歇一夜，明早再商量。』鏡如等不禁想到先前數年，在家中何等安樂，即如逃反出來，亦是高樓大屋，不料霎時間，變成立在煤洞內，無奈何，挨到煤洞內。月英仍背月娥進了洞，月娥着實感激，說：『玉英，我的娘，若非你大腳，我的性命，早已與趙娥娘一樣了。想雪花亦是大腳，必是不死的。』於是大家忍餓，圍在一處，挨過了一夜。次日便商量着人回西溪村看看房屋，還在不在？即着胡雄去。胡雄去了兩日，回來說：『了不得了！不得！被長毛燒了！只騰了些小屋，零星散亂，與大屋不相連的，尙不會曉，合村皆是一樣。』鏡如弟兄并大家聽了，放聲大哭，當下想法子，要將月娥女人等，弄了回去。胡雄道：『少爺且慢！我是在路上，得了長毛吃贖的乾糧，吃了些，方覺飽肚。少爺們是三四日未常吃點東西，

可憐我帶來的不多，只好大家分分。」大家聽了，顧不得干淨不干淨，到手便吃，八人只分得六人，尚有月娥母子，未常分着，只得罷了。於是大家商議定，水如走得路，先回家尋着村中相識的來抬那些走不得路的，帶了胡雄先去。月如又要去，鏡如看見他們去，亦要想去，無奈這三四日，只得烟泡，不能過癮，無力走路，只得讓三人先去，就叫他三人在路上，打聽阿蓮等三人下落。三人一日半，方走到西溪村，即尋人抬轎，豈知人到尋着幾個，轎是無處尋的。沒奈何，拆着兩扇門板，着四個人先到楊家村，鏡如接着，只得自己坐了一扇門板，令月娥帶了杏生，坐了一扇門板，其餘均皆走路。所喜玉英等大脚，皆能趕着轎夫，一路上好不傷心。鏡如不禁又想，幸如阿蓮雪花三人，不知生死存亡，一路眼淚水未曾住點，烟癮又熬了多日，心想：「幸帶得泡多，不然早已死了。想到公托夢，說那三件事，是最害人的，如今句句果然不錯。趙姨娘春雲兩人，不是爲着脚小，焉得逃命而死呢？幸虧月娥有一個脚大的丫頭背着，」心上感激玉英，便想收了玉英報他的恩，此是後話。一路想，一路抬，至三更方才到家。見了大屋皆燒去，大家放聲大哭，也不覺飢不飢，并轎錢也開不出一個。幸虧抬的人，皆是佃戶，不敢硬要，坐了定一回心，方要去村中借米。不料小屋內，長毛未曾尋到，被玉英搜出一包白米到來，又尋着一只舊鍋，便將破磚石，搭了一個地灶，安好鍋子，拾些燒不盡的舊木料，大家燒起飯來。鏡如口口聲聲說：「我沒烟吃，仍舊要死的。」說着，身子支持不住，只得坐在地下。是時各人鋪蓋去盡，月娥看見丈夫爲熬癮，眼淚鼻涕滿面，坐在地下，不禁流淚，只得尋了一把舊草，與丈夫墊。可憐鏡如因烟泡吞完，斷了一日癮，便覺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身上一陣陣熱起來，一時又惡心，一時又腹痛，到了惡心，又苦胆水盡行吐出，到了腹痛，便滿地打滾，飯熟了亦不能吃。腹痛稍好些，又叫心痛，心痛未曾叫完，又叫我頭痛，如刀砍斧劈一般。如此苦楚，求他老婆，將繩子勒死，不然便撐不住。月娥聽了大哭起來，欲知鏡如死與不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慶生機弟兄得奪

尋死路學究投營

却說鏡如要月娥將繩子勒死他，月娥聽了大哭。玉英聽了說：『我去村坊尋尋看，或者有人尚有鴉片烟，未被長毛收去，討點來救救你性命。』鏡如在地下磕頭說：『若能如此，便是我重生父母。』玉英不待他磕頭，早已去了。走了幾處，皆說：『我們村上，前頭家家種鴉片烟，却被長毛擄得乾乾淨淨，我們自己尙沒得吃，那有再分與別人？』走了幾家，皆是一樣說法，無奈何，只得回來。路上忽然想道：『當年老太爺煙膏最多，每年熬起來的，一罐罐放在地窖內。當年鏡如曾偷過二次，後被老太爺知道，罵了好幾次。如今屋宇雖被燒去，地窖內東西，必不能燒，何不到上房地基上尋着原處，扒去瓦礫，掘開地窖尋尋看？有沒有，碰碰他運氣。』一面想，一面走到小屋內說：『各處皆沒有鴉片烟，有一個地方，至今不知有沒有？』月娥是來了未三年，不知從前之事，水如忽然想到說：『必有當年老太爺吃了膳的，老爺在時並沒吃，如今在地窖內，想是燒不去的。』當夜並央得一個人，亦是吃鴉片烟的，許他掘着分些與他。這人聽了喜懼之至，便說：『你們指點何處是地窖？只怕連銀子洋錢皆有，亦未可知。』大家聽了，更喜歡起來，此時飯皆吃饱了，便拿着簞器做的火把，尋着有地窖的地基，開掘下去，果然尚有兩缸未動。玉英得了，趕緊取起分了些與掘的人。這人得了烟，恐黑夜失手，便將一塊破瓦片，盛了就走。水如月如弟兄二人，走來找尋別的東西，見尚有金葉子一包，約有七八兩，又有五隻銀元寶，每只五十兩。水如月如得了說：『有命了！何不再尋尋看？』弟兄復至窖中，四處再尋了一回，只有兩包，其餘盡自碎紙。二人回身出窖，回到小屋，見月娥在地下餒丈夫鴉片烟。原來鏡如不能吃，須用烟一口口噴進，半晌方能言語。月如二人方將得金銀一節告訴他，鏡如夫妻亦喜之不盡。月如又想：『前數年我們弟兄，每人分了三千元，我分毫未用，若放在地窖內，長毛必不能拏，將來我有錢，亦須好好收藏。』看官知之，嗣後月如便存一個積錢的想頭。是夜各人皆睡稻草中，雖有飯吃，却無鹹菜。次日打聽得長毛被蔣大人兵勇一路開仗，逼到浙西，左大人駐兵衢州，衢州城堅不能破，城內照舊買賣。鏡如此時人已復元，得了鴉片，於是令胡雄拏了二十兩銀子，先買被

鋪，次買油鹽，又尋着一個從前幫過的長工，令他去挑；復又將小屋隔了幾間，以分內外；又將不連處搭起草屋，以遮風雨。是時痛定思痛，水如復想起春雲來，念念不忘！又想起二哥阿蓮、雪花三人，必是死在山下，亂屍堆中，亦未可知。不數日，胡雄回來，將各件買回，說：「衢州城內，米價好貴！每升一百念文，菜油每斤三百念文，鹽每觔八十文，菜油與鹽，每人一日只准買四兩。若店內認得這人，一日買過兩次，便不准買，各店皆有告示。城內大發瘟疫，吃鴉片人，氣體虛弱，易於沾染，每日死人上千。衢州城內一處如此，他處可知。最奇怪的，我方走至一個營盤門口，見一個人，似乎是我家請過的那個孔先生。我迎上去一看，却是他。他說：「到營盤將有三個月，弄不來，想到別處去。」衆人聽說，道：「還是他有本事，將來軍營中得了保舉，尙有官做呢。」這邊鏡如弟兄，暫且苟且度日，表過不提。豈知胡雄才說這個先生，原是讀時文，被時文氣熏入骨髓，那能辦得軍務？當時因聽了師母說話，投入營盤當文案。原來這營官，平常曉得合村遠近，皆敬重他品學兼優，因此將先生看重，聘他入營，請他在第三號看金衢嚴一帶軍情，所有軍機警報，皆先生主稿。先生總覺得有些難色，營官只說：「先生攻時文，是一件頂難做的事，尙能做得來，豈有文報做不來的道理？」這日便請至中營，告訴他說：「長毛現在要攻我某處營壘，聞得長毛分三路來，官兵人少，不能抵禦，須請衢州鎮饒大人派兵前來，文書內要說得緊急些，饒大人看了方着慌，便好添兵，飛速前來，文須當夜發去，此不必太長，請師爺快辦一辦。」先生客氣了一番，推遜了一番，說道：「恐做不好。」營官不耐煩說：「師爺做去包好，但須以快爲主，抄好就發，軍機以速爲主。」先生聽了，回來起稿，做了一夜，次日着人送去。營官說：「此文書係請添兵，是一件要緊文書，爲何此時才辦好？不必看，看了亦改不及，快些發去！」不料此文到了饒大人衙門，內中幕友，均係老辦軍務，將文書拆開，大家讀不斷，文書只有十數行，內中之乎者也，虛字行行排列，無人懂得，又把他細細揣摩一番，亦是不懂。幕友說：「此是月報例文，無甚緊要，因此未曾接用派兵。」不料這邊營中，等了數日，無救兵到，長毛使用荷包陣圍起，營官着慌，只

得用五百名洋槍小隊保着文案，糧局軍火，沖出重圍。不料頭一陣，只將文案保出，其餘全軍皆沒，並不知這是文書用了之乎者也的緣故。及至敗定，營官疑心道：「如何饒大人不發救兵，以致我如此全軍覆沒。必定文書內未曾說得緊急。」請先生檢原稿取出來看看。先生道：「我放在文具箱中，當時走得慌，未曾帶得。」不料過數日，統領左大人接着各路兵敗的文書，將營官革去頂戴。營官申辨說：「卑職有請救兵的文書，饒某坐視不派救兵，應請飭弔原文復驗。」往返數日，先生正在愁心，要驗他的文稿，因遇見胡雄說弄不來，要想到別處去的話。先生等了數日，有人通知他說：「師爺還不快走，饒大人已將原文呈與左大人看。左大人見了發怒，說某營用了一個時文鬼做文案，豈不誤了軍情大事！斷送我八個營盤的性命，事體尚小，若長毛即由此狂竄，東踞嚴州，西踞金華，浙東糜爛，這辦文案的便是罪惡滔天，應網送大營，梟首示衆。」這人將這些話告訴他，先生聽了，更急得無地可容，尙要回營收拾行李。這人說：「來不及了！停一時，大營令箭到來，即要捆人。」先生方慢慢八字脚，走出營盤。這人叫：「快走！來捆的人已到營了。」先生方放開脚步，一路上恐怕追來，不得已緊緊行了數十里。這邊營官，只得在逃中覆。左大人便通飭各營，不准再用攻時文的辦文案，須先令營官出結，結上不做時文字樣，方准在營辦公。原來左大人將孔先生原文吊來一看，其原文是：

營官某某，敬稟饒大人麾下竊卑職叩違憲轅者，豈一日哉！甚矣髮賊之難敵也！且夫髮賊之難敵也，其故有二：一曰多，多者少之對也，而卑職適得其對焉。一曰強，強者弱之反也，而卑職適得其反也。不寧惟是，規矩方員之至也，而其多且強者，將適中乎規，啓發聖人之教也，而其多且強者，猶能反乎隅，此卑職所以惟秦庭之哭而不能自己者也。且卑職嘗讀傳矣，宣叔如晉，非乞師乎？晉侯許之七百乘，考古制一乘七十人，昔之乘，今之兵也。惟我憲台，其將審夫中規反隅之說，爲之深觀焉，爲之對勘焉，哀多而益寡焉，增美而釋回焉。然後殺敵致果，而賊之所恃夫二者，於是乎難恃矣。卑職之言，不其然乎？

左大人當日見了此原文，因此要細先生。未知先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遊滬讀時文不售 羨技院大脚生財

却說孔先生怕左大人來捉，送了性命，拚命往別處逃避。聞得人說：『現在可以賺錢，莫如上海，不如往上海尋生路。』於是一徑逃到上海，住了客棧。初來時，并無朋友，後遇見了幾個同鄉，是吃洋行飯的，知道先生才學，便請先生作西席。此人姓楊，名少蓀，腹內一字不通，只能說外國話，場面異常闊，喜歡喜與官場來往，又假冒爲斯文中人，遇妓館茶樓，便要撰聯句，題跋語，以爲有了這個便好出名。恨自己不能做，因此請了先生在家，需替他代做；又要巴結先生，將先生荐往報館爲主筆。誰知這報館主人，須要見過先生筆墨，方好聘定。因此少蓀欲請先生先做幾編論，送往報館中看看。不料論尙未做，就要出醜！你道爲何？原來這楊少蓀喜嫖的，這日就請先生至四馬路書樓上聽書。先生係初至上海，不會見此場面，心想：『上海如此花天酒地，車馬水龍，且華夷不分，男女混雜，成何世界？』再看各書場上的聯語，及各妓女手中拿把摺扇團扇，無不通文。心想：『上海的妓女，原來亦是通文的。』遂一面發駭，一面眼看着一個妓女，唱關口的，正唱打山門。先生不懂，楊少蓀便告訴了他，且指着一個名叫小如意的妓女說：『這妓女是上海最有名的，他曲子最唱得好。其餘如金寶寶，洪少蘭，金小娟，均係有名的長三。』先生不懂這長三的名目，楊少蓀便告訴先生，上海妓女有三等，長三，么二，野雞。正說着，只見書場上走過來了一個大脚姑娘，見了少蓀說：『楊老！唔哩先生請楊老點戲。』這邊孔先生不懂上海規矩，叫長三妓女，是叫先生，叫么二野雞，方叫小姐。今聽得叫了先生二字，只說是叫他，便說：『我不認得你，你爲何叫我？』這一句便惹得書樓上哄堂大笑。孔先生不知就裏。又見這姑娘請楊少蓀點戲，少蓀便說唱思凡，卽見一個粉牌掛在書場上，寫明『蘇韻蘭思凡』。原來這姑娘，便是蘇韻蘭的韻蘭，最爲海上鴉片人所賞。

識其與詞人往來筆札，不減若蘭風韻。後韻蘭別嫁，詞人思之不已，爲作斷腸碑小說，計共一百餘卷，此是後話不提。這日韻蘭在書場上唱完了書，便叫姨娘邀楊少蓀到他家中。於是韻蘭先坐轎走了，隨後少蓀便全了先生，一徑到韻蘭家中。韻蘭見了二人來了，但略略抬抬手，便見有許多姨娘大姐，打手巾上來。這先生頭便如搖鼓一般，滿屋亂看。楊少蓀便在韻蘭面前，稱讚孔先生是浙東名士。韻蘭聽了，便拿先一幅宣紙寫的橫額說：「此是泉塘最工時文的才子，所書的，請孔老加上跋語。」孔先生看見上面寫的是「秀媚天成」四字，便想：「此跋語如何做？」不覺一時出神，兩眼翻了白光，口內呬呬唔唔的，少蓀還說：「先生是羊癲風發了。」便拉了先生一全出來。誰知先生一路想做跋語，回到館中，做了一夜，足足做了二百七十五字，內有云：「故雖聞其人而未之見也。」又云：「予用是滋戚矣，胡爲乎戚？」又云：「予豈能文哉！予何敢許也！」其餘奇文幻語，層見疊出。韻蘭說：「此是時文，不是跋語。」次日又有客來打茶會，此人便是要開報館，請孔先生是做主筆的，見了此跋語，便問：「是何人手筆？」韻蘭道：「說是個浙東名士，祇開得他姓孔，不知其名。」這報館主人聽了，又讀讀跋語，祇說一字道：「唉！」心中便不滿意。孔先生誰知這孔先生自題跋後，心想：「自己筆墨，若不出色，蘇韻蘭是何等名妓，何至要我題跋如此筆調，大約報館主人看見，亦必驚嘆爲奇才。」因此心中歡喜，日在四馬路一帶遊玩，見了許多大脚女子，渾身盡是綉緞，滿頭盡是珠翠。孔先生看了說：「此等大脚，何以如此之闊綽？一年有幾何出息？乃有如此之穿戴？」旁人知道的，便說：「此大脚女是長三上的大姐，一年出息，少則三四百金，多則千金。」先生聽了，說：「我們辦筆墨的，一年賺得幾何？此種大脚女子，其一年出息，乃有數倍，真正愧死。」先生正在羨慕大脚不已，背後頭忽來了一個同鄉人，此人姓吳名玉衡，此人不嫖長三，專嫖野雞，因好看婦女，老天罰他生了一雙近視眼，眼光不過一寸多遠。這玉衡遇見了先生，便與先生說野雞的好處，先生道：「昨日看見遊戲報上刊出野雞歌八首，是綠意軒主人的筆墨，只有苦處，何常有好處？我記得，我念與你聽。」

野雞歌八首

野雞苦，爺娘鬻我在門戶，得來身價有幾何？不抵頭街一宵賭。身價原不用盡時，儂身作苦無了期。花落那能重上枝，終受浪蝶狂蜂欺。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一曲，誰爲拔出犁泥獄？

野雞苦，野雞有身難自主，朝接王郎暮接張。身軀作踐如泥土，郎總多情不敢聲。郎即無情難守貞，無情臥起曉卽行。此後各各忘姓名，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二曲，青樓可惜人如玉！

野雞苦，愁風愁雪又愁雨，六街宵靜少人行。猶插殘花立廊廡，客若不來不敢眠。客若垂顧爭搶先，沿街爭討纏頭錢。客若不允心憂煎，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三曲，龜奴鴛母心何毒！

野雞苦，秋去春來少毛羽，連日轉環典當空。總遇情人怕索取，索之太驟客不來。不索鴛母終疑猜，肌膚雖親肝腸摧。假爲懽笑相追陪，嗚呼！我爲野雞兮歌四曲，秋風凜凜肌生粟。

野雞苦，孽海昏沉暗莫睹，總使有心難救援。羅網層層難用武，娘姨大姐管爾身。不敢怒來不敢噴，但借爾軀騙客銀。孰令爾卽逃風塵，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五曲，誰爲整頓春江俗？

野雞苦，苦更向誰談肺腑，有時認作好姻緣。偏教錯注姻緣簿，方期互結葦與蘿。豈知終淪白首歌，翻身仍復入網羅。野雞野雞奈何嗚呼！我爲野雞兮歌六曲，代他眼淚傾如燭。

野雞苦，殘年猶且畫眉撫，低頭不敢向燈前。問之半晌方傾吐，老大作態少自然。夜深獻媚劇可憐，纏頭多少且聽焉。但得有客猶早眠，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七曲，眉尖蹙損春山綠。

野雞苦，斬斷情絲須快斧，風流罪過創者誰。昭容陸氏開山祖，如此糟殘女兒身。彼此孽海皆沉淪，至今房中燒冥銀。以情死者皆替人，嗚呼！我爲野雞兮歌八曲，管弦入耳皆淒促。

玉衡聽了，便說：「此種野雞，上海土語，叫做討人身體，並不說是自己的身體，若是自己的身體，便無如此之

苦楚。你看小花園胡家宅各處的野雞，雖有數處小姐，皆大大有錢，身價比長三尤大。若說色相好，就不容易攀，至於討人身體，則二三洋便好住夜。」正說着，兩人便走至祥春里。此里中便是野雞窩，內中皆是妖狐鬼怪，粉黛淋漓，先生見了，魂不附體。只見一個野雞，將先生袖子扯來，一個野雞將先生衣袷拉去，一看盡是小腳。先生喊道：「小腳果然害人！」玉衡道：「不怕到有趣！」先生沒命的掙出街口，又頂頭撞着一班大腳的娘爺，在街口拉客，先生又大叫救命，玉衡只笑得彎腰曲背，祇聽得先生口中喊道：「原來大腳，亦是害人。」走時玉衡見這班娘姨，拉先生拉得兇，不知日內說了些甚麼，這娘姨放了先生。先生方定睛觀看，見這班野雞，也有大腳的，也有小腳的。先生道：「古怪！世上女人，必須腳小，方爲標緻，那有大腳，亦算標緻的？」玉衡道：「先生有所不知，現在風氣不同，大腳爲時髦。上海嫖小腳到容易，嫖大腳最難。再現在闊少要娶小，亦要大腳，只要品貌生得好，標緻不標緻，到不在腳之大小分高低。況且前輩如袁子才先生，亦說女子腳大的好，因品貌是天生，脚是人工，論女色只重天色，不重人工，又嘗引一女子，笑世間男子愛小腳的詩，末後一句說得好：「不知小腳緣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此是人間最風流，不重小腳的證據。又本朝順治年間，曾經禁止民間女子纏足，聖諭煌煌，當時會通行各省，後因積習難改，未能遵行，但禁旂民不准纏足，故至今旂民或有娶纏足女子，旂人爭相吐罵，此人不知廉恥，似說女子愛纏足，便不是正經女子，此是本朝國法不纏足的證據。最近復有個天足會，其入會者均是有名人物，兩湖制軍張香帥，并爲其出示，此是近時禁足的實據。若說男人喜好，在未開眼界的，只說腳小的女子好；若於此道閱歷過的，反說出大腳有幾種好處來，一干淨，二天然風致，三娶了此種女子，善於管家，服侍又周到。小腳祇有壞處，沒有好處，最討厭的，數日不洗的，睡在一床，不免有一種臭氣；再纏的不大不小，步步疼痛，并路亦走不來，扭扭捏捏，實在難堪。」先生聽到這裏，便說：「老哥的話，實在不錯。不但說標緻不標緻，不在乎腳之大小，實在上海最標緻的，我看大半皆是大腳。再聞得人說，大腳的娘姨，大腳的大姐，箇箇該錢，小腳

的小姐，個個漂賬。此話是否？」玉衡道：「何常不是小姐收場，十有六七，無好結果。大凡妓女到了色衰的時候，若是大脚，便好改業，或反做了娘姨，跟得轎起，又能到各處茶樓客棧，尋他小姐的相好，否則肩挑賣買，無事不可做。若是小脚，則以上諸事皆不能行。然小脚妓女，總想不到這個地步，趨着一時年輕，放着正經客人不做，反去軋軋，姘頭了，進賬便有限，反要吃鴉片，姘頭軋軋，鴉片吃吃，混淘淘過日子，一時運氣不好，反被姘頭將他連年積蓄，拐騙一光，再加生意不好，并鴉片烟亦要斷癮的，此便是他收場的時候。」先生聽到這裏，嘆了一口氣，說：「女人小脚，已是死路，再加吃鴉片，更是死路了。」玉衡方要再說，祇見楊少蓀近面而來，說：「先生報館主筆不穩當了！」先生驚問何故，少蓀因說：「報館主人見了你與蘇韻蘭題的跋語，次日便來回報說：『先生筆札，亦是用不得的。』因此我這邊，亦另請了人，先生可請至別處謀館，想來上海人太不通，不識先生是個真正寶貨。」先生聽了，無可奈何，只得別了玉衡，回到楊家，住了半夜，次日便搬行李，說要回家鄉。楊少蓀送了脩金，這先生便搭船回杭州。因浙東尚有長毛，便不敢回家鄉，即繞道至江西，恰好路上遇見一個人，像是雪花，却是男裝，並非女裝。原來這人，果是雪花。話分兩頭，欲知雪花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拒惡少巧力保貞 臥破廟神明垂訓

且說雪花當日背了阿蓮，一路上男扮女裝，逃至江西省廣信府玉山縣，所管的江村地方，不數日盤費用盡，無可度日。因聞得左大人軍營中有槍砲內用的鉛彈，須用女工銼磨，每日工錢可得二三百文，現在山縣發出，何不領些來，我二人銼銼？這個亦可度日。阿蓮也點頭稱善，於是二人檢了一個破廟安身，雪花便至玉山縣內領鉛彈，是日便領了三百顆。幸有木桶現成裝好，雪花脚大，善於挑担，便將領出的鉛彈，挑回破廟中，當日便將三百鉛彈銼好。次日天明，趕進城交割了，又領出三百顆，挑了仍回原路，順便至大街衣鋪中，買了一條布被。原

來雪花阿蓮逃難時，多時不會有被睡。及將被買回，阿蓮見了自然喜懽，將破廟中牆角邊，一片泥地，掃得干干淨淨，用草鋪墊了，然後再將被鋪上。雪花即去煮飯。二人吃了，雪花便展開被說：『我二人多日不會有被睡，又恐不能度日。今既有鉛彈可鏗，二人衣食皆靠在此，又有被睡，又不愁長毛追來，今夜脫了衣服作爲褥子，好好睡一夜。』阿蓮聽了說：『好！』於是二人關好門，放心睡倒。二人到此時，痛定思痛，便想到一家人，如此分散，不知生死如何。雪花更想到華如，此時不知逃在何方。又想：『阿蓮虧我將他背了逃難，不然如此小脚，一日走到二三里，早被長毛殺了。』又想：『將來不知如何結局！此人本是我當時救了他的命，今日依我度日，日後交還他二哥，却不知此重擔今日却在我身上。』又想：『華如許收我爲偏房，我又失身於華如，那有再嫁人之理！只不知住在此處，何日歸家？』雪花因前後思想，心上事來睡不着，這邊阿蓮亦睡不着。雪花便問：『小姐爲何睡不着？』小姐說：『逃難時，日夜辛苦，亦不知睡與不睡，今日安穩睡，反有些胆怯，便睡不着。』雪花說：『我陪你睡，有何怕處？』雪花便起來，扒至阿蓮那邊全睡，阿蓮摸着雪花周身圍緊，皮肉細結，便說：『難怪你有力氣，會走路背我，我不如你。你摸摸我的身上。』雪花伸手一摸，覺得阿蓮身上到處如絲綿一般，雖皮肉豐腴，人極長大，却通身摸不出骨節，心想：『這一種人，是一點吃苦不得的，如何得了？』兩人睡了一息，不覺天明，了趕緊起來，將鉛丸搬至廟中間，坐在台階上。阿蓮嫌台階不好坐，仍坐在被上鏗，雪花獨自一人，在廟中間台階上鏗。不意玉山雖無長毛，防堵營勇却是有的。看官知道，大凡營勇總要營官約束，無事不許出營，方不撞禍。若營官號令不嚴，不是姦淫，便是擄掠，這是營勇到處惡習。這日雪花正在廟中鏗彈丸，來了一個營勇，起初在正殿看看，不會看見雪花。這日雪花未曾包青布，雖未裝扮，而品貌本是出衆的，且又單衣薄衫，愈顯出自頂至踵一箇玉琢的美人。雪花聽他看不理他。這營勇便問雪花鏗這彈丸，每丸幾文錢？雪花心想：『我不應，便是我無理，我應了，看他如何奈何我？』便答道：『鏗了看，聽周大人給的。』營勇看見他兩隻手臂，并手指，一概肉色晶瑩，禁不住，

蹲下來親近他，雪花亦不懼，亦不退縮。營勇還說好惹的，便說：『我愛你這手好，與我看看。』雪花說：『有甚好看？』營勇見廟裏無人，并不知牆角邊內，尚有阿蓮。却不知阿蓮早看見營勇纏住了雪花，已怕得心裏如幾個鉛丸吞在心頭一般，又想：『雪花尚不怕，我又甚怕？』再看時，雪花說：『你這人可跼遠些，爲何要黏住我？你莫想天鵝肉吃。』那營勇便涎皮涎臉的，手中拿了鷹洋一元與雪花，雪花不接，又加了兩元亦不接。那營勇便一齊將洋錢丟在雪花懷裏來，雪花便立起身來，洋錢散了滿地。雪花一邊拾着鞋子，手中拿了鉛丸口說：『你這人要愛我，無奈我不愛你。』這營勇被雪花這幾句話，喜得心花都開了，又見雪花笑着說：『你快來，你快來。』這營勇還當做他有好處，便一直走來想撲抱，不料雪花只將身一側，這營勇來得勢猛，撲個空跌，倒佛桌旁。雪花將大脚踏在營勇背上，笑說：『這是有名目的，是叫做獨立金鯊。』這營勇還想雪花是與他頑的，又見他又俊俏，又伶俐，早已魂不附體，又聽雪花說：『你可說饒恕，若不說：』雪花說到這句息了口，這營勇便接着道：『不說，你這玉美人便怎樣？』雪花登時放臉，隨手在佛桌上拿着鐵燭台便打。只一下，打着背脊骨，那營勇便扒不起來。雪花又高叫：『小姐不要怕！這人如此無禮，你來看看號衣那一疋，我到營官處喊冤去。』正鬧不得開交，隣舍聽見，便一齊進來說：『青天白日，那有你這個畜生，到我們這裏調戲女人。』有一個鄉紳，拖他出去說：『我們送營官去辦兩個好警戒。』一哄去了，尙留了幾個女人，與他主僕說話。內中有一個女人，亦是鄉宦的老婆，進來見了阿蓮，見了這品貌，又看看他手脚，知是大家女子，問起阿蓮祖父的名姓，方知道他們的底細，父親是做過同知，因便親熱起說：『小姐這個破廟如何住得？搬到我家住幾日，你家鄉長毛平靜，着人送你主僕回去未遲。』阿蓮聽了，不好推辭，便叫雪花搬被。雪花說：『今日來不及，明日將鉛丸交割了，再搬未遲。』那個女子聽了說：『明日搬，亦當得。』當時女子帶了衆人去了。這邊雪花與阿蓮吃了晚飯，仍叫雪花同他睡。阿蓮便說：『雪花日裏男人調戲你，你如何不怕，還要同他開心？想你不是女身，若是女身，斷無不怕之理。』

『雪花笑道：『你請驗！』阿蓮聽見亦笑了，又問：『你爲何不怕？』雪花道：『他若動蠻，我抵着與他打；若打不過他，我就跑到營前喊冤去。他亦是單身一個，能敵阻我麼？』阿蓮道：『你原來靠着脚大，如若是我，打他不得。』雪花笑道：『你只是好一雙脚小，看是好石，一身吃苦却不小。』阿蓮道：『都是趙姨娘裏的這般。他自己爲着脚小，送了性命，我今日亦不悔過來。不知世間可有放脚的藥麼？』雪花聽道：『我只聽得裏小脚的藥，並不聽見有放小脚的藥。』雪花又說：『今日那個女子，看了小姐半天，此人與我家有甚寅誼？』阿蓮道：『此女子姓陳，他的父親，只聞得名叫亮軒，做過廣東番禺縣知縣，聽說現在告老回家。這小姐已嫁了個秀才，聞亦遊幕在浙江，却不知何名何姓。明日他叫我搬，何不依他？省得在這廟中凶多吉少。』雪花道：『明日再說。』當下二人說了，雪花就夢見廟中旁邊有一位菩薩，指着雪花，叫着他名氏，高聲叫道：『魏雪花，你生了這般美貌，固是你命中所定，却不應蠱惑男人，希圖苟合。本應與趙俏菱、魏春雲同遭劫數；姑念你赤心護主，奮力拒姦，既無好色之心，並混貪財之念，良心未滅，天理昭彰。日後應當竭力鞠躬，助你夫主成家立業。且劫運既終，時文當滅，汝夫魏華如，受毒既深，潦倒宦途，亦不過是使天下讀書人見而警悟，並不埋沒他一世苦心。汝毋怨悔！』言訖，將鋼鞭打下，雪花突然驚醒，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蹈前轍仍遭文劫 悔舊事未破迷途

却說雪花驚醒，掙出一身冷汗，心中明白，不敢說出。次日起來，便走至廟中神前叩謝。是時阿蓮亦起來，陳姓女子，亦果然叫了人來挑東西。雪花便將被一條，鍋一只，碗三只，交與他。那挑的人，却只取了破鍋，將碗三只，丟在天井中，說：『不用帶去，小姐處儘有碗用。』雪花便攙了阿蓮，跟着那人，叫那人慢慢走，二人跟着。原來就在前面，引入門，雪花二人便進去，陳小姐便迎出來，引二人進去。雪花看看，亦是高樓大廈。陳小姐道：『此是我娘

家，只有陳小姐姪兒二人，並無他人，下人亦有，小姐可放心住下。」阿蓮便請大老伯及世兄出來見過了禮，雪花亦參見了。陳小姐便吩咐便收拾一間房，令他主僕二人同住。又拿二付被褥，並漿洗衣服一大堆，與他二人換。又說：「小姐從今以後，不必鏗彈丸，我家豈在乎你二人吃用？」便着人將搬來的鉛丸，送至局中交清了。自此雪花二人，便在陳家住下了。這日孔先生所遇，正是雪花，却不敢認，祇得各走各路。放過先生不提。且說當時華如逃難，被長毛逼着，打聽得玉山有官兵，還算安靖，故逃玉山是生路。當日走至晚，便同一羣逃難的，在一個村坊上，歇了一夜，次日便尋了有買飯的人家。原來華如幸虧雪花將他的東西集了一担，挑至山中，不料二人走散，華如便從担內，只取了鷹洋一包，有一百元，放在身上，其餘盡行送與長毛了。此時只得從身上取出洋一元，換了一碗飯。吃完，便向那買飯的道：「你便隨便找我幾百錢吧。」買飯的聽說：「便找他三百多錢。」華如拿了，從村坊口尋着大路，又走了一日，便是常山玉山的交界處。此處長毛已平定，居民都逃回來，仍理舊業。有一家要請先生，華如想着無處安身，不如自荐，尋個安身處，再作道理。那人是姓金，考了一考華如學問，却極佩服，便請定了華如，教他兩個兒子。華如本來深於時文，此時仍復用功，心想：「聞得人說，西溪村盡被長毛燒去，無家可歸，雖有田產，却不必問，此時無人耕種，料必荒了，更不知合家大小如何，不如俟長毛退了再議。」因此要想時文中尋條生路，便埋頭用功起來。又想到：「我從前公公交代父親，曾託夢與他說，時文是件害人的東西，我爲何明知故犯？」又想到：「此必父親因鄉試生病回來恨極了，故造出這些說話來。若說三件內，鴉片小脚，果然害人，我已親眼見了；若說時文從明朝至今五六百年，未聞有害人之說，此話真不可信。」因此就把公公與他父親說話，一概付之東洋大海去了。却不知華如讀了時文，四肢五臟，又換了一付，其害處又不與孔先生一般，此是後話。當日華如不知不覺，又墮入時文魔障，日裏教書，夜讀詩文，讀得高興，便不禁開喉朗讀，聲入雲霄，便招了一個故人出來。你道是誰？原來便是上海來的孔先生，這先生自路遇雪花，不能細認，便欲在玉山

尋尋頭路，以後便謀了一個小小雜貨的店記司賬。不料先生於時文之外，一無所能，見了算盤便頭疼，不但大九歸不能，卽百子算亦不會算，并算盤搗數，上下之子數，亦模糊不清。記了兩個月的賬，東家便說：『這二個月，折本折得凶，却是爲何？』若再折了兩個月，便倒糖担了。』有個伙計說：『新請來的管賬先生，我看不會打算盤的，東家不信，看他打算盤會錯不會錯。』東家道：『胡說！這個先生聒聒是廩生，時文最難做的，尙做得來，算盤疊子算，小孩子皆會的，你等如何看輕他，說他算盤不會打。』心中很不信伙計的話，不料這一日，先生正在打算盤，東家看時，先生竟將當千的一個算盤子，當做當十的，東家說：『完了！完了！難怪我要折本。』自悔不聽伙計的話，又被他老婆，無日無夜埋怨他，三面夾攻，便登時氣得吐血，當時卽將先生鋪蓋丟出來。先生只得拾起鋪蓋，身邊尙有三月薪俸，住在飯店裏。這日正聞得華如讀文章，便走進來，意欲尋個文士談談天，不料卽是舊日的學生，彼此相見，各述逃亂的情形。先生便將自己在大營及上海兩處不能容身，并現在被店家趕出，家小不知何去，一一告訴了華如。華如便問：『師母旣不知信息，先生可曾尋覓否？』先生道：『我往何處尋覓？現在浙東長毛未退，我至此尙然繞道而來。』又問：『西溪村遭長毛，你合家大小，可知你在此處麼？』華如道：『我亦被長毛冲散，逃在這裏，他們那曉得我在這裏。』先生道：『我在玉山城下，看見一個人，似像府上的丫頭，却不敢認。』華如便問：『是那一個丫頭，腳大腳小？』先生說：『是大腳。』華如想：『大腳丫頭有二個，不知他看見的，是不是雪花。』便問道：『先生看見的這個丫頭，品貌如何？』先生道：『是張鵝蛋臉，臉上好像搽粉的一般，其餘未曾看清。』華如便知是雪花，心想：『原來雪花亦逃在玉山，當時雪花亦與阿蓮同逃，不知可在一處否？』正在出神，先生便說：『你在此還要讀文章麼？我是一生被這個誤了，并上海婊子看我不起，勸你不要讀爲是。』華如聰明人，曉得是先生呆讀，不會變化，所以不能中；且於時文外，一無所能，因此大營及上海兩處，不能容身。』却不知讀時文者，中與不中，却在乎人之聰明，肚裏變化；若不知變化，不但不能做時文，亦且不知何

爲時務。又性子高傲，脾氣狷介，深於理學者，此種毛病，均皆難免。且讀時文的人，全仗抄襲，並無真實學問，而己却不知，偏說我於古今治亂歷代得失，早已洞見曲折，且說書中載記，無一不有，絕不知移步換形。其實明人工時文的，如金正希、黃道周諸前輩，均皆留心經濟，曉暢時宜，不像今日工時文的，全無用處，反有害處。此却非孔先生所知，亦非華如所及料。故孔先生勸華如之言，只說自己不中及不合時宜的苦，却不知不通時務，即中了亦是無用。故華如聽了先生說話，未中要害，便心怪先生不善變化，所以不中，仍在中不中上頭分利害，并無人將時文於國家利弊，全無干涉道理，暢論了一番，與他二人聽。故如孔先生，只知他無用，其他仍然不知。華如知時文在於變化，然後能中，亦仍不知時文的害處。時文的害處，各人得的亦不同，此是後話。當時華如聽了先生言語，便說：『學生習時文，另有一種時文，不怕他不中；若三科不中，再改業不遲。』先生說：『我看如今謀生，若長毛退了，還是種田好。』華如道：『不中後，種田不遲。我家田多得很，那愁無田種？』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烟燈困體難興業

色界迷人又累身

却說先生勸華如不要再習時文，華如不聽，先生只得辭了華如，仍回飯店去了。且說種田的話，鏡如回家自二三月後，長毛退盡，果然帶着水如月如在家查出荒田，緣長毛後，村民皆逃難未回，且一半已被長毛拏去，杳無影響。鏡如將窖中所得金銀，漸漸用盡，無可度日，田產又無人種，各處招佃，並無人來攬。招了幾日，即有一二個來攬田的，說道：『長毛將我們穀種收盡，若要我們種田，須先給我們穀種，每人給四五升。若種得多，須給一斗或半斗。』有的說：『田已荒了兩年，牛耕不來，須給我開墾錢。』其實田並不會荒盡，故意來試，你知不知。若勤力的，便親身到田一看，荒與熟分毫不能假混。鏡如是吃了烟的，那有氣力走路，亦并不叫別人去看，只曉得一例給錢。佃戶看你懶怠，明明熟田，一概以荒田來報，須給他開墾錢，是年便一口氣發了百數十千。到了秋收，

要想收穀，便要做倉櫃，自己吃烟懶得管，月娥亦是小脚，且墊高底的，更不能管，隨便聽匠人一日做半日，三工混四工。水如月如只推老大當家，更不來管。鏡如吃了烟，不能起早，凡事均交與下人。此時胡雄外，尚有一個家人，名叫蕭祿。胡雄本是吃不得的，蕭祿更壞。鏡如吃了烟，不但不能管家，並家人好歹一概皆不能辨。自反亂後，城中尚有數處房租，叫胡雄蕭祿分頭去取。先時二人取了房租，尚將一半交與鏡如收用。後二人取了放在身邊，鏡如懶得問，二人用得乾淨，便又想法子來，倒賺鏡如的錢，說：『城中房屋有兩處殘壞不堪，住屋人說要修好，方能交租，若不修，他要將房租扣下自己修。』鏡如吃鴉片，是一日只有半日起來，此半日又須過癮，拏上鎗橫直的不放，因此亦懶得看，遂被二人鬼混，明明好房子，刷了些石灰，搽了些顏色油，便開眼說磚瓦木料共去若干。鏡如到了三更天烟癮過足，算一算不但當年無租錢，並第二年租錢亦收去了。及至收租，佃戶又來探試，明明有十成的田稻，佃戶說晒了無收成，要與業主對分。鏡如亦懶得去看，完全依了。其餘佃戶曉得鏡如吃烟好欺騙，皆來叫分，倒是月娥不信起來，自己叫蕭祿到田去看。佃戶恐蕭祿看出，便許蕭祿二八抽，因此遂成了例規。凡來叫分，魏家家人並僱來的，均有個二分到手。一立修規，牢不可破，因此別人的田有租交的，鏡如的田均是分的。凡收租到了分，便無出息，又要被過手的分了二成去，更無出息。鏡如烟癮更吃得大，一年收的出息，只夠一家人吃。第二年大家放心，一爽手更用得大了。是年浙東長毛已退，各縣追糧絲毫不能欠。鏡如家私被家人弄了手脚，遂覺入不敷出，無奈何，只得將城中先開一處房子去賣。其時長毛不退，無人買產業，明明值得五千金產業，一二千便買得來。鏡如不得已要錢用，只得折本賣了，其中又被過手的賺了錢去。此時玉英雖是丫頭，心下明白，勸月娥說：『大老爺吃鴉片，諸事懶得去管，件件被人欺弄，少奶奶何不去管管？』月娥說：『我從來未到大廳上的人，這班人皆在外間欺弄少爺，我那裏管得到？』玉英道：『若少奶奶管不到，不如叫三爺四爺去管，二人已大，亦可管家。』月娥恐權柄交出去，無錢用，又恐他二人賺錢，對玉英說：『他二人曉得甚麼？』

「原來月娥心地小氣，自己無本事，却恐怕人家弄他，又吝惜錢財，便無人肯替他出死力，不聽玉英說，玉英遂不肯再說了，因此家中不成人家。其時水如已廿歲，見家中如此情形，想道：「我的親事，大哥全不留心，若再過兩年，家中更拖不出錢來了。」便親身問鏡如說：「大哥我已二十歲了，應該討親不討親？」鏡如道：「現在無錢，你還不知麼？」水如說：「你吃鴉片便有錢，我正經討親便無錢！」一句便問定了，鏡如不能回駁。水如便說：「將城中店屋再開一處賣，便夠我討親了。」鏡如應允。這邊水如心想：「我仍要討一個如春雲一般的小脚，方不討厭，我須細心自檢。」這一日便在城中，有一家做喜事，正在廟見之日，廳堂上女眷如雲，內中有一個女子，品貌亦下得去，兩隻金蓮貼地，確是真脚，不是假扮。向人打聽，方知這女子姓潘，名養金，亦官家女。這養金很有錢，只有母親在堂，養金小時娘即容縱。水如見了這個小脚，又不記得春雲，趙姨娘故事了，亦並不記得脚小不能做事。當年自己說不妨，原有人可以代做，今家境不如從前，再無錢用下人，一切不便處，亦不記得，遂託人去做媒。這潘奶奶起初只知魏家好家私，却不知鏡如吃烟的弊端，家私已去了一大半，原來是好看不好吃。這潘奶奶却不知道，遂把女兒許了水如。水如遂擇日娶過了門，尋常規例，自不必說。且說水如娶了養金，成親這一夜，仔細一看面貌，却是個瓜子臉，額角却有三指闊，兩道細眉，並無幾根眉毛，鼻也生得統統的，口却不能如櫻桃一般。此種相貌，就是個淫而無恥的婦人。水如別樣不愛，單愛他兩隻脚。這夜便把兩隻脚看又看，捏又捏，養金初來，便知丈夫喜歡他脚，因聽丈夫捏弄，這水如居然當做寶貝一般看待。當夜成親，原不知養金淫妒，有話不能直說的。至第二夜，養金問：「丈夫爲何要討我？」水如便把看見他脚小因此娶他的話說了一遍。養金便說：「我的脚是人人稱贊，說小如金蓮一般，又姓潘，故將小名叫出，實係我脚小，無人能及。」水如聽了，便淫肆無度，養金亦不推辭。過了一月，水如說：「你的脚無人能及，實係可愛，我見婦人亦有脚小，但捏上手却不軟。」養金便知他丈夫偷過婦人，心中不覺妒忌起來，便問：「你見過幾個小脚，可對我直說？」水如便把前頭

與家中丫頭春雲偷情說出來。豈知賽金聽了，登時便怒說：「你見得多，那在乎我？」遂不理他。水如自悔失言，遂百端引逗，亦是不理，便在床上，將身子側轉向裏睡。水如無法，將他身子扳轉來，覺得身上如柴棍一般，渾身挺硬。賽金竟被他扳轉了身。私想：「不趁此時壓服了丈夫，日後何能將他管束？」遂說：「你前頭原來如此。今我已與你爲妻，那般死了頭，你還記罪他。從今以後不許你與婦人相近，我若知道，便不依。」水如聽了，賭咒不迭說：「我依！我依！」賽金聽了，嘻的一笑，便又聽丈夫摸索。這水如摸他週身，覺腰肢細的只有六七寸，兩個乳頭全然無肉，抱了起來，只有六七十斤重，便道：「你可像個趙飛燕？」便把他摟在身上。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捷時文償他夙願 嫁小脚得了禍胎

却說水如將賽金摟在身上，說他像趙飛燕，便回說：「明日趙飛燕迷死你，你仔細！」說了，兩人皆笑。自此水如事聽老婆執掌，老婆腳小不能做，要東要西皆是水如代勞，並且甘心爲之服役，這皆不在話下。且說華如這幾年在玉山鄉間教書，這家人家是販運京貨的，是時長毛早已肅清，惟西北一帶捻匪未平，江西已全省平靜。這販運京貨的姓金，名有才，便仍理舊業，見先生與兩個兒子如此用功——大兒子名孔芳，嘗去考懷玉書院，歷次第一——這金有才便有心要把兒子捐監生下北場，便問：「先生今科下場否？」華如說：「我連學尙未進，那得去鄉試？」有才說：「進個學，先生又要回浙江來往的盤纏，又要填冊費，又要老師費儀，又要入學冊費，件件開銷，豈不厭氣，不如捐個監生，南北皆可應試。現在籌餉捐，便宜之至，可以應鄉試者，只不過數十元一個。我已捐得空照三四張，先生要鄉試，我送一張與先生，自己填了姓名，不用補足，便可用了。大小兒今年我打算教他同我進京下北場。北場向分南、北、中，我看南邊亂後，下北場者寥寥，南、中的必多。小兒下北場，

先生何不同了去路上有伴，不必先生破鈔，先生場中只看顧看顧小兒，便感謝不盡了。」華如聽了，正中下懷，便說：「多謝多謝！我作文甚快，儘有工夫幫令郎。」有才喜甚，便於七月初七日帶了一個家人，邀了先生，帶了兒子，走水道，由玉山，下河口，過鄱陽，歷湖口，至九江，搭了輪船，至鎮江，又搭了輪船，至上海，又換了走海的輪船，至天津起岸，再僱小船，由通州運河，走了三日，到京，進了寓處。有才且不辦京貨，說：「等你們師徒二個下了場出來，再辦未遲。」不料先生進場，却與他兒子同號，便將自己趕忙做好，幫他兒子，二三場便難得遠，不能相幫，只得聽他兒子自己做。三場考畢，却喜華如中了十七名舉人，學生中了四十名，有才喜之不盡，便不販京貨，說：「我等你們在京用功，明年好會試。」於是三人皆住前門外西河沿聚魁店內。次年春試，華如又中了進士，殿試考列二甲，點了工部主事，他兒子也得了進士，殿試內又欽點了即用知縣。華如見主事不及知縣，可以救貧，又想：「這候補主事，候到幾年才補呢？」當時愁得不可解，有才感激他幫兒子，心想謝他，便說：「先生曉得你的心事，我與你捐了個在外候補知府何如？」華如初不知在外候補亦是吃苦，緣平日只讀時文，不知官場的苦楚，聽了即感謝不盡。於是才遂與他捐了個知府，是月他兒子正掣籤得了江蘇省，有才生意出身，不知候補官員不能照應下屬，妄想他先生這候補知府，能照應他兒子，因與先生亦捐了省分，一同分發江蘇。當下三人各皆心滿意足，遂有同年請他三人至陶然亭開場飲酒。華如見了各名班相公，請了二個，這金知縣亦叫了二個，又到大柵欄各戲園看戲，鬧了數天，遂有一個刑部郎中鄒錦生之女，欲與華如為妻，華如以婚費無着為辭。原來這錦生女兒大了，亦是浙東人，心想早嫁了一個同鄉，遂應允華如。明年回家下聘，這且慢表。再說阿蓮在玉山，陳家與雪花終日做些女工，陳小姐亦得待甚好。這日亮軒有事拜玉山縣，說起今科題名錄，浙江中的最多，亮軒見錄內有名叫魏俊彥，原來即是華如捐監生應試的名字。當時看了，回來即說與他女兒聽，說：「這名姓魏的是浙東人，莫不是他們魏家的子姪？」雪花站在房門口聽了便動心，只是名字不是，又想：「

如今長毛退了，何不如回家看看？我早有此心，因要費路，難於開口，不如趁今日說說看。」便說：「老爺小姐，我家小姐要回家鄉，多謝這裏看待，容我小姐回去再圖報謝。」亮軒聽了說：「你們去是要去的，只家中平安與否，不得而知。不如我着人至你家打聽明白，再着人來接你，更爲穩妥。」雪花聽了，更感謝不盡。次日亮軒果着人帶了書信，付了盤纏，到浙東去了。原來陳亮軒一家人，看中了阿蓮，要將阿蓮配與他孫子名菱亭，今年與阿蓮同庚。這菱亭本平日看中了阿蓮的小脚，聽了他公公有這意思，便時時留心，倒把阿蓮看得連房門也不出。且說鏡如這二年，家况一年不如一年，水如被賽金迷昏，雖添一個人出來，家事仍無人管。其時仍不知華如已中了，捐了知府，分發江蘇。一切情形，不過時常記念他。一日，陳亮軒差的人，竟尋着鏡如家，問准了，便將信取出。鏡如以爲無甚緊要的，懶得起床。月如便代大哥將書拆了，起初不知陳亮軒是何人，看完了方知阿蓮雪花尙在他家，大家喜之不盡。鏡如看完了，便說：「難爲他，收拾酒菜肉飯供給他。」臨走時，便送了些盤費說：「我卽着人來接我家的人，你回去多拜謝你老爺小姐並孫少爺，日後重重酬謝。」這人回去了，便將魏家尙好，看待他亦好的話告訴了一遍。陳亮軒得知了魏家居處，便將求親的說話，寫了一封信寄與鏡如。鏡如得了信，亦知陳家底細，且阿蓮亦住他家已久，卽將阿蓮許他，當作酬謝。卽時回書答應了。亮軒得了書，就請了二位媒人，由玉山過常山，不到四日，便到鏡如家下札，并代致亮軒的意思說：「女家只要有人主婚，小姐不必搬來搬去，在我家已住了多日，如親生孫女兒一般，就請這邊少老爺過我們那邊，頑兩個月，檢個吉日，便在我家主婚。一切開消，這邊少老爺可不必費心。未知可否？」鏡如正愁這兩年家道甚窘，無錢嫁妹子，聽了這話，合了心，連說：「遵命！」當時便允了媒人，便請鏡如次日動身。鏡如心裏記着妹子，便允與媒人同去，次日收拾起身，三日到了陳家，一切見面常禮，毋庸細贅。阿蓮見了親哥，雪花見了舊主人，其親熱傷感，足足坐談了一夜。兄妹二人皆說：「自從反亂，除趙姨娘春雲死了的不算，其餘均各離而復合，獨有二哥不知去向。」二人又揣摩了一番，雪

花在傍暗中流淚。過了數日，亮軒擇出吉期，一邊鏡如主婚，遂與阿蓮下了個小脚遺毒。菱亭是年輕的人，那知世務見阿蓮這般美貌，這般小脚，又見阿蓮件件穩重，並他公公亮軒亦喜。雪花卽服侍新姑爺，心想：『回家亦不見華如，有何趣味？』且聞得家中已換了一個樣子，鏡如已將玉英收了，自己年紀已大，回家亦是贅瘤一般，還是不去爲是。』因此雪花在陳家住下了。鏡如等妹子滿了月後，卽便回家。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意外遭兩人錯配

夢中事一半先靈

却說華如無錢，不能討親。有才得知，心想先生回家，再來下聘，是一番事兩番做，率性成就了，當時便代先生下起聘來。鄒家見下了聘，便問：『吉期檢在何日？』華如不能答應。有一班同年，皆是闊少爺，知華如再不能向有才開口，遂大家拚起分，資送一千銀子婚費來，華如再三不收。同年說：『此起銀子是零星拚來，其本人大半已出京，何處送還？』華如只得收了，遂卽另租了一個大宅子，擇吉成親，鬧文不敘。且說華如這日成親，拜堂時，忽然記着雪花，想道：『不知雪花今在否？前聞先生說在玉山，可惜玉山非我出京的便路。我此次討親後，必回家鄉看看，再去尋雪花未遲。』一面想，一面拜堂。至送房以後，再看只個鄒小姐，是一個圓面，牙齒微微有點露的，相貌不惡，却兩隻脚異常之小。華如見了，私下說：『可惜這脚！若是我老大三見了，亦不知喜歡如何了？』新娘見華如不睡，自己不好去睡，偷眼看丈夫，他是粉搓麵團一般的新貴人，自己心上倒禁不住起來，坐不住，上床連鞋不脫，睡做一團，看看丈夫猶不睡，只得睡着等。不一時，華如又起身在房中踱來踱去，心想：『我上半世際遇，原來如此！我父親與先生做了一世的時文，偏不能中，因他自己爲理法所拘，不能變化，二人便說時文是害人的東西。我若無時文，焉有今日？』由此一想，不覺面有笑容，這鄒小姐見了，便以爲男女成親，自然是喜歡的，再看華如正脫去衣服，這鄒小姐又驚又愛，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便不能安睡，卽坐起笑面相迎。華如亦恐

冷待了新人，便一隻手握了新人的手說：『你爲何起來？』鄒小姐便心跳不能回答，一時華如睡下，不能無情，將鄒小姐渾身摸着，絕無動人的好處。這鄒小姐以爲丈夫喜歡他，將一隻小脚架正丈夫身上。華如心想：『我不是喜歡這個的。』又恐怕鄒小姐怪他冷淡，只得由他。這邊鄒小姐覺丈夫在他身上摸了半日，忽然將手歇住，便呼呼的睡了，弄得這鄒小姐不上不下，心中着急，只得着力捏了他一把，豈知華如正在做夢，夢見雪花走到房中說：『你有了新人，脚又小，今日是記不得我了。』華如聽了自己記得，未曾與鄒小姐成了親一般，便說：『沒有，我是不愛小脚的。』老太爺從前吩咐過三件事害人，惟時文已得好處，這件却違背了，其餘何嘗干犯？只見雪花尙有話說，却被鄒小姐打醒，此時眼中心中，只有雪花，那有鄒小姐可憐鄒小姐候了半夜，只得睡了。這邊華如曉得鄒小姐心事，心想：『今夜難爲他，明晨再安慰他未遲。』不料次早，華如未醒，鄒小姐已醒，心想：『這丈夫恐是獸的。』便推醒了華如說：『你我既爲夫婦，爲何無半點恩愛？』華如覺得不好回答，隔了半日說：『我何嘗不知恩愛？只因我心中有事，自長毛反過，我已三年未曾回家，究不知家中大小平安與否？昨夜想了一夜，小姐可曉得上半夜我未曾睡着？』小姐道：『明日回去再看，此時何必想？』又將小脚架在華如身上，不准他丈夫起來。華如心中想道：『這人直錯配了我，實不知小脚的好處，只見小脚死的好苦。大脚婦人如我師母一般的，便能耕種養他丈夫，所以我愛雪花，亦是愛他脚大能做事。反亂時，若不是他將我銀子挑出，我還要討飯。』一面想，一面便要將新人的小脚推掉起來，鄒小姐知他心不在自己身上，留也無益，只得聽他。原來華如一心要想出京，次日便與有才說知，有才亦說：『很好。』隨即通知他丈人，丈人便教他把家眷帶去。華如只得答應。各人收拾了三四日，華如便帶了家眷，同了有才父子，雇了四乘雙套的驢車，至天津下輪船至上海。華如要邀有才由杭州過衢州常山再到玉山，以便自己好看家鄉。有才應允，便由上海至杭州，再從杭州搭了江山船由富陽嚴州蘭溪經過，一路均係水路，又經過龍游，便知家門快近了。不一日到了，華如一人進了村。

四圍一看，滿目皆非，自己屋房亦不認得。還是家人胡雄看見，認得二少爺，趕忙進去報了。華如見各處均是小屋，知是長毛燒的，眼中已是流淚。隨後見了大哥與二個兄弟，不覺吃一驚，見大哥滿面烟容，瘦得如棺材裏倒出僵屍一般；老三是瘦得如峴腔醉善提戲中所唱的二句：『稜稜的瘦骨幾根，癯癯的筋皮一片。』華如問了方知水如討了親，便瘦得只般，又與三弟婦見了，方知亦是小脚，心中明白，於是衆人一一見過。鏡如又將阿蓮已與了玉山陳家一節說了一遍，當時彼此因又談及雪花，遂又互相嘆賞。華如又將在京已中了兩榜，捐了知府分發江蘇，並已經娶親，多虧大家拚資一切詳情告知，並說：『此時討的鄒小姐已在船中，等我先打探家鄉可有房屋，你們可否無恙，然後再將轎子接他。』鏡如聽了，忙教轎子抬去接，不一時抬到，並行李亦來了。大家相見畢，華如方說：『船上尚有我的東家，要送他到家，我須住一月方回來。』隨着月娥等收拾一間房，將鄒小姐安頓好，一時並不見趙姨娘春雲二人，問了，才知爲小脚不能逃難死的。華如聽了，心想小脚女人真真造孽，一面收拾了，然後仍辭了合家回到船上。金有才接着問了，知是他安頓已好，隨即開船至常山，路上不到四日已到家了。華如一心記着雪花，住了三四日，便要想到他妹子處看看，一則認認親，二則便好將雪花帶回。這日遂帶了土儀，備了禮物，到陳府來，見了亮軒，便即見了妹夫妹子，看看，一則認認親，二則便好將雪花帶回。這日見自有一番親熱。阿蓮知他二哥是要將來到江蘇候補，便於這日亮軒與華如接風吃酒後，夜間邀到房中，彼此各訴亂離分散以後的情形。談至四更，然後令雪花送華如到書房中安睡。原來這書房即是陳芟亭的，芟亭成親後，便無人睡。雪花便大胆與華如各訴相思。華如說：『我已討了一個人，明日回去你看好不好？』並說：『不日我弄了錢，要到蘇州候補去。』雪花自做過夢後，一路狐疑，今日果見華如得了官，滿心喜歡，便問：『我呢？你可將我丟在這裏麼？』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冷眼旁觀知利害

熱心獨抱替勤勞

却說華如聽見雪花說：『你可將我丟在這裏麼？』華如便與他頑笑，欲試試他的心，說：『你在這裏很好，且逃難出來，各處豈無與你要好的？你又生得招愛，我何必帶你去？』雪花聽了，信以為真，便說：『好好！好好！我可做尼姑去。』眼中就滴下淚來。華如看見雪花急了，便說：『我此來為甚麼？若說看妹子，何必這般着急？』便說要接他回去，同到蘇州去候差委，又把討的鄒小姐脚小，不能做事，不合式，並當夜未曾成親的話，細細說與雪花。雪花方才感激，便問華如：『你在這裏住幾日動身？』華如說：『後日便動身，你可收拾收拾。』二人說至天將明時，方散。次日華如又與妹子談說在京奔逃難情形，又與亮軒及妹夫談至多時，方才回房。雪花跟進來，說：『我已收拾好了，今日大家早睡，明日好起身。』說了便走。次日雪花一早進房，說：『轎兩乘已僱好，快些辭了大家，好趕路。』華如聽了，便叮囑了妹子一番，又謝了亮軒祖孫收留二人之恩，遂帶了雪花上轎。在路不必細述，趕了三日，便到家。雪花與各人見了，傷感了一回。華如便當着大眾，說要收雪花為妾。大家聽了，亦說應該。當日便告了天地祖宗，收了雪花。是時家事已無人管，吃烟的吃烟，愛小脚的愛小脚。華如原是讀書人，更不將家事放在心上。此時又要變產業弄錢去候補，家中所有出息，經手人賺了一半，掣在賬房，各人搶着就用。是時月如年已二十歲，常想：『我家自長毛反後，尚可整頓，無如大哥是家主，吃烟一概不問。討了三個嫂嫂，皆是小脚，不能做事，家中下人是一定不可少的。若是個個能做什么，必要這許多男女僕婦，費這許多工食。二哥偏偏以時文中，未做知府，聞的他已虧空一身。記得我公公託夢與父親，父親又交代我們說：「一時文，二鴉片，三小脚，皆是害人的東西。」我從前不信，今日想想一點不錯，不知這三個哥哥如何了局？眼見家業留得有限，我若不尋個生路，便是同歸於盡。』又想：『天下最總明的便是讀書人，若將此聰明用在管家立業，家業必興，如種田鑿地，皆有講究。聞得現在外洋，設了六個學堂，內有農學，是說耕種的專門講究，此外化學醫學，汽學電學，礦學，均皆學了有用，何必要將心用在時文？得了兩榜，便將別人弄得虧空，還要將自己的家產變光。至於婦人小脚，其害

處不但不能保自己的性命，而且一些沒有用處，連豬都不如；家中養了豬，亦是不會動的東西，但養了便有肉吃。若養了一個不動的小腳，不但無好處，且添出男工女僕的工食出來，又不能管家，要他何用？若將天下婦人放了腳，不要說使他種田，添了多少農夫，就使他種種棉花，理理蠶桑，得利亦不能計數；再不然幫幫男人做事，亦且各家均得了好幫手，何至再去雇人？又何至如養豬一般，白白養他？我想婦人豈不知男人苦楚，吃吃力力在外賺錢供給他，惟其腳小不能相幫，故亦有心無力，此種婦人亦是有的。若說鴉片，原是外洋出的，洋人知他能害人，并不吃，不知中國人何以專在這裏頭？若天下人不吃烟，省了這筆開銷，積算起來，每日天下多的錢，真真千千萬萬，且人人不吃鴉片，何事不可爲？若吃了鴉片，生的兒子，聞係骨頭皆軟的。近年我們村坊皆種鴉片，可知流毒之深。我想此三件，惟鴉片爲最毒，我雖年輕，切不可吃。至於時文，我小時未用過功，與他無涉。若小腳，我們家裏共有五個人，爲小腳送了性命，到也罷了；至於三個活小腳，我看他如同釘了腳鐐的一般。其中三哥最苦，虧他會得服侍，想是前世三哥欠他力氣。因此月如每見他哥嫂六人，暗中點頭嗟歎，以爲此六人不知如何了局？又見二哥收了雪花，却是暗中喝采，果真婦人腳大的好。再說雪花當日收的時候，便對華如指着鄒小姐低低說道：『你這個知府太太，不用說，自然要我服伺了。』原來這鄒小姐亦是絲毫不動，見丈夫收了雪花，這日便對雪花看看，品貌是萬萬要不得的，心中便妒忌他，要想壓服他丈夫，再壓雪花，豈知自己除小腳，丈夫不喜歡以外，毫無本事可以壓服了兩人，只見丈夫這日便在雪花房裏息了，也無法可施，只得罷了。這邊雪花見華如進了自己房來，正自久別生離，愈加親愛。二人睡了，便將當日在破廟中鏗彈子度日的時候，營勇如何調戲，被他幾幾乎打殺，及得夢被神道指點，雪花教他終身跟華如的話說了一遍。華如笑道：『你有本事不要把我當營勇。』雪花一笑，半响道：『這是不曉得的。』華如便說：『討的鄒小姐，一事不能做，我不喜他。今日見我進你房，面色甚不好看。』雪花笑道：『你既怕他，不如請出去。』華如笑了一笑，便脫衣先睡，雪花亦脫了。

衣，鑽進被來。華如用手摸他，身上照常細膩，再摸他脚，皮肉已不如前時，覺得異常粗糙，二手掌亦不如從前之軟潤。華如曉得雪花自經亂離，勤苦操作，以致手脚皆改了。不但不嫌他，反更愛他。雪花自知年紀加大了兩歲，手脚粗糙，說：『你不用摸，我件件不如鄒小姐。』華如不理他，至二更二人便睡了。次日雪花起來，便不梳頭，即將鄒小姐房中收拾得乾乾淨淨。又因月如自那日思想後恐家產耗盡，便請從前幫忙那個本家，將未賣盡的家產四股分了。月如便自己收管。鏡如水如不能管，仍交與下人，還是玉英明白，說：『每人家產有限，何必各用人？』人不如同僱一個，開消亦可省些。』二人便依了。華如這邊分得的產業，雪花便說：『我不收租，我取了田回來自己種。』華如要賣去，將錢去候補，雪花說：『既如此，可分我幾畝自種自吃。』華如便分與三十畝田，雪花便取了回家，說：『我們不僱人，燒火煮飯打水諸事，我皆能做，等明年種田時再僱人未遲。』鄒小姐又驚又服，華如愛惜雪花不肯要他做，雪花不聽。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覓生機山中立業 悔往事客舍談心

却說華如這日自析產後，一切粗重生活並不僱人，皆雪花獨任其勞。鄒小姐不能幫他，先妒他，後亦不知不覺拜服他。雪花又將鄒小姐馬桶衣服，一概倒的倒，洗的洗，鄒小姐轉而感謝他。華如因張羅不起，一時不能動身，坐在家中終日納悶不提。且說當年那個勞師母令丈夫投營，聞長毛到了，便帶了阿牛，將家中所有什物搬至娘家，同娘家人一同逃至處州府遂昌縣交界處一個山中。這山中有荒田二百餘畝，高高低低，並非平地，師母娘家人手多，見了這個地方，知無出息，長毛不來的，便在山中檢了一個幽僻的地方，將家中所有的什物，盡行搬至這個地方，往返七八遭，并將家中牛犬一齊運到。於是避了數月，帶來糧米漸漸不敷，聽長毛尚在江西廣豐一帶，離山甚近，不敢回家，大家無事可做，亦難度日。且知糧草不敷，大家商議一切田器皆有，不如種起田

來遂就山勢高低處去了草，鋤平，便是平田，遠望如樓梯一般。是時已八月初旬，大家商議救飢的方法，便有一個人說：『莫如種些蕎麥，此物落土八十日，即可收割。』大家齊說：『想得好！』於是大家用力鋤了數十處，勞師母帶了阿牛，鋤平了七八處，各將蕎麥種落了土，又去開墾了數十處，便種各豆。於是有荒山之處，無不開墾，各人皆占了一塊，或十畝或二十畝。勞師母子兩人便種了二十畝荳子，四處又尋出零星不成塊的地，亦開出來，便種土瓜。此物即名番薯，摘了苗見土即生，苗上起節，一節插土便成一瓜，但有土得見天日，插無不活。羣芳譜中極言其利，爲備荒救飢第一等養生的糧食。大家又種了許多，至十月初，這山中高高低低，均皆一望青蔥，問着猩紅的蕎麥梗子，不數年，知長毛盡退了。要想回家，又捨不得山中出息，各人蓋起草房來，勞師母更不必說所苦者山高無水，大家又想出法子，將竹竿打通，引水分灌各處，於是大家又不怕了。大家說：『此處若有水，便是桃花源了。』蕎麥收成時，可惜無水，不能快碾，不得已各用小石臼碓出。大家又說：『此處可惜無水碓，各樣出米之物，就好省力氣了。』那知大家將各種子落土後，到了十一月先收了蕎麥，次收了荳子，末後收了土瓜，堆得滿草房連人不能容身了，惟有小麥是朋年夏間收的，於是大家有一半不願出山。此時勞師母心想：『這時丈夫不回家，若回家開門七件，那件不備，比投營吃人家的飯豈不好些！』於是勞師母便在山中居然成了家了，表過不提。且說孔先生自從那日勸了華如不要讀時文，是害人的，華如不聽他，便辭了華如仍回飯店住了。不料這日先生將被拿出店門口晒太陽，見玉山大路上來了一人，後邊有行李一擔，先生一看，認得是當年在場中論文那個副榜鄭芝苾。芝苾見了先生，便驚問道：『你爲何在這裏？』先生便從投營說起，次說到上海，末說到幫店，至不得已住飯店細細告訴了。芝苾見了先生，嘆口氣說：『我與你同是讀書人，其爲時文所誤的均是一樣，我是恨極了！』先生聽了，便問：『你爲何恨得這般？』芝苾道：『話長了，我至飯店同你談一夜如何？』便叫挑行李的挑進去。是時已晚，二人便吃了晚飯，鋪了鋪，挑了燈，各睡在鋪上，芝苾便說：

「孔先生！你知道我這兩年被人欺負麼？我說與你聽，你說讀時文的有用無用？我從前原是有錢的，不多却積二千金，前四年有三四個處州人，叫我合股開木行，我答應了，便合成十股。不料有個親戚，姓戚亦是並沒有多錢的，見木行好，到木行中看看生意，便與木行中管賬的一說，又拚了進去。當時又有一個朋友，是與我說得來的，亦拚在股內。就有許多親戚，看見木行生意好，拏些錢交與我放在行中，又不敢心，常問我說：『可放得？』心麼？行中可有此款錢否？我到行中，查了賬簿，這款錢却是有的，我兄弟有筆錢早交與那親戚放在行中，此筆却沒有。查了賬簿，後便回家通知那放錢生息的親戚，說是有的，又通知我兄弟說：『你放的一款賬上却没有。』說了這句話後，兩邊便認定了我不放心，那姓戚的，我猶不知那姓戚的懷着壞心，便將錢洋進出權柄交與他，又每年薪俸一百。不料那姓戚的貪心不足，不顧木行性命，至別處又開了一店，將木行招牌借了，至錢莊各處移錢；又將行中客本瞞我，并我那朋友股本忽然移去二千元，行中登時不能移運。我兄弟二人得知，竭盡心力，不能營救。那姓戚的眼見二人空着手，跳了半年，他全然不顧，這邊放息的倒不怪他，一齊怪我口快，轉向我逼索存款。這裏尚有股東，見我二人營救，只說我二人管事一朝折本，便一齊向我二人逼，四面夾攻。其實我自己存款，亦有一千四百元，貼了攤賬，衆人不信，說我假造的，又說我是將人送禮的，其實衆拚東不但無錢，并各股應出的亦不齊，不但不齊，各拚東拖去銀洋亦不認，那原經手的人又死了，於是我有口難分，不得已至神前焚香，弄了一年多，方將要緊款還去，其餘看情面上一概讓訖。尚有一筆公款未清，幸有一個知己借我八十元湊用了，方將公款彌補。那姓戚的不但不顧，且背地裏說我壞話，於是至親骨肉，一概以我爲口實。至今賬目雖了，我手頭已賠得一空如洗。」先生道：「難爲你！那借錢給你的，姓甚麼？」芝苾道：「姓濮陽，單名增，號益齋。此人有八個字好贈他。你知道那八個字？就是那『疏財仗義，拯乏憐才』這八個字，我是用過他錢，不止這一次。我若無此人搭救，這次早已丟臉。」先生道：「爲何只少八十元便要丟？」芝苾道：「你不曉得我有原經手

地方公項，因倒行時被人吞吃了去，我須賠出；若像從前有錢時，何怕七八百？我亦賠得出。今生意倒閉，你想我從何賠墊？我又是正在場面上人，一時官府追究，若不賠出，豈不是丟臉麼？故我說，此人卽是我終身的大恩人。先生，你不曉得我一生從未會低頭過，亦未曾用過別人半毫三分不義的錢財，亦未曾欠過一人的私債，卽至今日，亦不欠一人，我因此敢說硬話，只見了此人，便不能不低頭。」先生笑道：「我聞得人說，你平日爲人心高氣傲，無一人在你眼睛裏，有多少人拜服你學問，欲結交你，你總看不起他，爲何用了此人八十元，你便要如此拜服他？」芝苾道：「你不曉得，大凡朋友於錢財上，原可以有無相通；若朋友倒了運時，你看世上人個個是錦上添花，那個肯雪中送炭？這益齋偏於我落魄時借給我，是何等眼力！何等胸襟！何等局量！何等學問！不得不叫我十分感激。而且用了兩年，只交了十餘元利息，幸他不甚計較。我本要在外賺了錢還他，無奈我這數年運氣不好，總不能還他，因此我亦無面見他。日後我總須想出一個法子，報了這人的大恩，方有面臉立在上。」先生聽了半日，說道：「哦！是了。此人是否舊年爲國家欠了日本兵費，部議息借民間私債以償倭款，此人母親繼先夫遺志，不要皇上利息，願將釵環衣飾變賣助銀一千兩，今年皇上覽奏大喜，賞給「急公好義」匾額，祇今四海聞名，閣下所說，莫非此人否？」芝苾道：「正是此人。」先生又道：「此人母親姓甚麼？」芝苾道：「這位太夫人姓陳，本係富家女，難得嫁了個丈夫號西侯，亦是一個孝子，人人皆知道的。可惜西侯公早卒，這陳夫人又是一個節婦，兩人早蒙朝廷旌獎過的。」先生道：「原來如此！但這人見母親捐錢，可痛惜否？」芝苾道：「益齋亦是上承父志，又且孝順母親，那有絲毫痛惜？」先生道：「如此便又是個孝子了。大凡孝父母的必有血性，待朋友必是好的。」芝苾說：「朋友亦尙有好的，但見我沒了錢，便不像從前到我家，一日二次豁拳吃酒的高興，就絕跡不來了。并那與我說得來的，反與我那親戚同了一路，編排我不是，在背面說壞話，我兄弟又怨我了不得。可憐我當時以坐了館，不能分身到行，自己拏了銀錢出入的權柄，便弄得我九死一生。」先生道：「難道人不

知到行中有錢存放麼？」芝苾道：「人總疑心我無錢。」先生道：「我亦疑心。」芝苾聽了，便說：「我若無錢，將人送禮，我便……」先生聽到這句，便知芝苾急了要發咒，只得說：「罷了罷了！罷了罷了！我們總是爲時文所誤，不知時情之艱險！今日你要到那裏去？」芝苾道：「我有個學生，做饒州浮梁縣厘卡上委員，我去尋學生，學生送了我八十元，因從這路回來，不想就遇見了你。我打算過了明年到蘇州去。」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苦蓮娘喪夫失業 老學究訪舊投親

却說芝苾要到蘇州去，先生說：「又有甚事？」芝苾說：「我已無錢用，要借筆墨糊口，因至外間撞撞機緣。」孔先生道：「你是有本事不怕的。我在外間閱歷一番，很曉得時文害人處，我不敢出門幹事，只好在常山玉山兩處小地方撞撞機會。」二人說完便睡着。次早芝苾便辭先生過山去了。先生起來，送芝苾出店，回轉來，算算三個月薪俸快用盡，又要謀一條生路才好，於是便這日奔進玉山城裏來。剛走至玉山東門口，離城尚有二里路的地方，見有一個廟，廟中聚了一羣人，在那拆字先生攤上，要令那拆字先生寫絕賣田契，一共七八張，有一張契底做樣子。拆字先生說：「你契太多，我一時寫不及。」那一羣人說：「我今日就要兌價的，你答應我寫得及，我才肯分中資與你，你爲何又說寫不及？」正在鬧時，先生聽得，走進廟便說：「我與你們寫好麼？是那家的契？你說與我聽可好麼？」衆人見問，便去了那拆字先生，一齊拿了筆硯，拉了先生，移了一張桌子出來說：「這先生寫寫亦好，你要問只買產業的姓名麼？你寫好說與你聽。」先生聽了，便照樣寫，先生寫字是快的，不多時寫完，衆人便說：「現在這家人家主姓陳名亮軒，於今年中三月中旬死了，他有個孫子娶的親，便是那浙東人，做過廣東鹽運使姓魏的孫女。這孫子名叫芟亭，娶親只一年，今又死了，家中欠人家的債多，因此變了產業完債。」先生聽了說：「原來我這女學生嫁在這裏。」又問：「他家住在何處？我與芟亭兄妻子有世誼的，要去

看看他。」衆人便指了一條路，又告訴了如何門向，先生便照衆人所說尋去。且說阿蓮自嫁了陳家，他姑婆即前日將阿蓮收回家的那個陳小姐，不上一年，他丈夫在外遊幕，病死在營盤中，小姐聽見凶信，路遠不能搬靈，日夜啼哭，不多時亦病死在娘家，接着連亮軒又去世，菱亭與阿蓮成親後，却也生了個兒子，名碩泉，就得了癩疫症，只七日亦死。可憐阿蓮年輕，疊遭大故，又脚小身弱，那裏能吃得苦？自他太公姑婆丈夫三人死後，阿蓮便舉目無親，家中因連年死人，虧空了四五千元，亮軒做官時宦囊本不多，又被菱亭的父親名叫世紳，在世時又耗去一小半，故菱亭死後，盡將田產變賣，幸得阿蓮雖脚小不能做別事，於文理上固是通順的。但女子雖通文理，不閱歷世情，亦是無用。這日賣田時已被剛才這一羣人打了夾板去，阿蓮全然不知。是時阿蓮在家，只一人，不便僱男僕，只僱一乳媪，就是乳碩泉的。阿蓮手頭亦拮据，幸虧三代靈柩，五七外即安葬。但是主僕兩人同住，又有碩泉帶在懷中，不能離手，又只賸得這點骨肉，阿蓮是自然愛惜，便將碩泉交托與乳媪，不令乳媪到廚房做事，阿蓮自己去。誰知阿蓮心裏想做無如力不能行，一味死掙，心裏又痛，便覺五心發熱，飯雖煮好，便點粒不能吃，見了床隨身便倒，皮肉又嫩，遇着起凍時，兩手便生凍瘡，手背開裂如冰紋一般，遇着熱天，周身生痱子，密密層層，不能着指。有時做得脫了形，一病便是兩三月。阿蓮自知做不得，無如家中無錢，又不能再僱女僕，只得拚命做，便做的一身皆病。看官知道此種女子，皆是小時裏小脚時不使行動，於是筋也柔了，骨亦弱了，寒暑便不能耐了。到得大時，筋骨已定，便一些苦吃不住，若勉強掙扎，便要生病。可知女子小時，不必與他裹脚，學學粗事，筋骨堅固，到大時，便風寒暑溼皆能抵禦，不至如此吃苦了。且說這孔先生來尋阿蓮，尋着了門，便去叩門，不料阿蓮自己來開，見了面，先生不認得，原來阿蓮生了滿面熱瘡。阿蓮却認得，早日從過讀書的先生，未叫出先生二字，那眼中早已流下淚來。先生仔細認認，才問：「你這人可不是魏小姐？」阿蓮說：「何嘗不是先生，不認得，我是離死不遠了！」阿蓮便請先生裏邊坐，先生見他家如此情形，四處皆掛孝，又只見他一人，房子又

是大大的，便知已出嫁，丈夫死過了，不便多問。誰知阿蓮自逃難時說起，一五一十直說到丈夫已死，自己不能吃苦，日日生病的話，說了一遍。一路說，一路哭，先生只生用言語安慰。便問：「今日你家兄弟好麼？」阿蓮便又將鏡如到這裏看過，華如中了兩榜，捐了知府，水如已討親，惟有月如未娶的說話，又細細說了一遍。先生聽了，便想道：「時文却是有法的，華如當時說我不善變化，即不能中，此話果被他說得着。何不我也到江蘇尋他去？」自此便存心到江蘇。當下先生敘談了半天，亦不見有茶來，便知他家無下人，即要想走阿蓮說：「先生不要去，我尚有話要與先生商議。」先生便問何事，阿蓮說：「我在此無依無靠，現在變產還債完了。先生是熟人，送我回去與兄弟們同住，靠靠他們。這裏屋現在有人還了債，俟諸事成了，我即動身。」先生聽了，心想無處安身，在此處暫且俟候機會看，因此答應了。過了數日，阿蓮對先生說：「我的債已還清，住屋亦成交了，所有家中什物，我只檢些搬得動，少不得的東西帶了去，其餘盡賣與住屋的人。現在我已收拾好，明日就動身。」先生本是一人來，並無行李，是說去就去的，聽了阿蓮話，說：「亦好，只是這裏到我們處要轎子。」阿蓮道：「自然，現在轎子已僱了。」原來阿蓮將家產變盡，尚有千金放在身邊，攜了乳媪，叫先生亦坐上轎送，在後頭帶了三担行李，便回家中來。這邊兄嫂見面，見過的如雪花玉英月娥及兄弟四人，均不認得，皆說：「小姐因何病得這般？」又見他渾身重孝，又見他一進門便哭，又見他帶了一個外甥，尚未過歲，亦是穿孝，便知他妹子是守寡了，大家對他哭了一場。阿蓮看看衆人，又見大哥吃得鴉片，更不成人，連背駝了一說話便喘氣；此時只看不見華如，看見雪花愈加豐豔了；問起二哥，方知月前已到江蘇去；那位便是二嫂嫂；阿蓮看亦是不會吃苦，只能享福的；再看三哥是渾身衣服蹣跚，並無一處不破的，衣服上并有斑斑點點的痕跡；再又看看他三嫂嫂是通身乾淨，二隻小脚扮得無半點塵埃，滿而搽脂抹粉，一張闊口牙齒，又如搽烟煤一般黑；阿蓮看了狐疑；再又看見玉英已開面了，問了方知是大哥收的；再看他四哥亦照常；四下看畢，才說他家是大輩死盡，指着碩泉哭了說道：「他

的父親亦死了，如今我的家產賠虧空，已弄得乾乾淨淨；因想我那處無依無靠，不能居家，無奈何只得搬在這裏靠靠你們。」又說：「幸虧有個孔先生送我來。」月如等聽見先生來，方才出去見面，行了禮，各敘起逃難情形，是晚便留先生宿了。次早孔先生問起華如，方知華如在家一年，各處親戚搜括起，只有五百餘金，前一月已到江蘇了。先生聽了，又見他家敗得不成人家，站不住，問他兄弟借了十元鷹洋做盤費。不知先生要到何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歷宦途英雄短氣 昭冥報惡逆戮尸

却說先生聽了華如到蘇州候補，想華如一登官場，便是得意的人，却不知工時文的，即得了功名，在官場愈覺苦上加苦。如今表過先生不提。且說華如到了蘇州，並無一人認識，只得寓在客棧打聽打聽。蘇州人才濟濟，非有大帽子來頭，即候補十年廿年亦無差委。候補人員苦得不堪，即不僱家人，所有燒鍋打灶，令自己的太太小姐做了。分文進款皆沒得，到得每年三節，節賬逼來，個個逃走。後撫臺設法除候補道每月給薪水不考外，其中小班以下，按月出些策論題，分別考試，其賞號多則二三十兩，少亦有四兩。不知何故，獨知府不准與考，亦無薪水，且知府一班人多差少。華如見了這蘇州場面，不覺走頭無路，然既來了，只得住下。次日繳憑，并呈遞履歷訖，然後各處拜了同鄉。豈知浙江人在江蘇官場甚少，同鄉之情亦是寥寥。次拜同寅，豈知同寅中亦是你忌我妒，若是一個缺出了，鑽頭覓縫早已得去了。華如無法，只得與他學生候補知縣名孔芳時常來往。靜候半年，漸漸帶來的錢去了一半，一切名勝遊官之處，要花了錢的，皆不敢去。又住了一月，仍無動靜，心想只好俟上衙門期再面求。誰知一月中撫臺示諭候補班，如無公事一概止轅。華如弄得無法，只得想着京中有來頭的與他出信，無奈遠水不能救近火，不數月帶來之數又用完了，只得想當衣服。又想到：「我這個堂堂知府，如何自己

能當東西！又不便令家人去當，只有在我處時常來與我做衣服的裁縫，人尚穩實，不如令他去當了幾件用完再說。」於是又候了幾日。不料有幾個相好的朋友，薦了人來要住在華如處謀館地的，弄得華如費用又增了，心中惱恨，口中只說不出來，要想個法子弄他去。等弄了法子將這朋友薦來的弄去家，鄉內又有自己的親戚來住，華如便弄得了失魄落魄，只得仍託人走路數，營謀了數日，上司似有應允之意，等等札子又不下來。第二天，聞得人說，又被人奪了去。華如便同白日見鬼的一般，然明知上司以候補人員太多不能安置，却不能不去上衙門。但華如每每坐在官廳上，那有差委的同寅，無不趾高氣揚，說話便高高朗朗，所說的盡是公事，別人插不得口。又說：「何人差好，何人差不好？」華如聽了，只得假做應酬，起先有差委的同寅聽了不理他，華如自覺無顏。又照前設爲問答，再說一句，這有差委的同寅便答華如道：「你未得差過，我們事情你不知道的。」這話便明明奚落他不得委。華如聽了無地自容，以後華如便官廳上不敢去，誠恐見了有差委的同寅又被他恥笑。無奈何，又只得托人求上司說：「自要稟見。」上司准了，及至去見，上司衙門的下人即便問：「有何公事？若無公事，不好拿帖子上去碰釘子。」華如聽了，自想：「我要求求差使，候補人員那有公事？」那人見華如半日不言語，便知求差使的，不理。華如一徑去了。過了一日，華如再去求見，亦被衙門中人百計刁難。華如又氣又恨，但不敢發作，只得善言懇求。統計八九月來，華如尙是有京信的，只見了三次，仍無差委。心想：「我這般鑽營，仔細想想，亦可算得奴顏婢膝，喪盡廉恥，并妻子面前亦不敢說。我真是讀書人，傲骨生成的，在上司前求了一回差使，便覺得面紅心跳，不知如何他們這些求差使的，三番兩次，絕不知羞恥。可知這人別具一付心肝。」又想道：「我自到蘇州，見官民總講究洋務，我從前不懂，及後聽得多了，亦覺有理。若真個用到有實效，中國所重的時文，便要毀滅了。我并見有講究洋務得些差委的，并見有講究洋務從自身保舉到道府的，真真世界變而又變；從前老輩若是聽了這些古怪希奇的事，不說與他聽，他亦不信，不令他親眼見，他亦不信。」華如到了這時，

便有點要學洋務的意思。又看見江浙濱海的地方，不時有海盜搶劫人命，日日見報，便亦留心海防。這日正拜客過路教場，見綁過一隊犯人，內中有數人認得，仔細一想道：「這不是我家從前的家人，名叫曹小鬼及章福一班人麼？原來平日受我家恩典，到患難時，便不顧主人死活，一齊開走，不知爲何做了強盜，如今却犯了殺頭的罪，豈不是眼前報應？」華如一路回寓，着人打探，果是曹貴，別號小鬼，與章福二人，就是前數年看見趙俏菱的罪，與他相好的。到了長毛來時，曹小鬼因騙了趙姨娘的東西，早已走了。章福當日曾跟了趙俏菱逃至山下，長毛來時，猶戀住趙姨娘，意欲先淫而後擄，不料不能到手。長毛一到，趙俏菱遭了長毛的害，章福便渾入土匪中，與曹小鬼先後入夥。初時未做海盜，却隨着長毛後頭，長毛過去，便亦結隊成羣，打家劫店，及至亂定，曹小鬼便尋了小生意做，章福吃上鴉片，自己又無執事，先時尙是小竊，後得了甜頭，遂大胆至江蘇崇明做了海盜。後來曹小鬼得了女人脚小的趣，在逃亂時又搭了一個脚小的婦人，遂將此婦拐帶至太湖，租了一小屋居住，不事生業，弄得三餐亦不能濟。這脚小婦人亦不能尋些婦人應做的生活做，却終日只說曹小鬼無用，又說：「你不能賺錢供給我，爲何將我拐到這裏？」日日咒罵，曹小鬼愛其脚小，說：「此種婦人難得的。」便聽他罵，不料鄰舍見其夫妻不和，有一種慣偷婦人的，便趁小鬼不在家，便一直到婦人房裏。這婦人初時要叫，這人便手中遞了一包洋錢過去，婦人便不叫了。不料曹小鬼回家，聽得老婆房中有格格的笑声，再聽聽，只聽他老婆說：「你真真比我曹小鬼強多呢！」曹小鬼聽了，登時大怒，便尋着了一把菜刀，悄悄走至房中，二人猶是睡着，曹小鬼見了眼中火起，走得猛，被條發絆了一絆，這男人知覺，急下床衝出房來，曹小鬼便提刀追出房門。這人見門關着無從出去，剛轉身，被曹小鬼一刀劈入太陽，登時死了，并欲殺了這拐帶來的婦人。這婦人見丈夫進房來，便雙膝跪下，曹小鬼看見他嬌啼宛轉，便嘆一口氣，將刀丟了，說：「做得好事，如今殺了人，作何安頓？」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訪門生縱談時事 得家書息影蓬廬

却說曹小鬼愛他老婆小脚，欲掩蓋殺人之事，正慌亂時，鄰舍早已得知了。不一時，衆鄰舍打進門來，問小鬼如何殺人？小鬼說：『他姦了我老婆，爲何不殺？』鄰舍道：『既姦了，何不雙殺？』小鬼無言可答，鄰舍登時將小鬼夫妻雙雙縛送至縣中。縣官見曹小鬼並不恨小脚婦人，這小脚婦人又不肯認姦，并說：『我有夫家，是被這小鬼拐來，本無伸冤路，又不能回家，他是有仇故殺於我何干？』縣官見此情形不像有姦，并移文查其夫家，亦係確實，遂以拐帶婦女，挾仇故殺論抵。這曹小鬼因此與章福及海盜諸人，同在這一日行刑，便一齊殺了。這小脚婦人送至夫家，丈夫以其跟人逃走，笑其無恥，不收留他，至夜便自縊死了，却是這殺曹小鬼之日。華如將頭伸出轎看時，早被有一熟人看見，原來就是孔先生。緣是先生本有意至蘇州尋華如，覓覓館地，因初至蘇州，不識路徑，正在尋問，不意一眼看見華如，便跟進華如寓來。家人不認識，說：『你這人尋何人？』先生說：『尋魏大人，我是家鄉來的人，先就與他通報。』華如正愁着家鄉人，這個來，那個來，自語道：『我公館中又不是飯店，爲何只管尋着我？』及至出來見了，却是先生，反又喜歡起來，便行了禮坐下。先生坐定了，便說：『你果然善於變化，居然以時文換了功名，如今想是得意了不得，故我到來要與你商量，爲我薦個館地。想你堂堂知府，登高一呼，必是容易。』華如聽了，便覺肚中的苦胆水，骨碌碌湧到喉間來，便對先生道：『學生並不是朝廷的官，是在藥店裏做的官，學生是終日在這裏弄這些黃柏、黃連、大黃、最苦的藥，三黃散尙無如此之苦。』先生聽得呆了，心想：『我本來投奔他尋尋甜頭，不想他說出只許多的苦。』便道：『我不信。』華如便把候補的苦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先生聽了，便說：『既如此，你是無出頭之日，那怪你說了許多苦，但別的候補，何以得差委呢？』華如說：『我們讀書人，實在不會巴結上司，說話便要臉紅。』又說：『如今熟洋務的，上司却看得起，現今要從

洋務中尋個生路，不但做官的，便士農工商四等人亦是好的。『先生當時聽了這些話，不在意，見華如愁容滿面，只尋好笑的話說兩句，便說：『我們浙東人，個個皆小脚，你是曉得的，只有你師母大脚會種田，村坊上見了，便取了許多綽號。如今我一路來至蘇州，滿街皆是大脚，皆個個一絲一掛，你可見麼？』華如道：『你不要笑他，這裏人脚雖大，女人出息很不少，並無一個女人無皆出息的，所有賣魚蝦，種蔥菜，舂米挑担，均是大脚婦人，所以街上除老疾外，從無女丐。若我們浙東，你看街上女人討飯的多麼多？且如學生家，個個小脚，個個吃苦，並個個做他丈夫的亦吃苦。若這種女人，雖未嘗盡是大脚，却是大脚佔了一大半，只是一件不該，個個女人會賺錢，却是個個男人會吃烟，仍是無用。所以蘇州城中烟館，有五千餘家，其實害人不少。記得我公公臨終的時候，託夢與我家父說：『一鴉片，二時文，三纏脚，皆是害人的東西。』從前學生中了的時候，却以時文得了功名，這一件東西猶不知他害人，至今日候補了幾個月，方信這三件，無一件不是害人的。今日最要緊的，莫如講求洋務，學生已買得幾種洋務書，先生空閒時看看，便知其中頗有實用，絕非害人的東西。我中國先去這三件，方好專心去學他，緣外國並無此三件害人，所以富強為中國所不及。雖鴉片一項，外國人亦喜呼吸，然近聞西人設立禁烟會，法子很好，學生看見幾條議論，頗可採擇。至於時文一項，當時明朝方講究起來，初時並不害人，真真說到做得到，不像今日均皆空腔濫調。先生前頭勸我的話，說是害人是為說時文中，害了終身，學生今日所說的時文害人，是說時文無真切實用處，方是尋源探委之論。若說時文無用，并將中國書籍廢了，此却萬萬不可為訓。』先生聽了，亦說：『此話是極！我如今亦覺悟過來了。這書原是要讀的，只要善於變化，因時制宜，怎見得他們外國書是有用的，我們中國書便是無用的。依我看來，必須將只你所說的三件用法子禁的禁，改的改，然後害絕而利來。』周公孔子在世的時候，鴉片是不必說，那時是沒有的，就是小脚，徧考詩書記載，說婦人美貌，不一而足，從未見說過脚。人家說小脚起於潘妃，據我看來亦不是，總是將金蓮之典誤用，取其好看，娼妓家便學起

來；男子見了，因教各人妻女，個個皆纏小脚。故從前有一女子罵男人愛小脚，作七律詩一首，起句一時記不起，記得從第二句起，是「觀音大士赤雙脚，不知裏脚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這作詩的女子，真罵得痛捷爽快。若今日要禁小脚，亦須從男人立法方好禁絕。」正說間，外間家人報說，又有一同鄉來見。先生迎出去一看，原來即是去年要到蘇州來的那鄭芝華。如聽了，心想：「雖寓處添了人口，須我破鈔，却來的均是故人，且皆父執，談心亦好。」彼此見禮，閒文不必贅述。華如便問：「鄭先生！你爲何來到此地？」先生從旁，遂將芝華前年所說，被朋友欺弄，生意折本，細細的述了一遍。又恐芝華見了，華如便要令其薦館地，恐要惹起華如心事來，亦將華如方才說候補苦楚亦一一說了。芝華聽了，亦不開口了。是日華如便叫家人鋪了兩張床，請他二人住了。原來芝華是與孔先生平時常往來的，勞師母母子平時皆見，是認得芝華的。這回芝華從江西回來，路經過廣豐，遇着先生兒子阿牛。芝華問了，知他父親三年未回，芝華早就知他父親聽得華如在江蘇候補，要到江蘇去，便將此話告訴了阿牛。又說：「我亦要到蘇州去。」阿牛便託他寄了一封信來，芝華便帶了信，尋着華如公館通報進來，却值華如正與先生談論。這一日至當日晚上，芝華便將阿牛信取出來，交與先生。先生見了，一面驚喜，一面說：「原來他們猶在人世！」眼中不覺流下淚來。又說：「我一別三年，何處不曾尋到？不料芝華兄你却遇着了他們！」急忙將信拆開一看，喜的大笑起來，便說：「自長毛定後，我總尋不着他們母子，疑心在我岳家；不料尋到岳家，亦不見一人。原來他們母子果然與岳家搬到山中去了。如今叫我回去，我明日即要動身了。」芝華問：「信中說些什麼？爲何這般大喜？可說我聽聽。」未知先生說與不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耐貧窮能勤操作

生悔悟思變形骸

却說先生得了家書，已知他老婆在山中耕田鑿地，吃着不盡，叫他丈夫不必遠遊，速速至山中偕隱，以樂餘

年。今見芝芝問他，先生就將書中之意，說了一遍。次早起來，便又告訴了華如。華如聽他要去，只得送了程儀，先生便辭了二人，回到山中去了，不提。且說華如家中，自華如出門後，前番已說過他弟兄四人分家，華如這家，全虧雪花尙留住三十畝未賣，其餘已被華如賣去，拏去候補了。當時雪花便將此三十畝田，自己種起來，他本是兩脚如男人一般，不怕田遠田近，皆親身到田一一看過，絲毫皆瞞他不得，不時亦親身下田相幫。鄒小姐到種田時候，只得在灶下看看火，又不慣候火性，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有時火大，并將鍋內菜蔬燒焦了，不能拿出去與工人吃。雪花因此不放心，只得自己來家照舊管理，因此內外諸事，均係雪花一人，終日忙忙碌碌，却奇怪雪花如此操作，並不害病，此係做了頭吃苦出身的本事，故起早便不見得難過。若是別個婦人，便說：『今日起得太早了，好不難過。』勉強支持一日，到了黃昏時，一刻亦不能久坐，便要睡了，次日便不能早起。此種婦人十有八九，故雖家有良田，亦不能種。雪花却純任自然的，因此合家大小，無不稱贊雪花好本領。到了收成時，雪花親身到田中，看一担担割起，便將稻担一行行排得整齊，割完了，算了担數，蓋上灰印，便一齊押着回家，堆了滿屋。因此把合家大小，眼睛亦看得紅了。內中阿蓮，便心中想種田，本與雪花說得來，自知不能吃苦，不如拜託雪花照應，因取出當年變產還債的有賸得一千元，取出交與雪花置田，便說：『田之好歹，託你親至田中踏看，若寫契等項，我認得字，不怕人弄手脚的。』雪花應允了。此時亂後，雖上好田亦不值錢，只值三四百錢一畝，一千洋錢，就與阿蓮置了九百餘畝上上良田。雪花便說：『田多了，我不能種，只能總其大綱，些小是瞞我不過的。我只能照顧二百畝，此二百畝可以自種，其餘招佃承種。』又買了水牛兩頭，又添些田器，并倉廩草房，件件擴充起來。此是第一年起頭種田，雪花打起精神，照顧自己的，又要照顧阿蓮的，估量了要雇工人，便定下次年人工開文少敘，到了次年，雪花自己的與阿蓮的，皆種得齊齊整整，到了稻熟不必說，又是豐收的。月娥諸人看了羨慕，只恨自己不能做，與丈夫商議說：『你這如今烟癮更大了，若不振作家業，那夠你這般吃烟。照此下去，我們

便要餓死。我見了雪花種田，已經自恨自悔，當日我娘因何要與我裹脚？裹了小脚，一事不能做。你看雪花一人，當得數人，雖說人本來生得能幹，卻是不裹脚方能做得。若與我們一樣，便是說得到想不到，想得到行不得。行得到，你看二房家業，只不過三十畝田，不及我們十分中三分，便有我們的出息，我們何不叫玉英也學學？玉英在旁聽了，便說：『從前我說話，少奶奶是不聽我的，所以不敢自誇本事。』月娥聽了，便知玉英說他從前不肯將家事交出與別人管的事，便看了玉英一眼，心想：『這丫頭亦是了不得的。』要想玉英出力，沒奈何，把些高帽子與他帶帶。玉英果然歡喜，亦便學起種田來，而且亦不下於雪花。看官知道，種田本是一件呆事，但有力氣，男女無有不會的。因此大房二房及阿蓮皆種起田來，開門七件便不用愁了，喜得鄒小姐月娥兩人贊不絕口。月娥只恨丈夫吃這烟，終日如死人的一般，便想與他戒烟。因勸丈夫道：『外間聞得戒烟法子很多，你總不出去聽聽，恨我不能出外，不然我與你弄幾件藥回來戒烟，也好去管管家事，便可望轉頭日子。』鏡如聽了，月娥說話，亦想戒烟。有當年那個幫忙的本家，與他父親交好，叫做爽齋的說：『我們的鴉片那裏戒得去？』原來爽齋亦是大癮，便對鏡如道：『你同我吃烟多年，均是老癮，若用藥一戒，連性命都要戒去。』鏡如世兄勸你不用戒了。』月娥聽他們這些言語，恐他丈夫疑惑不去戒烟，便說：『若人把心拏定，那有烟戒不去的？至於戒烟的藥，無論那一種，總要戒烟的先將心拏定，不但不去再吃烟，并不去着吃烟，終身不見烟面，這就是拏定心，勉強戒烟的法子。』鏡如聽了，只得連連答應。此時玉英已被鏡如收了兩年，吃烟人癮大，即不能生產，故玉英至今無孕。鏡如亦被玉英埋怨他吃烟不好，於是決意想戒，由是大家似乎有點改了心。月娥見丈夫決意要戒烟，便說：『男子吃烟，便是一件該死的事，女子裹脚，亦是一件該死的事。我爲何要將這脚扮得小小的，要墊高底，叫我一切事皆做不得！何不如將高底先去了，漸漸將脚放大，便好做事。』於是月娥不扮高底，初時走路便覺不慣，及至一月有餘，便亦走得來，便將鞋子做得大了好幾分，漸漸的血氣有點回過來，覺得走路有點舒服起

來。月娥之意，要想這兩隻脚從此便大，不知婦人小脚果真小了，亦不能一時放得大，必須三年五載，做了粗重的生活，氣血調和，方好放大。月娥見脚一時不能大，心中十分懊惱，鏡如初時見他放脚，失了他一件喜歡的東西，便不准月娥放。月娥結結實實勸他丈夫一番，又說出小脚許多壞處，并說：「家中有一個小脚，便是男人的悔氣。」鏡如亦省悟過來，聽月娥放脚去了。這邊鄒小姐見雪花玉英兩人，居然種起田來，亦不勝欣慕；又見月娥不墊高低，十分詫異。過兩月，見月娥兩隻脚，弄得不大不小，變得不成樣子，問了月娥方知有心要放脚大。鄒小姐聽了，便想：「我亦要將脚放大，省得凡事仗着雪花，終是看人的面色。」便問月娥如何放法？月娥說了一遍，又說：「你是不怕的，不必放；將來二叔做了官，怕沒有八人轎子坐不成？」鄒小姐便說：「丈夫有信來，在江蘇，苦得十分，連一個差使弄不到手，那有官做？若今年俟至九月無差，便要回來。他回來後，事又要加多起來，我這隻脚，如何要得？」月娥聽了，便說不錯，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恃夫憐因風生事 避家難出外尋生

却說鄒小姐與月娥正說着，阿蓮也來了，聽了他們的話，亦說：「不錯，若有放脚藥，更爲大妙。我從前與雪花說：『有裏小的藥，必有放大的藥。』雪花尚笑。我想此藥必有得買。」月娥鄒小姐聽了，亦覺好笑。不一時，賽金亦來說：「你們笑什麼？」月娥便將放脚的話，告訴了賽金。賽金品貌原是平常，要靠這兩隻小脚迷丈夫的，聽了放脚的話，與他意思相反。聽了數句，便走開，至房中靠在床上與丈夫說道：「兩個嫂嫂方才說：『婦人小脚不便偷漢子，要將脚放大哩。』你不信，你看大嫂嫂已把高底去了。」這原是賽金的頑話，水如聽了，心想：「二位嫂嫂一個丈夫是吃鴉片，一個丈夫又出外，莫不是他二人果有此想頭？」便說：「你不要放脚就是好婦人，我使更喜懽你。」賽金本來因丈夫喜歡他，當他丈夫是小孩子一般的，無話不說，是時聽了這話，便笑嘻嘻

說：「我脚小，何嘗不會偷漢子？你說我只有你一個麼？」水如聽了，再看看他老婆這般的一個相貌，又是時常到家中去，又潘奶奶亦只生他一個人，諸事隨他聽了這話，亦不敢說有沒有心。想：「你這個婦人，諸事不能做，物件要我替你，原是爲你脚小不會做。那料你反會偷漢子！」看官知道，大凡女人壓服男人，使男人如下人一般服伺他，男人未有不怨悔的。老婆若是無錯處，是愛他的色，不敢發作。今聽老婆說會偷人，心想：「我如此之巴結你，原來你不知我的好處，猶且貪心不足。」便不理他。賽金起初不疑心，過了數日，水如這個疑心，終去不去，只冷冷淡淡的待他。賽金是平日丈夫巴結他慣的，到了這日夜中，因丈夫不去理他，空了多夜了，便不耐煩，即去撩撥他丈夫，不料水如亦不理他。賽金不屑仰攀，即羞惱成怒，當夜亦未曾想到他與丈夫說的話，并不知他丈夫肚裏氣惱他，便硬派他丈夫在外面偷女人，將些無影無形的話，壓在丈夫身上來，水如又不理他。賽金見丈夫仍不低頭俯就，便步步踏進來，水如被他層層逼着，只得說得一句道：「你這婦人好不羞恥！」賽金便一口咬住說：「我偷人有何憑據？你不說我不依！」夫妻遂大鬧起來，合家皆來勸解，問起方知爲月娥、鄒小姐要放脚，賽金造出些頑話，說：「脚放大了好偷人。」又說：「自己脚小亦能偷人。」這些話鬧出來的。當時各人聽了這些話，殊覺污穢不堪入耳，各人便皆生出一種心來。尤其雪花是有心病的，當時與華如會說過脚大好偷人，又且早與華如相好，今聽了這些話，便說：「我們脚大，皆要偷人的。你却見過我偷過幾次人？」這一次便吵得鵝鴨船翻，滿屋婦人聲，只聽小脚小脚，足足有千萬聲的小脚。水如此時，亦恨極了，便說：「是了是了，不用說了，我心裏明白了。」從此水如方有悔心，私想：「婦人原來不可喜歡他的一喜歡，便將我欺負的如此樣子。總是當年我不應該見他脚小討來，如今想想，有何用處？自白的服伺他二三年，若我老了，尙要人服伺，到得那時，我還能要他服伺麼？」又見他妹子阿蓮的兒子碩泉，剛剛會走，他妹子帶住。不料碩泉伏在水缸上，一低頭便栽入水缸，妹子走得慢，幾乎將碩泉浸死。幸虧玉英見了，二、三脚走到提起，救了碩泉，又見雪花種田，一年

好似一年，方想得大脚的好處。當時水如勸他老婆，再不要爭脚大脚小，恐外人聽得不雅。賽金認是丈夫壓他，心想：『你今日如何管得住我？』便徹底翻騰說：『你既不要我這個小脚，你出手脚印立休書出了我。』二人鬧得凶了，各人均不管他，聽他二人爭個不了。原來當時分家，各已娶親，惟月如未娶，搭在他三哥處吃飯。今見他三哥三嫂如此爭鬧，無人煮飯，便餓了一天。不料至次日，仍然爭個不了，月如初時勸勸，賽金老着臉皮說：『你三哥未討我時，就偷你家毛丫頭春雲，是他自己對我說的，我並不會偷人，說了句頑話，他便二三日不理我。四叔叔！你不必勸我，你可問你三哥，還我偷人的真憑據來。』月如是未曾討過親的人，亦不能說，心想：『他二人爭口，與我何干？惟終日不起火食，成何人家？總是我三哥愛小脚，弄出這禍根。我從前已想到透明，在這家中，有何好處，不如出外謀生。但浙東場面亦小，若說學生意，是小雞吃粟米，學得成，亦是溝中撐船，欲想捐個佐雜，將分來的家私變去，亦好捐了未入流。不想我二哥又有來信，偏說如今倒家私的，不是嫖賭兩項，只要一捐官，家私便倒盡了；若與人有仇氣，不必告他到衙門，只要勸他捐官，就是收拾他性命，仇就一定報了。想想二哥的信，又不敢捐官，不如帶了錢到二哥處看看場面，再想法子。』主意已定，便不來勸他哥嫂，就收了錢，并辦了行李。過了數日，辭了三房哥嫂，并妹子阿蓮，便一徑到江蘇來了。在路走了十日，便到蘇州，尋了華如。華如見了他老四，驚問道：『你爲何要到這裏來？』月如便將家中三哥三嫂爲脚小，弄得不成人家的，說了一遍道：『我站不住出來，到這裏尋生路的。』華如聽了嘆口氣。月如又說：『雪花與阿蓮種田，如今家中皆是穀堆，你做官不及他。現在大哥已叫玉英學起來，大嫂二嫂亦自悔小脚不能做事，均要放大了脚做事呢。』華如聽了說：『早該如此。』月如又說：『大哥嫌鴉片，要戒烟了。』華如聽了，亦說應該的，便說：『有一位鄭芝苾，是先生的朋友，前與孔先生先後來蘇。孔先生已被師母喚回去種田，自食其力，倒也快活。芝苾是來謀館地的，因館地難以速成，倒是看了洋務書，又結交了一個西學儒士，教他識洋字，頗能解悟。他說：『要去見見場面，以後便可學學製』

造。」這人志向却大呢！你吃過茶，停一會他回來，你可見見他。如你見了，聽他說了，便能一切懂事，大家學起來。檢兩件試試，我們家中還愁吃用麼？」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暢遠遊觀風問俗 回故土舍舊圖新

卻說月如亦聞得人說洋務好，亦有心要學。停一會，鄭芝苾回來了，見了月如行了禮，華如便將月如來意說了一遍道：「我這位老四是有志氣的，不像我們老大老三，迷着鴉片小腳時文的，他已冷眼旁觀多年了，今要習洋務卻是相宜的。鄭先生你說看了洋務書，要到外國走一遭，因為無錢不能去，現今我兄弟身邊帶來有八九百元，我又幫助他四百元，大約三四國可以去得，何不同去廣廣眼界？」芝苾聞得這言，便喜得了不得，說：「不必到別國，只要英德法比諸大國走走就發了。」月如也同意，於是搭船到上海，買了輪船票。因要出洋縱觀各國機器，遂不去上海機器廠游歷。第三日便下了輪船。聽輪船所至之處，如香港澳門等處，二人上去，無不游歷了一番。初至呂宋，見一羣小兒，持刀相撲，問知此國人小時，男女皆習擊技，至大時一人便敵得十數人。二人聽了，便說：「原來如此外國兵強我中國十倍。」不一時，船又起輪，連數日皆向西向走，過了越南諸國，不三日，便到英國所屬之孟加拉地方。二人又上岸，見此處洋樓高聳，街道平坦，電桿火車，四通八達，而且萬艘雲集，百貨會萃。見了各種機器，二人驚異，均不知微妙在於何處。因輪船本在此地裝載，不到別國，因又換船，一連換了七八次。所到之國，機器異樣新奇，何止數十百種！有紡紗的，有織布的，或化金銀鋼鐵的，有製銅炮鋼炮及各種鋼板的，有焙茶做紙的，有紡棉造瓷的，有解板鋸木的，有鑿石開山的，有造電水鋸水各種藥水的。其機器皆以一大輪牽引着衆小輪，或直轉，或橫轉，無不如意。男女在機器廠內，皆各有職業，並無有一人裹足的。又見無水碓舂米，或田內水少，均於海邊多建高樓，借風激輪引起水來。又見搬水的機器，如中國水車一般，此機器力更大，

見其搬水，只一刻時辰，即將一個海汶內停水登時撥光。月如道：『學了此法，我們將來回去種田，那怕高山沙阜，亦不愁無水了。』說罷，又將各種機鑪，仔細看他如何生力。原來汽鑪上各有蒸釜一個，釜上有兩個鐵氣管，氣管又各通兩氣筒，筒中皆各置活塞，活塞上各有柄，柄上各設橫梁。這橫梁能隨塞柄俯仰，便即生力，可以轉輪。緣兩氣管內，各安有啓閉活塞，如此則氣能入而不能出。氣筒漲甚，則催使活塞上行，上行時已將水箱內之冷水吸入，此冷水箱內亦安有活塞，活塞各通二氣管，此二氣管亦與氣管通，冷水既是此氣管吸入，蒸氣得冷水而仍化爲水，筒內空虛，蒸氣下壓，又令活塞下行，而彼活塞又上行。蓋左右氣管，各安活塞，如左開則右閉，右開則左閉，循環不已。冷水有水箱收存，上加吸水管，能使此水引入蒸釜，則熱水能復化爲汽，以便省煤。轉輪之法，皆由橫梁橫梁兩頭，各通輪軸。但軸柄只有上下之力，不能橫行，爲力有限，故加極重極大之鐵輪，使隨上下之勢轉運，便生出大力來。又輪之兩旁，各有軸柄，一橫一豎，因橫柄提動有力，俟其轉直，則彼頭之豎柄，又易而爲橫，如是互動有力，輪轉不停。此外又有節氣活塞，此活塞設於氣筒與蒸釜相連之管內，遇直則閉，遇側則開；其管外有橫柄，以鐵環通於穩行球上。穩行球之製法，係豎軸一根，下置輪盤，繞以皮條，聯於通力輪軸之上。軸之兩旁有機關鐵條二根，各綴鐵球一枚，重或數十斤鐵球，即以鐵球連之，復以甲乙丙丁四鐵條相連，四隅俱活，可以上下。如輪行太速，則二球颺遠，而鐵環下移，則彼頭橫柄升高，提直而活塞閉，節制蒸氣，使不得入。迨輪行慢，則二球依近，而鐵環上起，彼頭下垂，低側而活塞開，旋放蒸氣入筒。有此節制，乃無過與不及之弊。又有氣表，其製法以彎曲鐵一根，一頭通於蒸釜，一頭上直，外畫度數，兩頭中間灌以二十一寸三分之水銀。如釜中無氣，則管中水銀兩頭均平；若汽入管，則此頭水銀被汽壓落，彼頭水銀必上升。上升一寸，即知其爲十七兩之力，升至十六寸，即知其爲十七斤。如此統計，可知其爲若干斤。又有平安活塞，可預防蒸釜之迸裂，其製法係鐵桿一枝，上畫度數，通於蒸釜活塞之上，一頭有機關連在釜上，一頭用活動如秤錘一般的物。假如蒸釜每方寸

能吸力一百斤，祇用五十斤之力，即將此錘放在五十斤度數上；若蒸氣過大，則活塞自開，餘氣洩出。倘無此物，則蒸汽力大，其釜恐致迸裂，有此可保無虞。又有節水機，其引水高，通於蒸釜，離釜底不遠，上有活塞，與橫梁相連，橫梁彼頭，有木墩浮於蒸釜水面。水多則木墩上浮，此頭活塞落下，水入漸緩，甚至塞住，水不得入，釜內水少，則木墩隨之而下，此頭活塞水上，提引水便速且多。有此所以節制釜水，便無乾溢之虞。又有節火機，其製法有管通於蒸釜上，以活車鐵練懸錘，垂於管之上口，彼頭以鐵練懸鐵板，通於爐之火道。如火太猛，釜水由管上升，將錘浮起，而鐵板下垂，火道截住；若火小氣微，釜水由管下退，錘亦低落，而鐵板提起，火道復通。如此節制，火無盛衰之慮。又有記數輪，其製法另有巧機，加於氣機之上，以計大輪旋轉之數。法用計數鐵牌，鎖於鐵盒之內，輪轉一周，即撥動一次，層層加增，雖久不紊。二人看畢，早已十知八九，又見了紡綿紗并織布的，便說這兩個機器，却是有益於婦女，學了這個，便不愁無衣服穿。又至一處，見一洋婦，擎着一面顯微鏡照着，似乎是像未出的蠶子。芝苾便說：『我前月閱洋書，見外國養蠶，蠶種有病，到了二三眠的時候，要躑躅，此皆由於蠶子未出時，未曾照過，所以無十足收成。據書上說，照蠶子法，見蠶子上有黑點，便將有點子蠶子摘去，方不傳染他子。日後永無他患。原來的有這事，將來回去，到要傳傳這法子。』又有一種木輪船，月如見了，便說：『我們浙東是灘河，大的火輪船，固不能走；若這木輪船，我到想了一法子，書上說，把他些少變通變通，上下水，我有法子，一般叫他行走。』又見各處皆有學館，內中生徒濟濟。芝苾在蘇州本交結了一個洋人，嘗教他識西字，他以為難認，而不學。但現在看見各國學的種數不同，洋務書中，不說明白，心想：『回去卻要講究講究才好。』月如道：『原來外國人本事難怪，精究到十二分，皆由於小時學出來的。你看我們到了幾處，皆有學堂，可知外國人士農工商，無人不學。』芝苾道：『不但學了，學成時還要再考他一番，令他出一件機器來，這便有用之學，不像我們中國的時文，全是沒有用的。』又說：『我那個朋友，是西國儒士，名叫得裏馬，叫我認洋字，原來洋字祇有二十六個字母，

却唯五字有音，其餘字母配合成字，或兩字母配成一字，或三四字母配成一字，配有定數。其字有大楷，有小楷，有大草，有小草。近今通行的是小草，或大草，楷書不常用，唯貨招牌及首一字則用之。他又時常告訴我，我們中國的官與他們官不同。他們官制有商務大臣，有農部大臣，有議政院，有藝術院，有博物院。我前頭聽說，尙疑心無此講究，今可知他的說話不錯了。又見一處許多兵在那裏操演槍礮，槍礮不必說樣式奇異，制作精巧，卻奇怪其放槍礮，或起或臥，或跪或伏，其走陣的法子，千變萬化。月如芝蕊二人便看得呆了。看了半天，二人相視而笑，皆說：『原來有這些微妙！』二人看看帶的盤費差不多了，便說：『回去罷，我們已懂得十分之七八了。回去認了洋字，請洋人在行內講講，想必不至如時文之難，總可學得一二件，頑頑亦好。』於是搭輪船至英都倫敦，又由倫敦搭輪至孟買。此地即名印度。芝蕊便說：『此處元世祖征印度時，得棉花子帶回中國，中國遂廣收其利。然當年得棉花子，時我們中國便有童謠說：「自從印度得花棉，不到千年禍便延。」當時百姓原不知禍從何來，却不知鴉片烟亦出在此處。故唯鴉片棉花兩項，爲印度出產太宗，却奇怪鴉片出在此處，價必便宜，何以本地人皆不吃鴉片？我那個朋友會說過，洋人現立禁烟會，辦理極嚴。今我二人親到了出烟的地方，眼見無洋人吃烟，可知他們是官民同心，要戒就戒，可惜我們中國並無一人爲首立這個戒烟會。』月如道：『我們中國百姓即立了戒烟會，官府亦不管束，如今官府個個吃烟，那個來做這自害自的事？』兩人一路議論，便由孟買又搭輪船一直回到上海，停了數日，又仔細到上海機器局內，將各種看了又看。二人本是聰明人，又看了西學大成，格致窮源等書，又被西國儒士得裏馬教了洋字，已有悟入處。回來看了書，又去看機器，到半月以後，又悟了一半，又問問會釋西語的人，便覺胸中頭頭是道。洋人了不得的造化天地之機，被其窺破，若要中國富強，舍此並無別法。月如道：『若要行洋務，必須人力。現在中國有時文鴉片小脚三件，男女收去了大半，那得還有人力？』芝蕊道：『這三件自然要想出法子絕去了才好。我們且回到蘇州，住一日即起身回家，要檢一二件試試。』

看。』月如點頭稱是。次日二人回到蘇州，一一告訴了華如。華如聽了，亦說：『你二人快回去，將好學的學起來，能做的做起來。我亦是有心人，既不得志於一時，并不能垂名於萬世，此豈大丈夫之所爲！我亦要從此揣摩，爲讀書人吐氣，得志報國，不得志則保家。你二人努力自愛，我即刻叫船，便可動身。』二人於是又買了些書籍，便下船到了浙東。月如即將芝芯邀了，即住在他家，略停了二日。第三日芝芯便說：『洋務件件若要學他，件件却要本錢。我與你二人當從那一件做起？』月如道：『我早年分得些祖業，我不討親無用處，歷年收得來，已同你。在外洋做了幾費了。今將田產賣去，檢一件不大去錢的做起來，人家得了用，一則顯顯本領，二則可以賺錢。』鄭芝芯不好叫他賣田，月如決意要賣，鏡如也攔不住。其時稻尚在田中，月如說個賣字，衆田戶一搶而光。月如登時得了五千餘元，便與芝芯日夜商量。芝芯道：『我想要做個搬水的機器，洋人用火，我於汽學雖明白，要銅鐵匠打造各種機器，浙東匠人未見過，恐不能打。』月如道：『你畫成圖樣，看匠人能打不能打，若不能打，再想別法。』芝芯便想了見過的搬水機器，合了書上圖式形樣，算了分寸，與匠人看。匠人說：『各樣皆造得來，卻鬥不起。』芝芯說：『你只管造，我自能鬥。』將極細的布縫起，布筒來浸了油，又叫木匠造了一個木櫃，用油灰補得周周密密。過了一月，匠人將銅鐵機器交到。鏡如合家見了，以爲月如是個敗家子，好好的田產賣了，打了一個鐵鍋，卻是無蓋的，不知何處用。又見鐵輪、鐵軸、鐵板、銅條、籐斗，并有不成名的銅鐵各件，堆了一屋。芝芯便說：『等我鬥鬥看，若用不得，再去打。』又叫匠人帶了錐子，伺候芝芯遂將各機器一一鬥起來，內有鬥不起的，便錐不能錐，便另打，不知成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小試端革除惡習

大作用采錄名言

卻說芝芯將機器，六七日一一鬥好，後又一一拆去，裝在大木桶內，又用螺釘旋緊，取出油浸的細布桶對準

口之大小改了數次，方合縫。隨又拆去，便令多人將木桶并機器抬至河邊，復將兩頭細布箆安好。安好鋼頭，此鋼頭上有螺螄旋緊，便不洩氣，便叫將煤堆進，燒起火來。不一時，汽鍋湧出蒸氣，初時不見靈動，又一時許，汽水激輪，各機皆轉，只見進水的這邊布箆，如千百條水龍吸水，這邊出水的布箆，如倒了黃河口一般。大眾見了大驚，說：『了不得，果然靈巧異常！』不料試用時，未曾想到出水的地方，不一時路上皆滿起水來，便不敢久試，隨即閉了火門。是時合村攢聚，這一個說：『此是種田的無價寶具！』那一個說：『有了這個，那怕他一年不雨，亦旱不去。』便問：『這個傢伙，多少洋錢買的？』月如道：『本錢不多，只一千餘元。』眾人齊說：『巧的很，若地方有了這一架，這三四十里便無荒旱，將來連不好的田地亦要值錢了。』於是將機器便擡回家中。鏡如心想：『當時看風水說，不蔭小房的，那知老四如此本領，可知風水亦不可太信的。』又想：『我若不吃鴉片，便亦好到外洋學些本事來。』又想：『他二人地方既到多了，必有戒烟的好藥。』便向他二人問戒烟的法子。芝芯說：『外國有戒烟會，官民上下，同心禁戒，犯者重罰。可惜這個會中國無人創辦，只見有禁絕鴉片論一則，原原本本，其禁烟法子，亦周周到到，我已將他抄來，將來要與他刊刻，日後必有人照這論開辦。若說戒烟的藥，如今上海賣的種種靈驗。』鏡如問：『那幾家？』芝芯道：『一種是廣東普太和一粒金丹，一種是廣東遐邇齋龍涎香丸。這幾種皆好的。人人吃了，皆說不到十日，盡行戒去。若怕花錢，便是林文忠公戒烟數方，又便宜，又靈驗。總而言之，吃了藥，便要死了這吃鴉片的心，方有靈驗。』即如近日醫書中所載的，亦是好的。老兄何不嘗試嘗試？』又說：『我生平最不信醫書中有一種藥，名爲孔聖枕中丹，書中說得好，吃了這丹，不會做文章，亦會做得來。但當日時文固有用，若今日時文，全無用處，此丹可用不着了。』鏡如聽芝芯言中肯，便深信了。況且他剛纔才說的這些藥鋪，皆是天下有名的，豈有騙人之理！便託信局中帶了來。鏡如記得月娥及芝芯說：『戒烟要把戒烟的心死了去，死定了，然後可戒。』果然將心放死，吃了藥，只五日，癮便斷了。自己想想，亦不知那一種藥吃好，方

信戒烟人先要戒心，吃藥方有靈驗。於是遠近聽鏡如，本是大癮，又是老癮，尙且戒去，個個來問鏡如，鏡如便告訴他們戒心的話，又說了幾種藥與他聽，衆人去了。過了一月，衆人喜冲冲的走，又來說道：『果然戒去了！』之八九，真個戒烟是先要戒心的！於是魏家男女，皆說芝苾有本領。阿蓮心想：『凡有病必有藥。芝苾先生看的書必多，既有纏小腳的藥，必有放大腳的藥。』再三拜託他大哥哥鏡如問問芝苾。鏡如笑道：『我問我問！』至次日，鏡如果然把他家女人吃小腳苦頭，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便問：『可有藥能將腳放大了麼？』芝苾笑說：『有！有！有！此方並不是假造的，卻出在正史上。』鏡如聽了不信，便問何史。芝苾道：『明史紀略，及本朝吳梅村綏寇紀略裏面，有極容易的放腳方法。據說明朝崇禎年李闖造反的時候，將小腳美貌的擄在營中，恐拔營不能帶去，便將活豬犬破開肚子，將小腳婦人同坐在一張條凳上，將腳帶脫光，一齊伸進豬犬新破開的肚中。那裏僵的腳被熱血一盪，登時腳指齊放，等腳指放了，豬犬肚中血冷了，然後將腳伸出肚來，當時不能開步。過了四五日，方能走；又過了四十日以後，漸漸的骨長肉生，便如未裹的一般了。此是一個法子，又有一個藥方，我說來鏡如兄可將方開下，以便後人好用。只見這藥方原來是：

當歸一兩 川芎一兩 王不留行兩個 附子一兩 鳳仙花根一株 水酒煎洗

這邊芝苾正說着，下人報說：『孔先生來了！』原來孔先生聞得他二人自外洋學得能做機器，來看看他二人，一見之後，便說：『好本領！拜服拜服！』鏡如便說：『不但能造機器，并能戒鴉片。』又笑着說：『并能放小腳。』先生聽了不懂，鏡如便將戒鴉片放小腳二件事說與他聽，先生道：『這到不是笑話，我虧得你師母脚大，此次回來，方有飯吃。何不將兩件好法子傳傳，使天下人照法醫治，亦可絕了此兩種禍，便好男耕女織，去了花錢的，加上許多能生息的，豈不是好？』鏡如道：『學生先祖臨終時，託夢先父，本來說此三件事害人。』先生說：『小脚鴉片，固好用法子禁絕的；至於時文，朝廷專以此取人，卻難絕呢！』芝苾道：『不怕將來洋務旺了，事事皆

可以得富貴，那個氣悶悶來做時文？將來時文便不絕而自絕了。」芝芝又說：「我已抄得一則禁烟的論，內中有禁烟的條規甚好，不知何人手筆，做得甚好。」大家看時，只見其文曰：

嗚呼！鴉片之爲中國害，自始迄今，已逾百載，今則日甚一日。都會商埠，烟館之繁盛華麗，固不待言；卽窮鄉僻壤，村落小聚，亦無不處處通行，隨時置備。其困於此者，類皆鳩形鵠面，黃瘦不堪，失時廢事，生計日蹙。至於縉紳子弟，朝廷命官，亦多因此嗜好，而委靡不振，幾幾合中國境內，成爲一鴉片之世界。夫以中國四百兆之人民，無論賢愚貴賤，貧富老幼，大半沈溺於其中，而不能脫此至壞之陋習，鴉片之流毒，可謂廣且大矣！其年月之久，亦不可謂偶然矣！蒼蒼昊天，胡爲不弔，獨使亞洲內大小數國人民，沈溺於其中，永無興盛之日。此有心時事者，所以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願或者推原其故，歸咎於印度之播種鴉粟，英人之販售鴉片，一若逼我華人之吸食也者。按嘉慶十二年，廣州有各國通商之事，如有洋船進口，則每次起貨之先，必得保人之憑據，擔承船上不載鴉片。此例既定之後，英國客商，往往私帶鴉片進口，本處官員，或失察，或得賄，私放英商帶鴉片之船，可在海面任意游行。自後中國近海地方，漸有私販鴉片之事。至道光十九年，行已極廣。朝廷洞燭其弊，故令兩廣總督林公則徐，禁止鴉片進口之弊。林公得旨，極力搜捕，得鴉片二萬零二百九十一箱，盡行焚燬。於是英商大爲折本，聳動印度公司，出兵侵犯中國海疆。官兵迎戰不利，因而議和，償銀洋六百萬元。自此之後，鴉片之貿易更旺，國家禁阻之，未能也。至咸豐八年，中英立約，約內載明鴉片進口，每箱收稅若干兩。英人治理收鴉片之稅，每年金磅六百餘萬元。由是論之，鴉片之於中國，其功過，英人當兩任之。况其本國內爲售各種毒藥之事，曾設律法，辦理極嚴。此律法所定之毒藥，內有鴉片，可見英之政府，知其爲毒物，在本國內除醫方所用之外，藥舖中不敢售與人，如售與人，則爲犯法。國內既不准將鴉片售於民人，何得在印度有此種大造大賣之事？英國明理之人，多半以此爲

差故設立禁烟會，勸印度政府將種鴉粟之數，設法漸減，以盡爲度。又有人言：中英和約期滿修改之時，中國可令英國改其和約中鴉片之一款，禁各口不准貿易。但以上二事，一則已成而功效尙未顯著，一則時未至而徒託空言。中國受此大害，士習因之不端，軍事因之墮敗。凡吃鴉片者，斲其精神，散其氣力，壞其心思，令人昏憤。有失其資本而流爲盜賊，有害及所生子女，身軀色晦，柔弱夭折者。國家雖收大宗之稅，而猶是億兆百姓之脂膏，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失算也。英人因印度之餉項，而難於不種鴉粟，中國因立約收稅二事，而不能禁阻鴉片，此害不歇，年復一年，伊於胡底。國本日虧，民氣日弱，有心時事者，莫不作爲歌詩，著爲論說，勸人戒絕。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甚至有子孫吸食鴉片，即可望其保家。蓋以鴉片之性，能使動者靜，浮者定，與其以嫖賭而喪身，孰若以食鴉片而得保其家產。嗟呼！爲此說者，亦可謂不知事理者矣。子弟之嗜好，原有法以禁絕之，且非處處通行者，雖欲爲而不能，不若食鴉片者之隨地皆有也。况嫖賭之害，不知之則已，若一旦明知其害，即可戒絕，不若烟癮之難於解脫也。故欲振興中國力圖富強，非禁絕鴉片，則萬事不能就理。茲將禁鴉片法列後：

第一件在禁種鴉粟。令各省府州廳縣，皆不得種，如有種者，罰其人，而卽以其地入官。官禁不力，上司參劾之。如有包庇，一經察覺，立予嚴處。雷厲風行，必有成效。一年之後，將土漿之稅除去。而旣以土列爲禁物，然後朝廷飭令駐英使臣，照會禁烟會中大員曰：『中國因整頓國事，力祛積弊，將各省種鴉粟之處，業已嚴行禁絕。貴會中人，前所深以爲慮者，今可無慮矣。願問印度之種鴉粟，在若干年限內，可以盡除絕。來源庶幾救我華民於水火中也。』一面用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使臣，其詞意與上略同。吾知英國議院必因此而集議禁種鴉粟之事，其例舍少從衆。英人多喜義舉，以行善爲分內之事，以此爲是者必多，則印度之種鴉粟，不再遷延，亦不必慮印度烟土之來源不絕矣。

第二件禁開烟館：凡中國省府州縣城廂內外，一例禁止。各莊保令其出結，有該處並無開設烟館字樣。若有烟館，責成該保上下力禁，不致奉行故事。則有癮者必須在家吸食，無癮者不致因遊戲而成癮，亦爲有益之法也。

第三件勸民間亦設禁烟會：或著書勸人勿吸，或出示曉以利害，或合藥施送，或設局招徠，俟其斷癮而後放出會中之人，每年集議數次，集思廣益，務求美備，期其無弊漸推漸廣，及於僻遠之處，皆設此會。又必使會中之人，將所行之事，所用之款，刊布示衆，以昭核實，其款卽由好善之人樂施捐助，總求事歸實際。以上三事，全恃朝廷爲之倡，百官實力奉行，士民由是感化，相係相維，而後大害可去，大功可成焉。大家看了，無不說好。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策富強作書寄友 陳利弊得旨加官

卻說大家看了禁鴉片的論，原原本本，確有見解，皆說：「官民認真，沒有戒不去的。此論一時雖不能行，芝蕊兄你可與他傳了，日後必有人照此論來禁的。」芝蕊道：「我原想如此。因與他錄下。」是時月娥等已依了芝蕊所說的放小腳法子，果然脚皆放大，并那個養金靠他脚壓丈夫的，也見了喜歡，跟着將脚放大了。衆村婦女，本羨慕他家雪花脚大，能種田，今聞得有這個放脚好法子，并到魏家問了法子，將小脚皆放大了，盡如男人一般。孔先生又見了搬水機，回去湊起股份，帶了子弟匠人，到月如處，令他二人教了，也做起一個搬水機。回到山中，便叫山中人擡了回來，山中人個個歡喜。又聞婦人放小腳的法子，住在山中的小腳婦人，都將脚放大了，更好種田。先生自從見了搬水機，有利於民，便想：「洋人專在此處處用心，那怪外國富強，心不白用中國人。只在時文上用心，其實那有利人，只有害人。我是上半世被他害得黃極了。」心裏恨極，便將所有時文檢出一齊

燒去。合村見着先生榜樣在前，讀書如此通透，尙然無用。於是合村的讀書人，亦一概將時文燒了。水如此時亦知得大腳的好處，見了搬水機，亦用心學起來。於是月如一家人種田，更不車水，脚又放得大了，人人皆能做粗事。聽了芝芯說：『上海軋花機器好。』因買了一架回來，人人軋起花來，合村見了，亦各置了一架。先生山中，亦置了二三架。芝芯深知洋務有用，要將自己學的本事，做了條程，給官府看看，便可設法改革天下男女的心腸。又想：『自己不在官場，不通聲氣。華如在蘇州候補，不如函照華如，如此請他做了這樁好事。』於是作書寄華如。今錄其書於後：

華兄閣下，自別英采，於今二年。海外歸來，胸有所得，已與令弟仿照西法，作機激水，貴村遠近見而效之，原阜瘠田皆成沃壤。國家致富之道，可卽小以見大。竊念令先人謂今之大弊，一時文，一鴉片，一纏脚，誠哉是言。某於後二端，采良方，考前史，設法創治，貴府男女，並著殊效。遐邇化之，風氣一變。至於時文一項，苟洋務日興，嚼蠟陳言，當必不滅而自滅。如令業師之爲人，兄所素知，今則剗方爲圓，效法西人，著作等身，付之一炬。四方觀化，相率效尤，猗頓陶朱，在在皆是。由是言之，弊不去則利不生，三者之弊，至於此極。閣下旣已身親而目睹，當知今是而昨非，何不剗切上書，現身說法，倘蒙採錄，見諸施行，富國強兵，皆在於是。若閣下心憚其難，不急振作，浮沈宦海，烏有窮期？以某自思往日功名，波浪之椎，一擊莫中。今乃見異思遷，幸有奇驗，惜無權位，未得推行，是僅爲鄉閭計，而未爲天下計。此誠志士所扼腕者，閣下其念之哉！

華如得書，想了半日道：『哦！是了！芝芯學了洋務，遂能製造，又能爲我大哥并合村人禁戒鴉片，又不知用何法子將小脚婦人一概將脚放大，又說洋務日興，時文不滅而自滅，深知三件事爲中國之大弊，欲我規切時事，將這三件事敷陳利害，說出所以有防礙的緣故來，或做了說帖，或發些議論，抄謄了本子。至上司前捶捶運氣，或者有點好處，亦未可知。』乃做了一篇革時弊以策富強的論，其論曰：

竊維古聖王立國之道，有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四者相因，則知惟有人，一有而無乎不有；不有人，則雖有而亦如無有。所謂有人，人蓋統男女而言之者也。方今中國幅員之廣，生齒之繁，豈曰無人！然以某觀之，則直無人焉已耳。富強亦烏可得哉？何以言無人？以某論之，見有自少至老，手一卷而不忍釋，朝野風行，迄無悔悟。是人也，問以時務，不知問以世變，不對，是經綸天下，無人也。宏濟艱難，無人也。研練時務，無人也。此時文之弊也。見有晝夜一燈，與鬼爲鄰，吞烟納霧，曾少不停，變起倉猝，病莫能興。是人也，精神委頓，筋骨柔脆，失事廢時，在世不久，用以定大難，臨大敵，非其人，用以保家室，務稼穡，非其人，用以資捍禦，謀戰守，非其人，用以興力役，效功作，非其人，此之謂合上下朝野而無人，此鴉片之弊也。見有潘妃再世，宵娘復生，矯揉造作，虧父母身，約綾束帛，肢體不靈。是人也，冶容誨淫，敗壞風俗，無異木偶，居然廢物，於是蠶織無人，操井臼無人，供箕箒無人，司炊爨無人，此之謂家無人，此婦人纏腳之弊也。有此三弊，莫之能改，將見家無人，則誰與治家？國無人，則誰與治國？家國不振，財用日絀，爲今之計，則莫如去此三弊，使若人者洗心改過，不作無益，有害，使工時文者煥發其聰明，精研天時，事事講求製作，利用生民，出備皇華，修睦鄰國，於是應變無方者有人，體用兼賅者有人，備禦外患者有人，聯絡中外者有人，使食鴉片者毀管焚槍，愛惜身體，十氣乃奮，工藝乃專，商財乃贏，農力乃倍，於是嫻經濟者有人，精藝事者有人，出財用者有人，救荒歉者有人，使纏脚不戾天和，不辱遺體，小之則遺秉滯穗，饁畝扶犁，用以耕作；大之則馴鐵車戎，板屋梁輶，用以敵愾。故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富強之道也。某驚駭下乘，忝受國恩，蒿目時艱，敢陳利弊，念此三者，遺禍靡窮，芻蕘之言，幸爲留意！

華如本與兩江制軍有世誼，遂將論稿附書寄呈。制台見了論說，這人雖是時文出身的，今亦知時文無用了，作此大論，雖一時不能照行，而至理名言，却不可埋沒，因爲附片呈奏。皇上見了，亦說：『此論頗有些見識，擬軍

務平靜，採擇施行。」遂交部從優議敘。不到一月，部議批回，奉旨賞加道銜。制台遂一面飭知華如，其時華如因上司器重其才識，亦得差委，早已兩月了，今又聞得了道銜，便說：「這功名卻不是時文換來的。」過了一年，華如委期已滿，便說：「離家數年，不如到家去看看。」便告了假回到家中，大家已改了一個樣子，并燒去了的屋宇，早已復舊了。一進門，便見了大廳上擺了一架水機，華如見了甚喜，再見了家中大小，不必說更歡喜了。次日先生自山中來，華如便賀了先生，在家得意，并謝了芝芯，叫他上書加銜的美意。先生又說：「如今我把時文盡行燒掉了。」華如道：「我盡行知道，芝芯先生已有書來說過的。」又見了一家女人皆是大脚，便問鏡如道：「你們二個何不將那年船上的妓女，名叫翠琳愛琳的討回來？」二人皆說：「不要了！聞得兩個禍水，皆嫁了人了。」華如便說：「嫁了人很好，不到我家來害人，便是我家祖宗有靈。」華如談了一回，到內室來見一家女人皆是行走如飛，他姪兒杏生，外甥泉碩亦大了，皆能識字。華如便道：「我將來要請外國先生教你們認洋字，方好中西通用。」到得晚上，華如至鄒小姐房中，鄒小姐亦與丈夫說：「脚大的好，我如今你可愛了。」華如笑了一笑，是夜不必說夫妻久別，恩愛異常；次夜便宿雪花房中。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聚村婦能擒草寇

得水利創造木輪

却說華如是夜宿在雪花房中，只見雪花不似從前嬌嫩，手脚開裂不堪，華如便謝他這兩年在家操作的功勞道：「使我無內顧之憂，并使合家遠近見你大脚，大家感化，你這人可謂女中豪傑！」雪花聽說：「我是命中注定，前數年神佛爺爺已告訴了我，明明白白，那用你謝？」二人一面說，一面上床，華如見他身上卻是照舊，自項以下，却是璀璨如金打的一般。是夜春風一度，雪花便懷了孕。原來婦人脚大的，終日行動氣血流通，養兒子亦比別人容易。次早華如便不令雪花做粗事，說：「如今家用已足，可僱僕婦，並你太太，亦不必勞動他。」仍令

雪花裝扮。合家均聽了華如的話，就一個個風髻雲鬢，粉墜脂香。雪花雖被太陽將面皮曬黃，搽了粉依然出衆。原來婦人果然生得真，卽肌膚欠白，亦是好看的。故婦人只重天然本質，原不在乎脚之大小。是時長毛雖已平靜，而浙東深山中，時有土匪出沒無常，見孔先生住在山中，穀米甚多，便欺這個地方人家稀少，不時搶劫。先生自知人少，馳書求救。華如看了說：「那有此事？雖我家離先生住的山中有百餘里，若翻山下來，却是近的。山中有搶劫事，我處不免累及，快着人去探聽。」原來離西溪村四五十里地方，亦有搶劫的。次日，先生帶着一隊人飛奔至山中，逃至早年住的地方，說：「山中糧米已被搶去，屋已燒了，我等逃來，想此地離官府較近，諒他不敢來。但我們已將二三人用鳥槍打死，我們却一個未傷，只怕他要來報仇。」華如弟兄并合村人等此時皆聚在一處，華如便說請芝苾先生來商議。芝苾住的地方，離西溪村亦只一里，是時亦聽得搶劫的風聲，當時便趕將來，就說不怕，令村中男女，各執諸般田器，至一塊空地上說：「諸位暫時聽我號令，看我木棍指在何處，你們便往何處，我是有來歷的陣法，看這班強盜試試我的本領。」月如便明白這個是洋人陣法，華如亦知芝苾必有本領，遂令各家婦女皆來操演。原來芝苾前造了水機，遠近村民已奉之如神，這華如又是鄉紳，那個不依？只見魏家已走出三個大腳婦人，前一個短小精悍，卻是養金，後二個便是雪花、玉英，停一會，師母亦紮著裹腳，各執木棍，田鏟操演，男婦約共三百餘人。這些婦女其年長的皆精強力壯，其年輕的莫不嬌嗔含憤，媚臉生威，操演了數日，並不見動靜。於是在村坊上宗祠內，設了一局，預約有賊來時從村外用陣法，四面兜裹，任賊入村搜擄。先將不會打仗的，并老幼一概避出，其餘衣糧器用，各人做了記號，不妨存留。若搶掠出村走入陣中，并叫他連性命送在我們手裏，切不可自己心慌亂了陣勢。」衆男女喏喏應允。又過數日，有一夜，這班強盜約有二十餘人，竟搶入村中。大家是先日約的，見了賊來，便執着器械，個個空身走出。強盜那裏得知搶了什物就出來，一頭撞着一個美貌婦人。這班強盜見了便要搶，不料這婦人到強盜面前，幌幌就走，有幾個強盜便沒命的追來。其

餘的強盜，亦隨後追到一條路上，只見四面皆有執器械的男婦，或立在樹上，或立在田塍。強盜見了，便丟了搶去的東西，四路的逃走。不料逃至村民站立的地方，絆了一跌，爬起來又是一跌，兩腿便聯做一隻了。不一時，個個皆縛起來，吊在局內，一面將搶去的東西，認了記號，搬回家來，一面擺酒壓驚，共說：『鄭先生的陣法好！縛賊的法子亦好！』芝苾道：『陣法是外國學來的，縛賊法是讀史兵略得來的。』到了天亮，華如便叫將吊的強盜，並強盜的兵器一齊送縣辦去。這邊華如弟兄，與芝苾更講究陣法，說：『若是長毛再來，亦不怕。』孔先生又提起水機的便利，說道：『我前日見了你演水機時，看見出水如此之多，想出一法子，只要一個水機在水邊取水，却將這個機器擺高，然後水方流得遠，可用竹筧分佈，水便無遠不到。』話未說完，芝苾便說：『水機本來如此用法的。外國人皆於海邊造了六七丈高的樓房，將這水機安在樓上，尚有一種用風激輪法，我前到天津城外，見處處皆有風帆旋轉，問之方知是風輪。至於水機必須擺高，水勢方可遠佈。當時做這個水機時，我卻忘記，今已記得。明日再做一架，用用如何！』大家聽了說：『更妙！』過了數日，有人來報說送縣強盜，已審結要解省了。是時芝苾將用風激輪的機器，做了二架，各村民聽得前日孔先生說的話，已將竹筧分頭佈好，及至此日，又演用風激輪的圖水的機器，架在這高樓上，果然高低曲折，盡皆流通。芝苾月如曉得本村地方已有了一架，水已夠用，先生山中亦有一架，便將這兩架用風的，令鄰村集資買去。西溪村得了水機後，歲歲皆豐，今則此八九十里內無處不豐。芝苾月如二人又造起木輪船來，大衆看他只叫木匠做了一個木輪，買了一隻現成小船，不到四日便成了，抬到灘河內演試。大衆看時，見這隻木輪船，是將現成小船的船尾折去，做得如炮船一般。船尾上安了一個木輪，輪上有軸，踏軸可高可下，上安鐵拐，另通一鐵軸，此鐵軸上有人好腳踏的橫木，如鄉間用水車一般，其樣式微有不同，軸上有人好扶手的架子一個。這輪只要用四人踏，便能將輪踏轉，船上共有八人，換班輪值吃水，只一尺二三寸，將輪踏起，行走如飛。大衆看了，個個叫好，便說道：『他們浙東是灘河，水有上下，這輪

如何用法？』月如聽了，便對衆人道：『我不怕，請諸位看我用法。』便叫踏輪的先踏下水，衆人看了，卻是將輪順踏的過了一個灘，月如便叫踏輪的將輪軸提起過灘，使無防礙，仍舊用竹篙撐下灘。過了灘，仍將輪放下，照舊踏去。不一時，又過一深灘，月如見這深灘水深有一尺八九寸，便說放心踏去，不用提輪。衆人道：『下水用輪，我們都知道；若是上水，這輪如何用呢？』月如道：『亦不難。』便叫踏輪的用篙撐住，將船掉了個頭，便叫踏輪的四人，轉了一個面，將輪倒踏，那輪便從水底翻將上來，這船便從上水一路逆流而上，却比下水更行得快。若過灘亦仍提起，倘灘高水深，即一面踏輪，一面用篙更爲快極。大衆看了，個個喝采。於是一傳二，二傳四，近西溪村的地方，共做了四隻起來。是日試了，便將輪取下，抬到家中，將船仍繫在河邊。是時水如亦看得會了，他岳母家有錢，便借錢了至上海，又辦了一個打米的機器，又買了數種開礦的書，如寶藏興業開煤要法，并礦工程銀礦指南、冶金錄、礦石圖說、礦石輯要等書，皆是開礦應用的。是時雪花生一子，名榕生，冀其茂盛，故以榕爲名；賽金亦生一子，取名椒生，冀其蕃衍如椒，故以椒爲名。惟月如不娶妻，哥嫂再三勸他說：『不要小腳，大腳亦要討一個。』月如道：『再看我明日。』至日本國討一個來。日本婦人貌美而性巧，善於製造，與我卻合得來。衆人聽了，只得罷了。過數日，芝苾回家，帶了他二個兒子來，令其認認字，以便大來學洋務，即住在華如家。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礦苗識得成巨富 學館分研見至文

却說芝苾要帶兒子學洋務，鏡如亦令杏生、碩泉兩個人來學。芝苾道：『我是不能做洋先生的，我那個朋友得裏馬精通西學，我們合村集資把他請來，便開他一個西學館。何如？』衆人聽了，皆說願意。於是一面發信，請得裏馬，一面集起資來。到了一月以後，果然得裏馬便來了。這得裏馬雖係外國人，却亦能說中國話，於是將這

館，仍設在宗祠內，連日便有七八個子弟來上學。得裏馬知他們皆是初學，便叫這些學生日日認洋字。有一日，得裏馬來到月如家裏，見月如案上，有開礦的書，便說：「既有這種書，便好開礦，開出礦來，就好發財。我與你講，再與你辨辨各種土色，各種石脈，內有十數種辦法，總而言之，脈氣以敦厚固結，不被地風吹散，金銀各苗，便聚在一處。」於是大家將礦學講辦了半年，月如恐不得法，又到上海請了一個礦師來，是廣東南海縣人，善於礦學。到了數日，月如便帶了乾糧，與這礦師及得裏馬，一共十數人，入山辨礦。走了數處，礦師便說：「你們這山，金苗是沒有，其餘皆有。」便指定一處說：「此處有銀。」一路有隨來開礦的人，便說：「此處的山是連着兩省，一邊是安徽省祁門縣，一邊是江西省樂平縣，前朝崇禎時，果然有人在此開礦。後有人說，開礦不利風水，因稟了兩省官府，將礦封閉。至本朝道光年間，有牧羊的偷進礦去看看，拾出好幾塊的碧綠的假山石來。」礦師道：「這便就是銀苗了。此礦洞今在何處？引去看看。」大眾喜甚，便將一班人引到礦口，大家皆想開礦，礦師道：「不必慌！我須用法試驗，看是何苗！再將我帶來開礦的機器，明日着人抬上山來，方好動手。」是日便在山中檢了一個人家住了，天明，礦師便將苗試化，果是銀苗，於是遂着人回家抬機器。等了數日，便抬了一個機器來，這機器亦是燒煤的，卻忘記帶了煤來，便就近買了幾担煤，叫將機器燒起。只見火力燒足，蒸汽將機激動，那機器開出，如千百斧鑿，一齊着力，不到一個時辰，開了數丈。次日又開了半日，果見碧綠的假山石，層層疊疊。礦師道：「此便是銀苗變成的。」不一時，假山石子開進，便見如蟻窠的一般，似石非石的一塊塊滾出來。礦師說：「此便是銀，却有無數螞蟻從石縫中鑽出來。」礦師便說：「此處銀苗很多呢。」大眾聽了喜極了，礦師道：「這礦苗要人工開鑪鎔冶，方得淨銀；又須米鹽油菜煤炭等等齊備，方好開工。」月如聽了，即着人飛報至家。闔家婦人聽了，便說：「我們均走得動，況且帶了這些東西去，必定要我們弄的，何不大家看看開礦去？」於是各人皆說願去，雪花賽金二人便將榕生與椒生一同帶去。至第三日，這雇的人工先到了，次日雪花賽金等方到。於是

開的開，鎔的鎔，到子一月，已得了七八千兩。先是猶是工人相幫，至後玉英、賽金、雪花等素係脚大的，便一齊來幫。到了三月以後，便得了淨銀四萬餘兩。礦師這日看了土色，便說苗又散了，再檢一塊山開開去。月如兄弟便說：『銀已多了，土色石脈我們已能辨了，不必別去再開，不如回家去講究電學、光學、醫學、化學等，亦自有益，留此礦苗在山中有餘不盡，亦是好的。』於是大家即刻動身，婢女隨後，不到三日一同回家，因並留了這礦師，一同教了各家子弟。原來這礦師亦是各件皆能的，鏡如弟兄聽了，有這許多的分門別類，於是把各家子弟陶汰了一番，就擇各人所好的聽其習學，并買了些各學應用器具，推排在六間大屋內。各子弟有喜學電學的，有喜學汽學的，有喜學醫學的，有喜學化學的，有喜學礦學的，有喜學算學的，這兩個先生即就各子弟所學教導起來，各子弟均能心領神悟，各家婦女又並習於耕織。不數年，西溪村遠近村民學成各學，遂各出資本，大興製造，不數年遂成巨富，於是人蓄奇材，道無乞丐。各人至是方回想從前，並說：『我們從前未經反亂以前，聽了祖父遺訓，並無一人悟及。今日想想鴉片之弊，遺毒最深。時文之弊，只不過讀書人讀了，誤了他自己一身，鴉片之弊，則徧天下皆受其弊。如今更不好了，並婦女亦吃起來，實實不成世界！』水如道：『婦人小脚，實在廢時失事。小時才裹脚的時節，大人爲他裹脚，一個早晨去了多少時候了；至大時不必說，爲雙小脚，亦是早晨廢了許多時候，將脚裹小了，便是木雕泥塑的一般，件件要人服伺；若再吃鴉片烟，這還了得嗎？』衆人聽了，便知他是吃過小脚苦頭的，大家都笑了。又聽水如說道：『幸虧大嫂不會在大哥處一齊學起吃烟來，不然，兩件事他皆有分。若是時文，我未曾吃過其苦頭，我們孔先生爲了時文，上半世苦頭，却是吃得夠了。』華如道：『我何嘗不吃過苦頭？我雖因時文得了兩榜，又換了一個候補知府，其實享虛名受實禍，在江蘇候補時，其苦楚一言難盡。若不是閱歷閱歷，不聽鄭先生說話，不上那書，就候補到頭髮白了，亦是無差委。我們一家，若不是老四有心洋務，如我們各人或是吃鴉片，或是愛小脚，或是一頭攢入時文，便不要想今日出頭的日子了。』月如道：『這個自然，

若是天下人要學洋務，便要先戒去此三件事，然後男女皆是有用的，只須看我家的男女便是一件榜樣。」華如道：「我亦如此說，因此我做了一個革時弊以策富強的論，皇上雖說好，未知能否照我這論，禁絕了這三件事，便不自去了心思，以後便好換了一個世界，何至爲外國人看輕？」正說到這裏，芝苾也來了，聽了方才所說的話，便說：「華如兄！你不要說自去了心思的話，這論雖然未見有人行得來，日後看了這論的，未必不動心。我有個朋友，別號綠意軒主人，他喜歡著書，可將此書交付他，便將你我這十數年中所閱歷之事，演成一部小說來，或者世上人見了驚心動魄，便自己領悟了。」華如道：「這便妙絕，何不就到綠意軒中，與那主人說說看？」芝苾道：「不必慌，現在先要看看學堂中各子弟學業如何！」便一齊同到學堂來，見兩個先生議論，均皆奧衍精深，靈通微妙，洩苞符之祕，酌今古之宜，不僅闡發機械，推求器數。華如聽到這裏，便更加大夢初醒，就對衆人道：「我從前以爲時文是件必不可少之物，如今看來，一定不久便要廢的。適才兩個先生所說的，方是天地中至文，萬古不磨滅的。若人人盡識得此文，再加以我們中國所重的三綱五常的至理，一體一用，兼權並行，何怕我們中國不富強？我們快去尋綠意軒主人演小說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綠意軒追書往事

春申浦夢逐邪魔

却說華如要尋綠意軒主人演小說，芝苾便說：「不用尋，我明日見着他，與他說便了。」過數月，芝苾方見這軒主人，便將魏家祖孫三代的事，并孔先生一家，及自己半生閱歷，皆被這三件事所害，說了三日。這主人當時聽了，原不在意。又過了六七年，軒主人橐筆蘇台，見了英國儒士傅蘭雅先生，求著時新小說，啓方記得當年這樁是來。於是從頭至尾，想一人數一事，想數人書數事，就將這幾個人有犯着這三件的一一寫出，其旁見側出，尚有數人，因於三件事，並無干犯，所以從略削稿。於光緒乙未重五日，閱九日而演成小說三十二回。是時軒主

人館於搨英主人家。搨英主人這日取稿披閱，便驚訝曰：「此係我浙東事！原來這西溪村一帶地方，家家富足，是戒了這三件，去學洋務的。聞得這魏家當年亦是好人家，因此三件事，送了他性命四五條；要中國富強，須統天下都戒了去方好。這孔先生爲人，實係是個正直拘泥的；從前在左大人營盤中鬧出事來，皆由讀了時文，不知是軍機火速，還當是時文要揣摩的，故隔夜方將這請兵的文書做好了，才發出去。」軒主人道：「不但如此，隔夜才發，固是有誤。軍機聞得他文書上皆寫了無數的之乎者也的虛字，看文書的看了不懂，所以誤事。今日此人卻出了貢，捐了個本班，家中全家種田，光景頗好，自己享福去了。」搨英主人道：「魏家兄弟今日如何？」軒主人道：「四兄弟至今一齊尙在。他家吃怕了小腳的苦頭，至今生了女兒，皆不纏腳，一概大腳。華如自加了道銜後，一直至今，未到蘇州，只除講求西學外，在家享福，創辦洋務。老四月如，聞說已發了十萬餘財。老大鏡如，鴉片已戒去，與他正妻月娥所生的那個兒子杏生，在家整頓田園，督率女工，終年紡織，亦發了七八萬的家私。老三水如，亦不比從前專愛小腳的，已死了這個心，亦用心在洋務上；妻子潘賽金，腳亦放大，頗能操作，聞因賽金不能生育，前年已納了一個大腳丫頭，其餘我亦記不清。」搨英又問道：「他家妹子阿蓮現在何處？」軒主人聽了說：「不錯，忘了這個人。此人早已做了個財主婆，他兒子碩泉，亦跟了那個廣東礦師到廣東學軍械製造去了。」搨英又問：「鄭芝這人呢？我却不知道我們浙東有這個人，又與月如造了這許多機器，此人恐是你捏造的。」軒主人笑說：「並不捏造，他曾中個副榜，這個科名，我豈能別造得來的！」搨英主人於是把這才做的小說書，翻了又翻，說道：「這部小說，話雖拖沓，却不如如此，便不能傳出各人情景來。中間長毛一段，却是天然助了做書的波瀾。我聞得人說，我們浙東有一個山中，自從長毛來時，有避難的三四家逃在此山後，便成了一個大村坊，其中水法機器皆極精究，却一時忘記了此山的地名。」軒主人便說：「就是我書中所說孔先生住的山了，你亦聽見人說過嗎？可見這事是真的。可惜此山名曰，我亦忘記。那魏家兄弟們一家故事，是那個朋

友芝兄說與我聽的，叫我與他傳傳，我就擱至今，無暇執筆。魏家那個知府加道銜的，如今又懶於出門，所以外人亦不知他們當年有這件事，故世人無一人不沈迷這三件事中，竟如醉夢的一般。」話未說完，搨英主人便說：「你這書可有書名了，就叫除三害可好麼？」線軒主人笑說：「書名却取得好，只可惜世上人無一個肯醒，即有了此書亦是不看，即看了此書，亦仍不醒。這便無法子到他。」搨英主人便說：「你不管他，你總去了苦心一片。又承傅蘭雅先生代爲我中國搜剔利弊，於黑暗地獄中指出這三件事害人。我想他是外國人，尙具此救世婆心，可知這人抱負不凡，你何不將這小說帶至上海，親見傅蘭雅先生，與他講論講論，結個文字緣，何如？」又說：「你若要去，我與你同去。」軒主人道：「我亦多年要想到上海走走，定了日子，我准同你一塊去。不意軒主人是夜便夢至上海，見了傅蘭雅先生，將這小說就正就正，被一人拉至一個酒館內，見數人已坐在席上，並無一人認得。只見席上一齊說道：『你這人好不達時務！我們知道你做了一部書，將些時文鴉片小腳的害處，故意捏造起幾個人來，荒唐敷衍，雜湊成文。試問你現在中國考舉人，考差使，考進士，考翰林，多少官員，由此出將入相，豈不是由時文出身的？又試問鴉片一宗，自道光年間起，朝廷所得釐稅，不知若干萬萬數。方今日本造反，無故要我們賠兵費，多少官員籌兵餉，尙屬不敷，借洋債又不能多，現在各省辦息借，你是中國人曉得的，去年至今，各省紳民共借現銀多少？譬如禁了鴉片，一則鴉片的釐稅，不用說是要去掉了；一大宗，一則現在的餉項，何從開支？軍食虧欠，勢必兵變。你這個人，可謂不知緩急輕重之分，你這個書，就是個害千人害萬人破家忘國的禍根。滿口胡言，何不繳出來燒了？』又有一人道：『如今官府尙不禁鴉片，你是何人造這一部書，將吃鴉片的說得一錢不值。我便是吃鴉片的，必不容你，快把書燒去，將字紙灰丟入黃浦江去。』軒主人聽了，已是發恨，欲趕出去，與這班人拚命，不料店門口跑進一班小腳妓女來，一個個妖狐鬼魅的一般，圍了軒主人，罵道：『你這未開過眼界的，我們小腳與你何干？你偏造這些小說書，踐踏我們。據你說，小腳不好，爲何你們男人

見我們小脚便要死去！又據你說，女人脚放大了，好種田，那知種了一年的田，還不能抵我們小脚一夜的出息。你還未曾見過小脚面呢！諒你這蛀書蟲無福消受。你說早早有心想到上海，今朝來了，那知我們小脚多聚在上海，上海便是小脚的世界，若無小脚，上海便不成世界，快把這人手上拿的書，搶了丟在毛廁裏，還了我們世界。』說罷，便一齊搶上來。這裏軒主人急了，將牙一咬，舉起一張椅子來當頭打去，只見這班人男男女女迎着便倒。軒主人看那班男人說：『時文鴉片禁不得的！』皆一齊張着口，吐了臭水滿地，須臾又吐了數口黑烟，便把四馬路一帶電燈煤氣燈遮隔了，那一班小脚妓女皆是直挺挺的伸着小脚。軒主人想欲再打，只聽門外叫道：『不用打！我就是你要你著書的人，你的書我已檢得了。』忽聽打門聲甚急，原來搨英主人從外間醉歸，軒主人一驚而寤也。

